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抢蝎子
脚扇不逊客
不摇拨浪鼓的破烂王

2020.1
【上半月】
总第548期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张成作品选



张成简介

张成，河北安国人。 书画家，编审，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全国青联委员，河北画院高级画师，河北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人民海军》报美术编辑，现任河北省委党刊美术摄影部主任。

其作品二十余次在国际、国内书画大展中获金奖、一等奖。曾主持“河北艺术联展”；带领中国书画名家“世界巡回展”团，到法国、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国家访问交流，举办画展。



雪后山庄（国画） 张成 / 作



三宝图 （国画） 张成 / 作



亲情指南

◇文/李立泰　图/段明

微信扫描二维码
听精彩有声版

腊月二十三了，部队批准刘金银回家探亲，其实是回家跟父母过年。一路上坐汽车倒火车，叽里咣当地飞跑，凌晨两点，刘金银在一个山区小站下了车。

出租车师傅问他：“兄弟，去哪儿，打车吗？”

他说：“去吕靳刘。”

“来，上车吧。”师傅打开后备厢把行李放好。

刘金银落下车窗看着，他指给师傅斜前方那笼罩在朦胧月光里的幢幢房子，说：“那就是我的小村。”

师傅哦了一声，说：“兄弟，咱做个游戏，规则是，从现在起你别说话，看看我能不能找到你家。”

刘金银会心一笑：“好哇，你来过俺村吗？”

“没来过。”

“那你深更半夜的找得到？”

“做个游戏嘛！玩玩。”

“好，好，我听你的，不言语。”

车转了几个胡同，在当街宽绰处停住，“吱”的刹车声在冬夜里传好远。

刘金银没说啥，正纳闷间，他父母开门出来了……他拉开车门，抱住了母亲。

“快上屋里，师傅喝碗热水。”父亲让着师傅，“谢谢您把金银送回家。”

他松开母亲，问师傅：“你怎么知道这儿是我的家？”

“这还奇怪吗？都凌晨三点了，只有这家院里还亮着灯，爹娘等儿睡不着觉呀！”

选自《桂林日报》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1（上）【总第548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亲情指南　李立泰　1

拍案惊奇

伞王　黄平　4
斗醉　董俊　8
魏氏膏药　张国心　11
高价手抄本　梁易　14



惊险故事

“属镂宝剑”传奇　沈海清　19
抢蝎子　刘建平　26
接力救人　李丹崖　28
狼侠　任宏伟　30

世说新语

盗墓者　孙瑞林　36
不摇拨浪鼓的破烂王　陈晔　38
八哥不卖　梁凌　40
有缘人　陆惠明　41
油匠　王振东　44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悬疑志

千手财神 蒋伟 48

龙虎河奇案 阮华君 51

第十二个死者 向东 56

开心岛

微信说 林永炼 59

爱吹牛的老板 潘李君 61

选错人质 曾长建 62

异度空间

怪宠奇局 菊韵香 63

拉二胡的男孩 亦无伤 66



古今异事

鼠仇 司马飘雪 70

李冲入阴府 沈淦 72

收音机 小润 74



侠客传

鬼镇奇闻 申晓宁 76

脚扇不逊客 周涛 79

故事段子

刷凉亭 周铁钧 7

看看谁的快 闻春国 18

母亲不是好骗的 邓笛 25

站起来的河流 大解 50

需要帮忙吗 孙开元 60

两枚鸡蛋 王宗仁 69

八戒笑坛

和牛说话 等 46

伞王

◇文／黄平　图／段明



北宋年间，慈州城外有座大青山。这天，山民吴老实六岁的小子宽儿在房前竹林玩耍，忽然被一条蛇咬了脚，疼得哇哇直哭。吴老实见状心急如焚，急忙招呼邻居王伯前来帮忙。

王伯是个伞匠，正在削竹片，听到喊声，前来一看齿痕，心里一惊，这是被毒蛇竹叶青咬了。他急忙把宽儿抱到小溪边，用嘴把伤口处的污血吸出，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最后拿绳子在伤口上方紧紧扎住。简单处理后，王伯说："竹叶青毒性很强，得马上把宽儿送到城里医馆，一刻也不能耽误！"

吴老实背起宽儿就要下山，王伯又叫住他："山路弯曲，太费时间，就怕还没到山下，宽儿就不行了！"

吴老实六神无主，忙问王伯怎么办。王伯略一思索，指了指自己屋前的一把大伞说："屋后悬崖下面就是大道，要不我带宽儿从悬崖上跳伞下去？"

吴老实惊呆了，说："这么高跳下去，太危险了！"王伯说："情况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能赌一把！"

吴老实一跺脚，咬牙说道："行！王伯，我信你！"

王伯马上把大伞拿了过来。这伞是特制的，比一般的雨伞大得多，平时出摊时用来遮阳挡雨，结实得很。王伯用绳子把宽儿绑在背上，走到屋后悬崖边，撑开大伞一跃而下。

王伯借助大伞往下坠落，耳边山风呼啸，身上衣衫掀起，他紧紧地握住伞柄。大伞越绷越紧，王伯越坠越快，后来"砰"的一声，伞骨忽然翻转过去，还好已经到了山底。王伯跌落在地上，幸亏地上都是松软的黄泥土，王伯只是皮肉擦伤，没有伤到筋骨。

正好这时，一个年轻军爷骑马从这里经过，王伯顾不得疼痛，赶紧伸手拦住他。军爷问清情况后，立即把王伯扶上马，挥鞭策马直奔城里。因为赶得及时，宽儿终于转危为安。那个年轻军爷自称韩少康，是慈州城外驻军校尉。王伯对韩少康千恩万谢，韩少康让王伯养好身体，说自己过段时间会到大青山去拜访他。

几天后，韩少康果然来到王伯家，他对王伯家的雨伞非常感兴趣。观赏片刻，韩少康直入主题，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原来，慈州城东十里外有座大山，从山腰到顶峰只有一条二尺宽的小道，故名二指岩。二指岩上有一伙山匪，经常打家劫舍，祸害乡里。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官兵多次围剿都徒劳无功。这次韩少康被调来驻防慈州，上司令他限期剿灭山匪。韩少康吸取以前的教训，觉得只能智取，不可强攻。他亲自上山观察地形，发现在二指岩边上有一个老鹰峡，老鹰峡高出二指岩百丈，相距十数丈。韩少康心想，如果官兵能从老鹰峡下到二指岩，何愁匪患不灭？

可这怎么可能呢？韩少康为此愁眉不展。那天他又前去察看，回来的路上亲眼目睹王伯撑伞从高处飘落，心中一动，故特地来到大青山，想请王伯造出大伞，让官兵从老鹰峡出其不意降落到二指岩，消灭这股土匪。

王伯连连摇头说："那天我是急着救人，才冒险跳伞一试，结果还是伞破人伤，如果不是遇上大人您帮忙，就坏事了。军情重大，小民不敢答应您哪！"

韩少康诚恳地说："王伯，虽说那天伞破了，人也摔了，但也算是成功落地！再说，那伞不过是用来遮挡阳光雨水的，都这么结实，如加以改进，定会成功！"说完，他拿出一袋银两交给王伯，"您尽管去做，费用我来负责，成不成都算我的。"

王伯沉思了一会儿，说："韩将军，您是宽儿的救命恩人，这次又是为了慈州百姓，我定当竭尽全力，完成剿匪大计！"

韩少康离开后，王伯到城里备好所需物品，马上忙开了。选竹刮青，锯槽削骨，拼架穿伞，装柄上油，整整四十九道工序后，一把大伞总算制成。

王伯爬上自家房顶，撑开大伞一次次往下跳，经过不断改进，反复试验，他撑着大伞能从房顶、树顶，再到山顶安全降落了。

韩少康闻讯赶来，只见大伞乌木为柄，老竹为骨，皮纸糊五层，桐油漆七遍，宽有八尺，重逾十斤，非常结实。韩少康当即和王伯来到屋后悬崖，亲自试跳之后，赞不绝口，让王伯赶制百把大伞。

王伯忧心忡忡："韩大人，这伞虽能降落，但受风力影响大，很难控制方向，更何况你们是晚上降落，危险更大。如果官兵没有落在岩顶，而是坠落岩下，如何是好？"

韩少康凛然道："匪患一日不除，百姓一日不宁。我等深受皇恩，岂能怕死，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王伯心头一热，忙答应下来。

一个月后韩少康带兵过来，王伯不仅把大伞做好，还变戏法似的搬出一堆小伞。只见他撑开两把小伞，把两只脚分别伸进伞骨里。韩少康不解何意，王伯得意地告诉他，自己这段时间琢磨到一个法子：官兵跳崖时手握大伞，脚踏小伞，不仅可以安全落地，还可以通过操纵小伞控制下落方向，定点降落的把握就大大增加了。

一把伞变成一套伞，韩少康大喜过望，马上带领官兵进行练习，果然下落的稳定性提高了很多。操练娴熟后，韩少康当天就带兵悄悄摸上老鹰峡。到了四更时分，月朗星稀，放眼望去，二指岩上漆黑寂静，只见几个内应点起熊熊篝火，为官兵指明了降落的方位。

韩少康身先士卒，率先跳下山崖。那些悍匪怎么也想不到官兵会从天而降，一个个还在睡梦当中，被官兵杀了个措手不及。盘踞多年的匪患清除后，韩少康也调离慈州。

一晃七年过去了，金兵大举南下，一路烧杀抢掠，慈州城也没有幸免。这天，一队金兵忽然来到王伯家。王伯正在诧异，领头的金将开口笑道："王伯，一别数年，您老别来无恙？"王伯定睛一看，来将竟是韩少康。

王伯吃了一惊，说："韩将军，你怎么这身打扮？"韩少康说："说来话长，我现已归顺大金，在哈吉尔将军帐下听差。"

王伯说："韩大人，想当年你何等英勇，怎么就……"

韩少康摆摆手说："大宋腐败无能，奸臣当道。当年我冒死剿匪，却被上司贪功，令人寒心。所以我弃暗投明，为大金效力了！"

王伯叹了口气，向里面喊了一声："宽儿，别怕。你的恩人来了，出来沏茶！"一个清瘦少年从门里探出头来，怯怯地应了声："是，师父！"

韩少康惊奇地问："王伯，他是？"

王伯说："他就是当年你搭救的那个孩子。几年前他父亲不幸死于战乱，这孩子就跟着我了。"

韩少康说明来意，最近有支宋军残部逃到慈州，躲进二指岩，金将哈吉尔数次攻打，却损兵折将。韩少康奉命前来协助，他向哈吉尔献上一计，要消灭宋军，只有请王伯出山做出大伞，才能重现当年灭匪之举。韩少康这次前来，就是请王伯再次帮忙，赶制百套大伞。

王伯推辞说年纪大，做不动了。韩少康说金人凶残，如果不答应，王伯一老一小性命难保，他就是想帮也帮不了。

王伯沉思了一会儿，说自己早已不做大伞，技艺已经生疏，只能先做套试试。见王伯答应，韩少康留下一队金兵帮忙打下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王伯很快做好了一套伞具，韩少康陪着金将哈吉尔前来察看。韩少康兴致勃勃地摆弄着，说这伞跟以前一模一样，只有王伯才能做出来。哈吉尔却心有疑虑，问这伞真的能行？韩少康说王伯是慈州伞王，制伞技术一流，绝对放心。哈吉尔摇摇头说："我是担心王伯年纪大了，手艺不如当年喽！"

王伯见状说："大人，您若不信，我们可以去后山试试。"

哈吉尔老奸巨猾，说道："这套伞你肯定试过，不要再试了。现在军情紧急，光这一套不行，你马上把伞全部做好，到时你第一个试跳，明白吗？"王伯拍着胸脯保证："明白，小民听从大人安排！"

一个月后哈吉尔前来验伞，王伯带着金兵来到后山，韩少康随手挑了一套伞具，王伯准备妥当后正要跳下，忽然哈吉尔喊道："且慢！"众人不知何意，哈吉尔一指宽儿："我的军士个个威武，王伯你太瘦了，必须带上小孩一起跳。"

王伯明白哈吉尔之意，把宽儿拉到身后，哈吉尔命人用绳子把两人结结实实绑在一起，王伯对宽儿说："别怕，把眼睛闭上。"然后纵身跳下。只见云雾之间，两人从容飘荡，徐徐下落，不一会儿，就稳稳落到山底。

接着金兵跟着跳下，全部试跳成功。哈吉尔终于消除了疑虑，他下令韩少康今晚带兵上老鹰峡，四更跳崖，自己到二指岩下埋伏，到时里应外合，一举消灭宋军。

下完令后，哈吉尔向韩少康使个眼色，韩少康会意，对王伯说："军机大事不可泄露，您老速速回家，不得外出。"说完一挥手，几个金兵押着王伯师徒回了家。

第二天天刚放亮，王伯师徒打开房门，守门的金兵拦住了他们。王伯指指手里的雨伞说："军爷，前段时间忙于制作大伞，家里这些雨伞无暇打理，快要发霉了，得马上晾晒。再说这个时间仗已经打完了，好消息马上就到，还能泄密吗？"

金兵听了就说："你们就在门前，不能离开。"王伯师徒连忙答应，把房里的雨伞尽数搬到空坪上，一一撑开。

过了不久，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哈吉尔人还没到，怒吼声却先传来："快，把王伯抓起来！"

金兵去找时，只见满地都是雨伞，王伯师徒早已不见了人影。哈吉尔气急败坏地咆哮："一定要抓住王伯，我要将他碎尸万段，为坠崖的勇士报仇！"

此刻，王伯师徒躲在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看见自家房子黑烟四起。王伯喃喃地说："金兵无道，犯我中原，滥杀无辜，残害百姓，我岂能与你们同流合污！"

宽儿问道："师父，韩少康他们真的摔下谷底了吗？"王伯点点头说："韩少康认

贼作父，助纣为虐，不是当年那个为民除害的英雄了，死有余辜！”

“可您做的伞跟以前一模一样，怎么这次会出事？”宽儿不解地问。

王伯笑了笑说：“我在每一把伞内抹了一层磷粉，这磷有个特点，白天看不见，晚上会发光。所以金兵一跳伞，宋军在下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金兵就成了活靶子，不是中箭而死就是摔下崖底了。”

王伯停了一下说：“其实你父亲并没有死，就在宋军当中。他知道韩少康一定会故伎重施，就和我早早商量好这个办法，等着金兵上当。”

宽儿笑了：“原来是这样。师父，您真是太厉害啦！”

王伯叹了口气，幽幽说道：“我这辈子制伞无数，本想为人遮风挡雨，可惜生逢乱世，又有何用？对黎民百姓来说，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才是最好的保护伞啊！”

选自《民间文学》2019.9

刷凉亭

◇文/周铁钧

局机关大院的绿地中间，新建一座钢筋水泥凉亭。凉亭刷什么颜色呢？办公室主任来请示分管的田副局长。田副局长把头探出楼窗看了看，说：“刷绿色，与周围环境和谐。”

主任领命，雇来工匠开始粉刷。刚刷一半，局“二把手”刘副局长从大门外进来，站在凉亭边上与主任比比画画地说：“刷绿色和草地颜色太雷同，显得单调，应该突出特点，刷赭色比较合适。”主任想想有道理，于是吩咐工匠重刷。

第二天，去外地开会的局长回来了。一进大门就望见凉亭。他皱着眉，把主任找来责问：“好好一个凉亭，怎么刷成了寺庙的颜色？”主任说了两位副局长的意见，局长依然皱眉，背着手围着凉亭边踱步边端详。过了一会儿，他眉头舒展，指示主任改刷白色，还讲出一套理论：白色与草地反差强，素雅、大气，喻意高洁、清廉。

第二天，洁白的凉亭立在绿草中间，很是醒目。

十几天后，县长来局里检查工作。他眼泡略肿，瞳孔布满血丝。原来，他这些天因老母亲病故哀伤过度。他望见凉亭，扶了扶眼镜，面露不悦，问陪在身旁的局长为何把凉亭弄成白色，有点儿像灵棚。局长顿时慌张，忙问刷什么颜色合适。



县长摘下眼镜擦拭着说：“建凉亭是为美化环境，想要环境美就得保持原生态，明白吧？”

局长皱皱眉，勉强点点头。县长没具体说颜色，他也不好意思深问。

工作检查完毕，县长离去。局长问主任：“原生态是什么颜色？”

主任犹豫地回答：“原生态？我也说不准，大概……也许……可能就是原来的颜色吧？”

局长一拍脑门儿，说：“有道理，刷灰色！”

又过了几天，来了位市里的领导，看见凉亭问局长：“这亭子是不是刚建完，还没刷颜色？”局长说：“刷了几次都不太合适，您看什么颜色好？”

市领导振振有词：“凉亭是优美环境的标志，色彩既要与周围协调，又要突出特色，还要高雅不俗。至于具体刷什么颜色，你们认真考虑一下。”

局长使劲儿皱眉，心说：“一座‘破’凉亭惹出这么多说道……”

第二天，凉亭不见了。局机关大院的绿地一片空旷。

选自《大河文摘报》

斗醉

◇文／董俊　图／段明



待酒客

南宋年间，新君继位，天下大赦，天牢囚犯王碧友重获自由。他没有回家探望父母，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往琳州。在琳州，他天天混迹于酒肆，与人比试酒量，却从未输过，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酒鬼。

这日，王碧友又连比两场，喝下三坛酒却还不尽兴。一位身穿绸缎袍子的公子上前一拱手说：“在下琳州人士，姓金名川，来领教阁下的酒量。”说罢，他便坐下与王碧友对饮比试。喝了两个时辰都没分胜负，金川说：“今天棋逢对手，我看这状元红难以试出你我深浅，不如到我家中品味珍藏的烈酒？”王碧友酒兴正浓，一口答应。

两人策马来到城郊一座庄园，名为金家庄。金川引王碧友进门，酒菜已备好，金川替王碧友倒了杯酒，说：“王兄，此酒需用一千斤粮食，方能酿得一坛，酒性甚烈。”王碧友不信，接过酒杯，一口干了，瞬间失去了知觉。

金川上前查看，发现他除了胸前有一件木雕挂饰外，就是些碎银盘缠，并未携带什么可疑物件，于是便安排下人将他抬入客房。

第二天，王碧友醒来后直夸昨日烈酒过瘾，还想再次品尝。金川哈哈一笑：“小事一桩，不过我有个条件。”金川告诉他，此地人人好酒，诸多酒坊每年拿出自酿好酒比试一次。今年比试的规则是，看看谁家的酒烈，喝得少，却醉得快。眼下，金家庄万事俱备，只是这酒量高超之人还没找齐，他派人四下打探，刚好在酒肆中看中了王碧友。

王碧友听罢，立即应承下来：“这等好事求之不得啊！”

金川笑道：“多谢王兄，稍后我设宴款待宾客，给你引见一些酒量高超之人，再品烈酒。”不一会儿，庄中聚集的宾客便坐在一起畅饮。金川拿着一壶酒说：“这酒叫神仙醉，酒味醇香，酒性猛烈，看看诸位

能饮下几杯。”

众酒客举杯同饮，大部分人只喝一杯便趴在桌上沉睡不醒。王碧友品了一口，心中一动，此酒味道虽与昨日那烈酒大有不同，但隐约感觉有某种相似之处。他正想细细品味，却瞥见金川正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于是他便大口饮下三杯，倒下睡去。

金川见状，吩咐下人将众酒客抬回客房，然后对随从说：“随我去密室，看看那边准备得如何了。”

此时，躺在客房中的王碧友，突然睁开眼睛，一跃而起。他趁巡逻守卫不注意，悄悄跟着金川及其随从，一起钻进一座假山之中。金川等人闪身进入假山中的暗门，就在暗门缓缓落下的刹那，王碧友瞅准时机，飞身钻了进去。

探酒坊

这扇暗门通往一个地下酒坊，灶坑、晾堂、天锅、酒窖一应俱全，规模不小。酒坊之中，很多下人都在忙活着，王碧友赶紧躲在一个大酒缸之后。

只听金川问一位老者：“那药调制得如何了？”

那老者忙跪下答道：“按照大人吩咐，调整了药的比例，已经兑入酒中。”

金川点头道：“明天再拿给他们喝，看看效果，如若还是分量不当，你就等着脑袋搬家吧！”老者吓得连连磕头。金川又四下巡视了一番，走进了最里面的屋子。

王碧友不敢贸然跟去，只得躲在暗处观察。他发现这老者像是熬药般精心调配些许汤汁，加入一坛坛酒中，再将酒摇匀。汤汁的味道飘过来，让他想到了什么。

良久之后，金川从最里面的屋子走了出来，将一封书信交给下人，命令道：“速去京城，不得耽搁！”王碧友见金川欲离开这地下酒坊，忙悄悄跟随他出了暗门。

这时，有个下人跑来向金川报告：“大人，按您的吩咐，奴才仔细观察了些时日，那些酒客都已将手上急需解决的事抛之脑后，比如那个丢官印的不再想着打探线索，那个母亲去世的也不急着回去守孝，其他人也是如此。”

金川听了，冷笑道：“很好。”

手下人又说：“只是……那个王碧友的底细还没摸清。”

金川摆摆手道：“不必在意，此人也是意外收获。谁让他酒量惊人，遇见我们算他倒霉！不过谨慎起见，还是要多留心。走，再去看看他。”好在王碧友轻功了得，赶在金川之前回到客房，继续装睡。金川未发现什么破绽，便放心离开了。

次日，王碧友与众酒客闲聊，果然发现如庄中下人所言，宾客们都不大记得自己着手要办的急事，一心只想着借酒浇愁，这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之后的日子，金川依然每日安排酒宴，只是酒越来越少，宾客却醉得越来越快。酒的花样尽管繁多，可其中总有些让王碧友似曾相识的味道。他还查探到，金川每两日会去酒坊一趟，将众宾客的情况告之老者，并督促其配料调制；每五日会去酒坊内室写信，并派人送出。

日子久了，王碧友也不再提及自己的任何事情，每天装成醉生梦死的样子。金川见了，觉得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斗酒醉

一个月后，琳州斗醉比试开始了。金家庄大堂之上，宾客满满，好不热闹。金川主持比试，他介绍了各家酒坊酿制的美酒，以及比试的规则，即喝得越少、醉得越快的酒胜出。

比试开始了，各酒坊的烈酒已然斟好，酒客们迫不及待地端起酒杯喝了起来。

王碧友也端起面前的酒杯，一仰头喝了个精光。他喝酒时，有几滴顺着嘴角淌下，刚好落在胸前的木雕上。只见他大喝一声：“好

酒！”环顾四周，其他酒客已经趴在桌上大醉不醒，竟只有他一人还没醉倒。

金川瞪着他，皱了皱眉头。王碧友毫不理会，又自己斟了一杯，拉拉身旁的酒客说：“兄弟，你这酒量不行，来，我替你干了这杯！”这时，王碧友身旁的酒客竟慢慢醒来，抬起了头，好似清醒了一些。金川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惊呆了。

王碧友又喝下一杯酒，毫无醉意，更奇怪的是，两旁的酒客陆陆续续醒来，让在场观众啧啧称奇。场面顿时火热起来，众酒客醉而复醒，喝了一杯又一杯，还行起了酒令，比试场上嘈杂一片。

金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正欲发作，忽被唤去内堂，王碧友见了，嘴角微微一笑。

过了一会儿，忽听一声高喊穿破了喧闹的大堂：“金川，你这个狗奴才！无能鼠辈！”只见金川被踢出了内堂，仰面躺在地上，喘着粗气。

王碧友见状，端着酒杯走过去对他说：“金大人，这上贡御酒明日起运，可酒不醉人，看你如何收场？”王碧友又转而面向内堂，跪下道：“小人见过九王爷！”

解酒毒

堂内正是九王爷，即当今皇上的弟弟。九王爷一愣，迈步而出，仔细打量着王碧友。王碧友起身指指金川，说道：“王爷莫怪罪金大人。这酒如若别人喝，一杯就醉了，酒醒还觉得精神甚好，烦恼皆忘。时间久了，更不愿过问任何事。”

说着，王碧友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品了品，继续说：“敢问世间除了西域幽兰，还有什么东西有这等功效？庄园地下的酒坊中有一群西域毒师，将幽兰汁配入酒中，便有了这等好东西。皇上政务缠身，心烦意乱，又有酒瘾，却惧怕太后不敢贪杯，每天只能饮上一杯帮助入眠。若要这等功效，如何调配比例？看来只能边调配边找些酒客做试验了，好在可借琳州斗酒大会加以掩饰。拿这种酒给人喝，从皇帝到大臣，哪一个不被你们控制？”

“你……”九王爷哑口无言。

王碧友怒目上前呵斥道：“当年你与西域妖人勾结扰乱朝纲，现在没坐上皇位又心生歹念，想以此控制天子和朝臣，好阴险！”

九王爷盯着王碧友，突然惊呼道：“你是御前侍卫尤碧罔？你不是被先皇给……”

“不错！”尤碧罔这才道出真相。当年，他撞见九皇子和西域妖人勾结之事，禀报了皇上。皇上将他打入天牢，明为严惩，实为保护。先皇遗命，让他追查此事。他借大赦之机，从京城查到琳州。恰好金川正苦寻酒客，他便趁机进入金川视线，潜入金家庄。

一旁的金川不死心地问道：“你、你为何饮下这么多幽兰烈酒却不醉？这些酒客明明醉倒了，怎么又醒了？”

尤碧罔笑笑说：“你可知道这个？”说着他从脖颈上取下木雕，告诉金川，这不是普通的木头，而是生长在西域幽兰周围的杨树。这杨树常年在幽兰之侧，有解幽兰之毒的功效。若将酒洒在这木雕上面，便会散发一股清香，闻过之后幽兰之毒便无效了。

金川哈哈大笑：“既然不是配料的问题，而是你在捣鬼，只要除掉你，那就好办了！你该知道这里都是我的人，来人，给我拿下！”

谁知，庄中家丁守卫竟然没有一人上前。尤碧罔微微一笑，缓缓地说：“这杨树也怪，如果未中幽兰之毒，闻其香，却能使人全身麻痹啊！”果然，金川和九王爷发现自己已不能动弹。

尤碧罔冷笑道：“琳州知府大人和精国将军马上就到了，还是请你们畅饮一杯吧，否则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又怎能把这杀头之事忘诸脑后呢？”

选自《故事会》2019.8下

魏氏膏药

◇文/张国心　图/杨慧斌



有一年，山东大旱，蝗虫铺天盖地，民不聊生，魏氏一家不得不背井离乡，走上了闯关东的漫漫苦路。不幸的是，在路上他们都得了一种叫“烂皮疮”的传染病，这病很厉害，染上了先烂皮后烂肉，只有等死的份儿，还没有出山海关，全家就剩下她一个人了。当时魏氏桂娥只有18岁，就像一片孤零零的树叶一样，一人沿着遍布白骨的逃荒路向东北方向一路走去。她身上的“烂皮疮”越来越厉害，眼看脚腕的皮肉都烂得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在一个破烂的道观门口，她一头倒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魏氏醒了过来，见自己躺在一张石床上，身边坐着一位白须飘然的老道，正在往她的脚腕疮口上贴膏药。见她醒来了，老道说：“你身上的疮很严重，再不治可就没命了，我手头就剩下这一点膏药了，不够治好你的病，我还要急着出门，这样吧，孩子，我把方子告诉你，你自己出去采药自己熬。不过我可把话说在前头，以后你只可用这方子救命，不能用它敛财，否则会遭到报应。你能保证做到吗？”魏氏说：“您老人家放心，我一定能做到！”听了魏氏的话，老道就把那膏药的方子和熬制方法传授给了她。

老道当天晚上就出门走了，魏氏虽然一个字不识，可记性和悟性特别好，第二天一早，她就拄着棍子，支撑着上了山，采回了十几样中草药，很快就熬出了膏药。她用自己熬的膏药治好了身上的“烂皮疮”，之后又接着向前走去。

一年后，魏氏来到了松花江边的一个小镇，经好心人撮合，她和一个编筐的光棍结婚了。这编筐的人从小就死了爹妈，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因为他住在小镇边上第三家，大家都叫他筐三。筐三以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变成了两张嘴，就有三天两头断粮的时候。筐三心眼好，有粮留给媳妇吃，自己就是吃糠咽菜也毫无怨言，倒是总觉得委屈了魏桂娥，于是就没日没夜地干活。有了人疼爱，魏氏心里甜滋滋的，她想，也不能让丈夫太辛苦了，我会熬膏药，虽然老道嘱咐

我不能用它敛财，可低价卖，一天只换一碗粥钱总可以吧。

卖筐的幌子是用木杆高挑着一个破筐，魏氏在破筐的一边挂了一个膏药幌子——一张牛皮纸中间画了个黑色的圆饼。她的膏药医治疙瘩、疖子、肿痈之类的疾病特别有效，药到病除，又特别便宜，价格还不如一块糖贵，所以很快就声名大振，远近求药的人络绎不绝。人们不知道这种膏药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卖膏药的人姓魏，幌子又挂在筐子一边，于是就把这种膏药叫做“魏筐膏药”。

买膏药的人虽然多了，可魏氏还是按原来的价格卖，决不涨价。

镇里有个药商叫狼皮，他看到魏筐膏药如此神奇，心想如果把方子弄到手就能发笔大财，子孙后代都吃不完用不尽。他已经听说了魏氏的为人和秉性，怕碰钉子，就想在筐三身上打开缺口。一天，他找到筐三说：“你编筐能挣几个钱？真是守着金饭碗挨饿！我愿高价收购你家魏筐膏药的方子，保证你有吃有喝，再也不用起早贪黑编那个破筐了。”

筐三说：“膏药的方子只有我媳妇自己知道。”

狼皮说：“你真笨，偷着给我抄一份不就行了吗？”

筐三说：“我不识字，再说了，那方子没写在纸上，就记在我媳妇的脑袋里。”

狼皮知道这事还真不大好办了，就把价格一提再提，最后提到了500两银子，还说：“你有了这些钱，以后就可以享清福了，你媳妇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天天采药熬药，累得死去活来的。”筐三被这巨大的金钱诱惑打动了，答应回家试一试。可是，回到家和魏氏一说，她坚决反对，她说这样做会遭到报应的，她早就听说了狼皮是个黑心的奸商，药方一旦落到了他的手里，就会变成他的摇钱树，有病的人很难买得起。其实，魏氏早想把药方传授给筐三，现在见他有了这种想法，就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筐三把话如实地跟狼皮说了，狼皮并没有死心，他把筐三请到一家酒店里，好酒好菜把筐三灌得晕乎乎的，并再次提高了收购价码，在原来500两银子的基础上又外加了一幢新盖的大房子。筐三说：“你就是给的再多，我也没办法。”

狼皮狡黠地说：“办法倒是有，就怕你不敢试。”

在酒劲作用下的筐三打着保票说：“只要你有办法，我就敢试，我这也是为她好，到时候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她就会想开了。”

狼皮一拍桌子说：“好，爽快！”接着他就拿出了两包药，告诉筐三，这是一种奇效药，叫“升天还魂散”。人吃了这种药，半个时辰就“升天”，但一天后还会“还魂”，毫发无损。人在“死”前，头脑非常清醒，会把“后事”处理得妥妥当当……

筐三马上就明白了狼皮的意思，摇头说：“不行，不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要是有了差错回不来了怎么办？”

狼皮早就有准备地说：“为了打消你的疑虑，我吃一包给你看看。”

于是，在筐三的监看下，狼皮吃了一包“升天还魂散”。果不出所言，一个时辰就“死”了，一天后又活了，没事一样。想着那白花花的银子和那栋漂亮的大房子，筐三决定铤而走险一回。

“升天还魂散”无色无味，筐三偷偷地掺在了魏桂娥的茶里。不一会儿，她就“不行了”，临“死”前，真的把膏药的秘方告诉给了筐三，并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一定不能拿它去发不义之财。

奇怪的是，还没有到一天，魏氏就醒来了，虽然眼睛睁不开，神志却十分清醒，她大声地叫道：“当家的，当家的！”

筐三赶紧跑过来，说：“媳妇，你醒来了，真的醒来了？”

魏氏说：“我走到半路，突然想起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没有跟你说，就任凭小鬼怎么打我也不进地府，硬逃了回来。当家的，要记住了，熬药的时候……”

渐渐地，魏氏的眼睛睁开了，她一看自己是躺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就迫不及待地问是怎么回事。筐三不得不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接着安慰道："媳妇，我看你天天那样辛苦，心里实在难过。现在你什么也不用多想，以后，我们的好日子长着呢！"

魏氏听完了筐三的话，如同五雷轰顶，痛心地说："你、你怎么能这样……我违背了诺言……"说完，她晃晃悠悠地走到了墙角，一头撞了过去……

筐三抱着媳妇的尸体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他是个老实厚道人，急忙去找狼皮，还没等说明来意，就忍不住泪水横流，说："我、我媳妇……她、她死了……"

此时的狼皮，已不是之前那样的摇尾巴儿狗了，他横眉怒目，凶相毕露，说："你媳妇死了和我有什么相干，是她没福气，你赶紧给我滚开！"

筐三说："我是……是……"

"是什么是，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接着就呼啦啦冲上来一伙人，拳脚相加，把筐三打了个半死。等他再回到那幢大房子时，屋里屋外已经全是狼皮的人了，魏氏的尸身被抛在了路边，那500两银子也被抢走了。筐三这时才彻底明白了，是恶毒的狼三设圈套害了自己，可是他无处伸冤，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他含着眼泪把膏药幌子摘掉了，木杆上，只剩下了一个破筐在风中打颤。

几天后，狼皮的府里大乱，狼皮失踪了，家人满世界寻找，可是一点踪影也没找到，后来听说在熬膏药的大锅里找到了狼皮的衣服，狼皮的身体已经和膏药变成了一体。原来，狼皮不择手段得到了魏筐膏药的秘方后，欣喜若狂。他在房里架了一口最大号的铁锅，为了防止秘方泄露，在熬药时他把窗门紧紧地关闭起来，就留他一人在里面。可熬着熬着，不知怎么就把自己熬进了药锅里。

一天，以前狼皮身边的一个人来买筐三的筐，那人说："你真是命大啊，狼皮不死的话，你就必死无疑了。"

筐三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人就告诉他，狼皮是想自己独得秘方，给魏氏吃的"升天还魂散"他做了手脚。你想啊，这个世界上知道秘方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了，他能放过你吗？

筐三如梦方醒，魏氏吃的并不是"升天还魂散"，而是毒药，只是因为她有一件事牵挂着，才半路上逃了回来。筐三本是想把魏氏最后的一句话告诉狼皮，可狼皮却不容他说话。

魏氏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是：熬膏药时，一定敞开门窗，保持通风，否则，人闻到药味会昏厥而死……

后来，筐三看到很多患有疔疮肿痈病症的人备受折磨，又难以医治，就开始用媳妇临终口传给他的秘方熬制膏药，廉价卖给病人。有的穷人没钱买药，他便分文不取。这种神奇的膏药一代代流传下来了，但筐三把膏药改了名字，叫魏氏膏药。

选自《故事林》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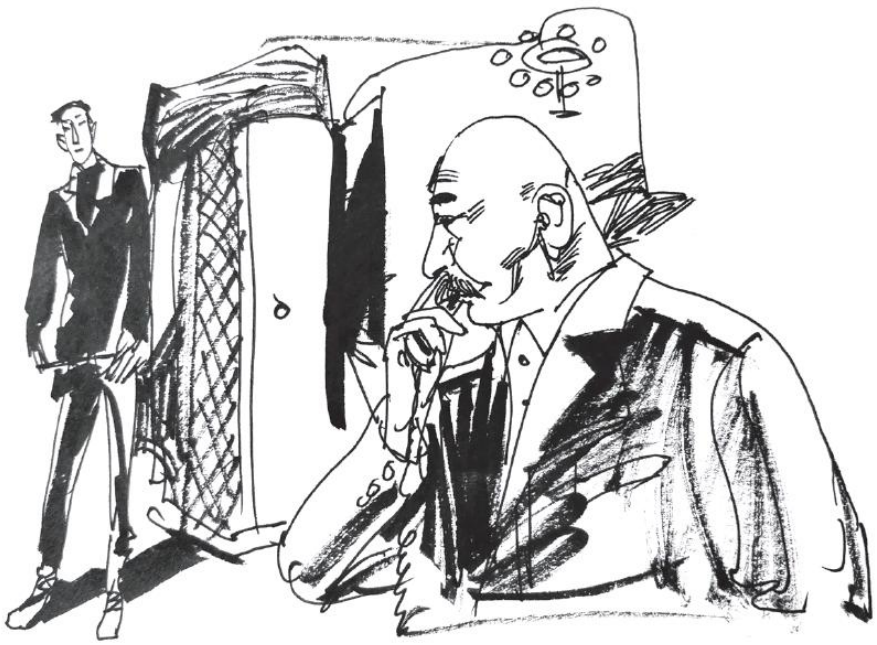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人：邢国琳0311-87065018；安立芬0311-87046170。

高价手抄本

◇文/梁易　图/段明



刘志刚是飞腾电梯公司的老总助理，坐火车去北京出差。邻座是个戴眼镜的干瘦老头，瞧着挺眼熟。乘务员过来查票，他瞥了一眼老头递过去的火车票上的名字，老头姓吴。哎呀，他不就是质监局吴局长的父亲嘛！

前几天，刘志刚和老总一起带着礼物去拜访新上任的吴局长，进门都没坐下，就被对方礼貌地挡了出来。局长家客厅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全家福，上面就有吴局长的父亲。

于是，刘志刚不动声色地起身去了洗手间，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了老总。老总又惊又喜："我们厂那批新型号电梯，市场反应不太好，这时候质监局要是再找我们麻烦，问题就大了。吴局长油盐不进，我正发愁呢，没想到老天爷送来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刚好在他爹身上做文章。"

刘志刚就问该怎么做文章。老总清清嗓子："见机行事。"

挂了电话，刘志刚回到座位上，主动和老爷子拉起了家常，又帮他倒水，又帮他叫盒饭，非常殷勤。吴老爷子赞许地说："都说人心不古，现在像你这样热心的年轻人可不多了。"

被对方这么一夸，心虚的刘志刚有些不好意思了，笑着岔开话题："老伯，您一个人去北京，家人放心吗？"

"儿子刚调到新单位，很忙，我不想耽误他工作。"吴老爷子撸起袖子，指着自己瘦骨伶仃的胳膊，"你别看我身上肉不多，身体好着呢！"

几个小时的旅程很快就过去了。下了火车，为了接近"目标"，刘志刚把之前订好的星级酒店的房间退了，和吴老爷子一起住进了一家快捷酒店。

第二天，两人分头办事。傍晚，刘志刚回到酒店，刚出电梯就听到吴老爷子语气焦急地在房间里打电话："是啊，二十万，你马上给我转过来……你跟你媳妇商量一下，我明天就要！"

刘志刚估摸着电话打完

了，这才过去敲门：“老伯，房间隔音差，我听到你在打电话借钱，怎么，出什么事了？”

吴老爷子叹口气，道：“我这次来北京是见一位藏友，他手里有东西要转让，本来价钱说好三十万的，我是名教师，退休工资不算太高，但拼拼凑凑也拿得出这笔钱，谁知道又冒出了个新买家，藏友乘机把价格抬到了五十万，谁先付款谁先得。明天就是期限。这不，我打电话让儿子想办法补上缺口。不过他也是工薪阶层，还在还房贷，手头不一定有那么多现金。”

刘志刚好奇地问：“老伯，您看中了什么古董啊？”

吴老爷子掏出手机，打开里面的相册：“喏，就是这个。”

刘志刚凑过去瞧，原来是一本封面泛黄的线装书——清中期大文人沈复《浮生六记》的手抄本。他想起来了，上次去吴局长家，看到客厅的书柜里摆满了古籍和字帖等物品，原来老爷子好这口啊！

“这本书的第五卷《海国记》，是作者作为幕僚，跟随一位朝廷官员出使琉球群岛的随笔。虽说是手抄本，但依旧是老开门的东西，品相不错。”说起心头好，吴老爷子滔滔不绝。

刘志刚说道：“我对古籍一窍不通，不过老伯您对这个颇有研究，看中的一定是好东西。”

“这书本身顶多就值十万，珍贵的是里面的内容。”老爷子说着将手机上的照片放大了，指着上面的一行字，缓缓念道：“‘……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文里的钓鱼台就是现在的钓鱼岛。”

刘志刚脱口道：“那这段文字，不就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地证明了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吗？”

“没错，没错，好一个铁证如山！”老爷子连连点头。

刘志刚是在香港念的大学，那一年，一名香港爱国人士冲过日本拦截，成功登上钓鱼岛，插上五星红旗。当时他和大学同学围坐在电视机前看到这条新闻时，热血澎湃，击掌欢庆。回想起当初的一幕幕，他的心头涌起一种久违的悸动，于是说道：“老伯，我是做生意的，手头有现钱，二十万，我可以借给您，明天一早我陪您去付款。”这样既可以成全吴老爷子的好事，又应了老总那一句“见机行事”。

听他这么一说，吴老爷子狐疑的眼光透过厚厚的镜片射了过来，萍水相逢的人主动借给自己那么多钱，世上会有这么好的事？

刘志刚笑笑，道：“我这是救急，万一您儿子不能及时把钱凑齐，那书可不就被别人买走了吗？我不白借给您，要算利息的。”

吴老爷子脸上的表情泄露了他内心的挣扎，良久，他才下定决心似的道：“小刘，谢谢你古道热肠，回去后我就转让两套之前收藏的字帖，尽快把钱还你。”

第二天一大早，两人打车赶到琉璃厂的一家字画铺，老板有些意外：“咦，您老这么早来，真把钱凑齐了？”

“还不多亏了有这位小兄弟相助！不是每个人都见钱眼开的。”吴老爷子指着刘志刚说道。他嫌老板坐地起价，因此语气生硬。

老板也不生气，转身从保险柜里取出了那本手抄本放到了柜台上。这书纸张略微发黄，墨色却依然浓稠，也没有残破，品相确实不错。

吴老爷子正低头验货，门口人影一晃，进来了一个西装革履、梳着大背头的中年人。“老板，这是说好的五十万，书给我包起来。”说着，从夹在胳肢窝下的皮包里抽出一张支票，啪地拍在了柜台上。

吴老爷子瞪了对方一眼：“你懂不懂先来后到？”

对方冷笑："你不是钱不够吗？怎么今天又来了？"

"钱我凑齐了，不用你替我操心。"

"哦，看来是找到帮手了。"大背头瞥了一眼站在老爷子身后的刘志刚，一脸的不以为然。

老板赔笑道："这位客人，确实是老爷子比你先到。"

大背头哼了一声，说："东西你先别卖，我给我的委托人打个电话。"说着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刘志刚见这人蛮横傲气，忍不住问："他就是另外那个买家吧？这么横，什么来头？"

"不清楚，古籍圈里没听说过这号人。"吴老爷子没心思深究对方的身份，他担心夜长梦多，就让刘志刚赶紧把钱转过来，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小刘，这是我写的欠条，你收好。"

刘志刚一边登录手机银行，一边随口说道："不用给我欠条，我就算信不过您，难道还信不过吴局长吗？"

吴老爷子听到这里，脸色陡然一变："你怎么知道我儿子是局长？我可从没提起过他的工作啊？"

刘志刚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赶紧岔开话题："老伯，您的账号是多少？我马上转账。"

老爷子沉吟片刻，忽然把手一缩："不，这钱，我不借了。"说着就把欠条撕碎了丢进垃圾桶，"我真是又老又天真，还以为遇到了热心人。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今天要是借了钱，日后还债的恐怕就是我儿子了。"

刘志刚讪笑道："可是，您就甘心看着这手抄本被别人买走？"

老爷子一脸不舍，但还是故作不在乎地道："都是藏家，在谁手里还不都一样。算了，我和这东西注定无缘。"

正说着，大背头打完电话回来了，他并不知道吴老爷子已经放弃购买手抄本，大声对店主道："老板，我的委托人特别喜欢这件东西，他说了，愿意再加五万。"说着好不神气地瞟了吴老爷子一眼，"价高者得嘛！"

没想到一转眼又可以多赚几万块，店老板顿时眉开眼笑："那感情好！"说着就要把手抄本包起来。

吴老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身就往店外走。刘志刚也跟着离开。刚要出门口时，他耳尖，正好听到大背头在跟老板说："以后有类似的东西你替我多留意，山本先生很喜欢中国文化。"

刘志刚顿时停住了脚步，扯了扯吴老爷子的衣袖："山本？他的委托人姓山本。"

吴老爷子先是一愣，接着像是猛然醒悟了似的，腾地转身跑回店里，指着大背头的鼻子问："闹了半天，你的委托人是个日本人？"

大背头毫不掩饰，点头道："没错。"

老爷子脸涨得通红，扭头对店老板道："这东西怎么可以卖给日本人呢？这，这是走私！"

"哎呀，老爷子，我是个生意人，有钱赚就好，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一样。再说，这是手抄本，算不上走私。"

老爷子气得呼哧呼哧喘粗气，刘志刚担心他气坏了身体，赶紧劝道："算了，老伯，有没有这本书，都改变不了钓鱼岛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事实！"

吴老爷子正色道："话虽如此，但一本书和一个岛其实是一样的，都不能轻言放弃！"停顿了片刻，他握住刘志刚的手："小刘，你还愿意拿钱出来吗？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把这本书买下来，给中国人争口气！"

刘志刚先是愣了一下，接着重重一点头："愿意！"

既然大背头把价格提到了五十五万，志在必得的老爷子一咬牙，对店老板道："一口价，六十万，你要是同意，我们马上转账。"

大背头一听，瞪眼喝道："这怎么行？明明是我先下单的！"

吴老爷子淡淡地回敬道：

“你说的，价高者得嘛。”

大背头气得脸色通红，丢下一句“走着瞧”，扭头就走了。

终于买到了手抄本，吴老爷子如获至宝地捧回了酒店。他把书摊在茶几上，爱惜地抚摸封面。想到这书差一点儿就到了日本人手里，刘志刚也觉得颇为慨然。好在现在一切尘埃落定，他们都可以松一口气了。

两天后，刘志刚回到杭州。刚离开火车出站口，忽然听到有人大喊他的名字，那声音有点儿耳熟，转头一瞧，竟然是那个大背头。大背头身后还跟着一个穿着蓝衬衫、面容严肃的中年人。大背头怎么到杭州来了？怎么还知道他的名字？

正纳闷呢，蓝衬衫走了过来，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证：“刘志刚，我是纪委的工作人员，现在接到举报，说你们飞腾电梯公司向质监局的吴局长家属行贿，我的同事已经去质监局找吴局长了解情况了，我希望你也能配合我们的调查。”他大概是看出刘志刚惊愕不已，又加了一句：“不用紧张，我只是来了解情况的，就当是普通谈话好了。”

刘志刚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大背头冷笑着道：“我一直纳闷，怎么吴老头运气那么好，居然在一夜之间，遇到了你这么个大财主。后来我做了个小小的调查，原来这个迂腐老头有个当局长的儿子。而你们飞腾电梯公司最近麻烦缠身……这三十万，说是借，可鬼知道他会不会还钱！”

刘志刚皱了皱眉，道：“空口无凭，你说我行贿，证据呢？”

“那手抄本，就是最好的证据！”大背头不依不饶，“我要是没猜错，那东西肯定在吴老头手里。”

纪委的工作人员看了刘志刚一眼：“手抄本是在吴老爷子手里吗？”

“也在，也不在。”刘志刚模棱两可的回答自然惹来对方的质疑。

刘志刚抬起胳膊看了看表：“要不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十五分钟后，我会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

纪委的工作人员和大背头交换了一个疑惑的眼神，同意了。

三人在火车站旁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下来刚好两点钟。刘志刚掏出笔记本电脑，开机后打开一个页面，正好是北京古籍馆举办的一个活动的现场直播。镜头里，主持人手持麦克风，站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在她身边，有一个木架，上面遮盖着一块红布。主持人向台下众多媒体宣布：“捐赠仪式正式开始，现在有请捐赠人上台！”话音一落，一个苍老、瘦小的身影出现在了镜头里，正是吴老爷子。只见他脚步稳健地登上高台，在众人的注视下，将木架上的红布轻轻一扯，架子上的东西露出庐山真面目，正是《浮生六记》的手抄本。

看到这里，纪委的工作人员了然地点了点头。大背头却忍不住道：“沽名钓誉！飞腾电梯出钱，让吴局长的老爹大出风头，还能顺便给公司做一波宣传，这行贿的手段实在高明！”

刘志刚也不辩驳，让他们继续看下去。

直播现场，吴老爷子接过主持人的话筒，说道：“这本书同属于我和另一位朋友，但是他非常低调，捐赠的事全权委托给我这个老头子了。”

从始至终都没有提及飞腾电梯，连刘志刚的名字都没出现。花钱买宣传的说法，不攻自破。

刘志刚直视大背头，这才开口：“要不是吴老爷子从你手中把手抄本高价竞买过来，这份珍贵的文史资料现在已经流落到日本人手里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不自我反省，竟然还有脸跑来这里中伤他人！”

纪委的工作人员愣了一下：“真有这样的事？”大背头支支吾吾回答不出。

刘志刚继续说道：“幸亏老爷子考虑周全，猜到这件事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作为攻击吴局长的借口，这才决定把书捐出去。他说，

藏品放在身边，顶多是个人把玩，把书捐给文史馆，却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铭记历史。”

大背头仍不死心，一把抓住纪委工作人员的手道：“无论如何，吴老头跟飞腾借钱的事总没错，他要是个普通老头儿，哪个公司会随便拿出那么大一笔钱？”

不等纪委的工作人员开口，刘志刚断然地说：“错了，钱不是飞腾电梯借给吴老爷子的，是我个人出资三十万，和老爷子一起买下这本书。”

“你一个小年轻，哪里来的三十万现钱？”大背头毫不买账。

刘志刚淡淡一笑：“你们要是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个人的银行记录调出来。”

“不必了！”纪委的工作人员掷地有声地说道，“我想，一切都很清楚了。谢谢你的配合。”说着，他和刘志刚握了握手，起身离开。

大背头眼看大势已去，也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刘志刚长吁一口气，还没等缓过神来，手机响了，老总的电话适时而来。

“你发给我的直播网址我打开看了，这么说来，三十万打了水漂。”听得出，老总非常不悦。

“三十万换来一位忘年交，很值！”刘志刚停顿了一下，继续道，“总经理，爸！吴老爷子是一位泰山一样的父亲，我希望，今后的我是这样的父亲，今后的您，也是这样的父亲！”

一段长久的沉默后，老总静静地说了一句话：“我希望你是对的。”接着便挂断了电话。

与此同时，一条微信传来，是吴老爷子发来的一张图片。刘志刚赶紧点开，原来是一本黄底黑字、烫金描花的收藏证书，捐赠人一栏工工整整地写着他的名字——刘志刚。

一抹灿烂的微笑爬上了他年轻的嘴角。

选自《乡土·野马渡》

看看谁的快

◇编译/闻春国



一个日本男子去印度观光旅游。行程的最后一天，他雇了一辆出租车，要司机送他到新德里国际机场。

在路上，一辆本田车眨眼工夫就超过了这辆出租车。日本人见此情景，将脑袋伸出窗外，兴奋地叫了起来：“瞧，本田车，速度非常快！日本制造的！”

过了一会儿，一辆丰田车从他乘坐的出租车旁一闪而过。日本人再次将脑袋伸出窗外，大喊道：“瞧，是一辆丰田车，速度非常快！日本制造的哟！”

随后不久，又有一辆三菱轿车从这辆出租车旁超了过去。日本人第三次将脑袋伸出窗外，大声叫道：“瞧，是三菱轿车，速度非常快！还是我们日本制造的！”

出租车司机心中有点气愤，可他还是保持沉默，一声不吭。此后，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的日本车一辆接着一辆，这个日本人一直处于亢奋之中。

最后，出租车抵达新德里国际机场，车费是800卢比！

“什么？800卢比？！车费怎么会这么高啊？”日本人又叫了起来。

听了这话，出租车司机毫不留情地回敬了一句：“计程器，印度制造，速度非常非常地快！”

选自《特别关注》

“属镂宝剑”传奇

◇文/沈海清　图/段明



伍伯世仇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是伍子胥忌辰2420周年。眼看伍氏宗祠破败，伍氏族长伍一玄便筹集资金，准备重修宗祠。就在伍氏一族选定良辰吉日，祭祀先祖，准备开工动土的时候，桐溪对岸伯氏族长伯子煜找上门来了。

原来，伍氏要重修伍氏宗祠的消息早已传到桐溪北岸。伯氏一族有个族人名叫伯苑文，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因稍微懂一点儿风水皮毛，便以给人看风水为生。这会儿，他得知伍氏欲重修宗祠，便冒出一个鬼点子来，说伍氏祠堂“冲”了伯氏祠堂。因为伍氏祠堂的大门是朝北的，正好对着桐溪对岸伯氏祠堂的朝南大门，就是“犯冲”。于是，他串联伯姓族人告到族长伯子煜那里，要他出面找伍氏，一定要把伍氏祠堂的大门转向。

伍一玄一听伯子煜的来意，勃然大怒，道：“我们伍氏宗祠大门，自古以来就朝向北面！”

伯子煜知道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怏怏而回。伯氏一族眼看对岸伍氏一族动土开工，不由群情激愤，在伯苑文的撺掇下，纷纷抄起家伙，要到对岸找伍家人拼命。

伍氏一族早有准备，见伯氏一族携家伙过溪，伍一玄一声吆喝，乡民们便纷纷抄起家伙，列队迎战。

这么些年来，作为世仇的伍、伯两族，经常为了一点小事相互械斗，双方总要死伤一些人。每次械斗后，闹到官府，因伍氏先祖伍子胥是历来为百姓敬仰的英雄，而伯氏先祖伯嚭是历来为后人不齿的奸佞，所以官府都向着伍家，安抚伍氏一族，惩罚伯氏一族。

桐溪北的伯子煜当了伯氏族长后，因为生性懦弱，便努力约束族人，所以还没有发生过大的械斗。

正当伍氏和伯氏的乡民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候，闻讯赶来的伯子煜拦住了伯氏

族人，好歹把大家劝了回去。

伯氏一族回到桐溪北岸，都不肯罢休，伯苑文诘问伯子煜："你身为族长，为什么对伍氏如此畏惧？"

伯子煜道："当年，确实是我们伯家对不起伍家，所以由着伍氏把宗祠大门朝北，向着我们伯氏祠堂。既然两千多年都过来了，还是照旧吧。况且这么些年来，我们伯氏一族也是人丁兴旺！"见大家还怒气冲冲不肯罢休，伯子煜道："听我侄子伯龙说，日本人已经入关，国军节节败退，不知什么时候要祸害到我们这里呢，大家还是有所准备的好！"

嫁祸于人

第二年冬天，伍氏宗祠基本竣工，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又分兵南下，占领了崇德县城。

这天，伍一玄正在催促工匠加快雕塑先祖伍子胥像，侄子伍大山急匆匆来报信，说桐溪北的伯苑文领着一队日本人来到了桐溪南。

原来，日本人占领崇德县城后，游手好闲的伯苑文就进城投靠了日本人。驻守县城的日军宪兵队长是龟尾太郎少佐，凶狠残暴，无恶不作，因为人生地不熟，正需要地头蛇，于是，让伯苑文当了侦缉队长。伯苑文一当上日本人的"官"，狗仗人势，专门为日本兵带路，四处扫荡，残害乡民。

只见那伯苑文身穿一件黑皮绸衫，灯笼裤子腰带上插着一把二十响驳壳枪，甩搭甩搭在前面带路，后面十多个日本兵背着三八大盖，簇拥着一个矮个子军官，大皮靴踏着青石板路，耀武扬威地朝伍氏祠堂奔来。

伍一玄把这群日本兵挡在祠堂门外，喝问道："伯苑文，你带了日本人，想干什么？"

伯苑文点头哈腰地朝龟尾道："太君，他，就是伍一玄！"

龟尾哈哈笑道："好，好，你的就是伍先生！"他一见伍一玄身后大门上"伍氏宗祠"四个字，又哈哈笑道，"我的，知道中国的伍子胥，英雄大大的！我的，想祭祀一下大英雄！"

伍一玄冷冷地道："对不起，祠堂还没建好呢！"

"哎，祠堂没建好，关系的没有，我的瞻仰一下……"说着，便朝祠堂闯进去。

后面的伯苑文正要跟着进祠堂，猛听得伍一玄一声怒喝："站住！"

伯苑文吓得浑身一哆嗦。伍一玄道："伍氏一族历来有规矩，凡伯姓之人，不分老幼男女，一律不得进入伍氏宗祠！"

伯苑文脑袋一横，叫道："我是皇军的人！"

伍一玄冷笑道："就是皇帝的人也不能进！伍氏规矩，凡有伯姓之人擅入伍氏宗祠，一律截去双腿！"

伯苑文不由打了个冷颤。这时，龟尾道："伯先生，你的，在门外等着！"

地处桐溪南岸的伍氏宗祠气势宏伟，为前后三进的传统建筑格局，第一进为门厅，紧贴门墙的是戏台；第二进为享堂，是处理本族事务的场所；第三进为寝殿，是供奉伍子胥雕像和历代祖宗牌位的地方。

伍子胥像是伍一玄花重金从德清莫干山选来的一段香樟树身，身高七尺，金盔铜甲，白须飘逸，双目圆睁，威风凛凛，右手扣住腰带，左手半垂腰间，手呈握状，显然是握住一柄宝剑，因剑还没有安装，所以空着。

龟尾嘿嘿笑道："伍大英雄的，等宝像安置好了，在下一定要来烧一炷香，以表示对大英雄的一番敬意！我的，知道伍先生是伍子胥的后人，也是英雄大大的。大日本皇军，要请你的，出任崇德县维持会长，请伍先生的，不要推辞！"

伍一玄摇了摇头，道："伍氏有家训，'不仕官，忠报国，心为民！"



龟尾一双老鼠眼一瞪："怎么，你要推辞！"

伍一玄道："龟尾先生有所不知，我伍氏一族，自先祖伍子胥受陷害，含冤而亡，后世两千余年，一直以耕读传家，从不出仕！"

龟尾嘿嘿冷笑道："中国文化，在下也略懂一二。既是耕读，耕，是为生活，读，还不是为了出仕做官！"

伍一玄笑道："龟尾先生错了！耕，确是为生计，而读，不仅仅是为了出仕为官，对我伍氏一族来说，更是为了知义明理！"

龟尾心中大怒，暗暗骂道："八格牙路！"但还是装出一副笑脸，"你的，意思是不屑为我们大日本皇军做事？"

猛然，一个念头从伍一玄心头闪过，想，我何不向日本人推荐一个人，我既推脱了日本人的差事，又让那个人戴了镣铐！便笑道："龟尾先生，这样吧，我向你推荐一个人，一定能干好维持会长！"

龟尾太郎眼一瞪："不行，维持会长的，在当地威望大大的，一定要你伍先生！"

伍一玄笑道："龟尾先生别急。我推荐桐溪北的伯子煜。如果以后龟尾先生认为他干不好，再让我来干也可以啊！"

再嫁祸端

三天后，伯子煜果真出任崇德县维持会长。伍一玄得到消息，心里高兴，好你个伯子煜，果真和你的老祖宗一个样，是个卖国求荣的小人，如今一答应为日本人做差事，一辈子也得背上汉奸的骂名了！

这一天，伍一玄正在庭院里练剑，家人来报："老爷，那个日本人什么龟尾太郎，又来了！"

龟尾一进大院，哈哈笑道："伯子煜的，干维持会长，大大的好！伍先生，向皇军推荐人才，大大的好！"

伍一玄问道："今天龟尾先生到寒舍，不知还有什么事？"

龟尾一双老鼠眼一眨，道："伍先生，我的知道，你的手上，有一件宝贝！"

伍一玄笑道："龟尾先生，这么些年来，伍家家道中落，哪里还有什么宝贝？"

"嘿嘿，是一柄宝剑！"

伍一玄大吃一惊："宝剑？"

"对，对，一柄宝剑！"

伍一玄哈哈笑道："原来龟尾先生也喜欢宝剑。那柄剑，我刚刚在练习呢，不过，没龟尾先生说的那么宝贝！"便转身对伍大山道，"大山，把我的宝剑拿来！"

伍大山应了一声，进屋捧出一柄宝剑来，交给伍一玄。伍一玄接过剑，道："龟尾先生，一柄普通长剑，并不能算作宝贝啊！"

龟尾接过剑，长有三尺，用鲨鱼皮作鞘，抽出剑来，但见寒光闪耀，确是一柄好剑，但显然不是他要的那柄，便推剑还鞘，笑道："好剑，好剑，也当称宝剑。只是，在下要的那把剑，名为'属镂'，请伍先生不要吝啬，让在下一观！"

"你说的是那柄'属镂剑'？"

"是的，伍先生。当年，吴王赐伍子胥大英雄用属镂宝剑自刎，事后并没有把宝剑收回。越王灭掉吴国后，因敬佩伍子胥忠勇，也没有追查宝剑的下落。据我所知，这把宝剑，一直由伍家作为传家宝，一代一代往下传！"

伍一玄想不到这个小日本对他们伍家的这件传家宝知道得这么清楚，但如真的把这把宝剑交给了日本人，那自己的罪名可不亚于伯子煜当汉奸呢！因为当汉奸，只是毁了一个人一生的声誉，而把一件国宝交给日本人，那当真成了国家罪人！当下，他眉头一皱，笑道："龟尾先生，这把宝剑，当初确实在我伍家手上，但是……"

"怎么了？"龟尾追问。

"那还是十年前，端午节那天，伍氏家

族为纪念先祖，在大运河赛龙舟，等到晚上回来，才发现家里招了贼……有人趁着我家里没人，潜入后什么都没偷，就偷了这柄传家宝属镂剑！”

龟尾一双老鼠眼骨碌碌一转，问道：“是什么人偷的？”

“没人知道是谁偷了属镂宝剑，只是……”

“只是什么？请伍先生的快快说！”

“伍氏族人，都把这柄属镂宝剑敬若神灵，谁也不敢动此邪念！再说，端午节赛龙舟，我伍氏一族男女老少都去运河上观龙舟，只有桐溪北的伯氏一族才能乘虚而入！”

“八格牙路！”龟尾跳起身，怒骂道，“伯子煜的，良心大大的坏！”

伍一玄见状，故意道：“龟尾先生，所谓捉贼捉赃，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龟尾怒气冲冲地走了，伍一玄知道自己嫁祸于人的计划成功了，心中暗喜。

戏弄倭酋

转眼到了秋收时节，龟尾从虎啸乡搜集了一批粮食，派伯子煜押船运送到县城，谁知半道上被劫了。龟尾得知粮船被劫，正在“哄部”大发雷霆，伯苑文鬼魅一般闪进来，向龟尾报告：“太君，我一直跟着粮船，粮船是天花荡的游击队干的！不过……”

龟尾道：“说，吞吞吐吐的不要！”

伯苑文道：“是伯子煜勾结天花荡的游击队劫的粮船！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天花荡游击队的长官，是伯子煜的侄子伯龙和伯虎兄弟！”

龟尾咬牙切齿：“伯子煜，死啦死啦的！”

伯苑文点头哈腰地道：“太君，伯子煜，死啦死啦的。这个，这个维持会长，还有，这个，这个伯氏族长……是不是，让我，让我来……我的，对太君大大的忠心……”

龟尾太郎老鼠眼一眨，拍了拍伯苑文的肩，哈哈笑道：“伯先生，你的，对皇军大大的忠诚……不过，有一柄宝剑，在伯子煜手上，我的，要让他交出来，然后，再死啦死啦的。到时，维持会长的，伯氏族长的，统统的，给你！”

于是，龟尾把伯子煜叫到“哄部”，一双老鼠眼一瞪，道：“粮船被劫，你的死啦死啦的！”

伯子煜道：“龟尾队长，那天花荡的游击队，可是有枪的，我们押粮的，连根烧火棍也没有……早知道，皇军应该派大兵押运啊！”

龟尾冷笑道：“你的，两个侄子，都是抗日游击队的干活，还想抵赖？”

一旁的伯苑文也冷笑道：“伯子煜，你没想到吧，我一直跟着你们的粮船。这带头劫粮的，就是你的两个侄子伯龙和伯虎，你还想欺骗皇军？”

龟尾又是嘿嘿冷笑几声，道：“粮船被劫，皇军的暂且饶过你，但有一件宝贝，你的，必须要交给皇军！”

伯子煜问道：“宝贝，什么宝贝？”

“那柄属镂剑！十年前的端午节，就是你，偷了宝剑！”

伯子煜怔了一怔，道：“属镂剑，我知道，但不在我手里！”

“在谁的手里？”

“在一口井里！”

“井里？快快地，带皇军去捞！”于是，伯子煜在前面带路，龟尾带了一群日本兵来到桐溪南。伍姓一族的村民一听伯子煜带了日本鬼子到桐溪南来找属镂宝剑，便纷纷拿了铁耙锄头出来，要把这个汉奸伯子煜打死。龟尾大怒，叫道：“谁敢阻拦皇军找宝剑，统统死啦死啦的！”

伍一玄听到消息，连忙赶来，劝阻大家说：“大家都知道，十年前，我们伍氏的属

镂剑被盗，现在就让他们去找吧！”

伯子煜带着龟尾来到桐溪南岸的一口水井边，道：“宝剑就在这口井里！”

这时，围观的村民都哈哈笑了起来。

龟尾知道有诈，抽出军刀架在伯子煜的脖子上，吼道：“你的，说谎大大的！”

伯子煜道：“太君，你知道‘午时水洗眸，晚来若乌枭’吗？这是流传在这一带的一句谚语。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呢！”

原来，越国灭吴以后，伍、伯两族迁居桐溪两岸。这年，天气渐渐炎热起来，谁知天不作美，自从立夏过后，就没下一滴雨，眨眼一个多月过去，这一带的田地都干旱了，甚至连几条河也干涸得河底朝天，当地百姓熬不住炎热的暑气，很多人都病倒了。

这天夜里，伍氏族长做了一个梦，梦里伍子胥对他说：“纪目墩边找灵芝，灵芝边上是水源。”

第二天，伍氏的村民便在纪目墩寻找灵芝草，终于在一个土墩子边发现了灵芝，既有灵芝草，必有水源头！大家就在灵芝草旁边挖井寻找水源，但挖了一丈多深，还是没有水。这天夜里，伍氏族长又梦到了伍子胥，伍子胥又说了两句话：“若要清泉水，宝剑镇龙泉！”

第二天，伍氏族长就把属镂宝剑掷下井里，只见井中一阵汩汩水响，一股清泉冒了出来，而且井里的水特别清澈甘甜。传说每年端午节的正午，用井水洗眼睛，眼睛就像猫头鹰一般明亮，所以当地有句谚语：“午时水洗眸，晚来若乌枭。”

龟尾勃然大怒：“八格牙路，这是民间传说，怎么能当真！属镂宝剑，你的，交出来！”

伯子煜哈哈笑道：“龟尾，那把属镂宝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我把它藏得好好的，你休想得到！”

“八格牙路！你的，勾结游击队，劫我粮船，还敢戏弄皇军！”龟尾抽出军刀，一刀刺进伯子煜的胸部。

歼倭计划

龟尾走后，伍一玄连忙抱住伯子煜。伯子煜睁开眼睛，说：“兄弟，能让我进伍氏祠堂吗？”

伍一玄不解地问：“为什么？”

“我知道，按族规，伯姓人是不能踏进伍氏宗祠一步的，但我，我想看一看伍相国的雕像！”

伍一玄点了点头，把伯子煜抱进伍氏祠堂，把他放在伍子胥雕像前。好一会儿，伍一玄问道：“为什么，你承认偷了属镂剑？”

“因为我们伯家欠伍家的，”伯子煜说着，看一眼伍子胥的雕像，“其实，我知道，伍家的属镂剑并没有失窃……”

伍一玄一惊：“你怎么知道？”

伯子煜勉强笑了笑，道：“我……当然知道，因为，因为……”伯子煜说着，一把抓住伍一玄的手，“兄弟，我……要走了……以后，会，会有人来找你，请你，一定要帮助他们……”

三天后的一个半夜，伍一玄卧室的窗户被人轻轻敲响。

来人是伯子煜的侄子，天花荡抗日游击队的大队长伯龙。原来，伯龙和伯虎几年前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日本人占领这一带后，兄弟两人受中共地下党委派，以天花荡为根据地，成立了抗日游击队。为了了解敌人的内部情况，他们正愁没办法打入日本鬼子内部，后来，龟尾太郎要伍一玄当维持会长，伍一玄却推荐了伯子煜。于是，伯子煜和伯龙商量，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决定顺水推舟，将计就计，让伯子煜当了日本鬼子的维持会长。

听了伯龙的叙述，伍一玄暗暗后悔：“我，我错怪了子煜兄弟！”伍一玄又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伯子煜要承认偷了属镂剑？”

伯龙告诉伍一玄，伯子煜去虎啸一带征粮，龟尾派了伯苑文暗中跟踪，所以他们劫持粮船，都被伯苑文发现了。因为龟尾以为那柄“属镂剑”在伯子煜手上，所以没有当场发作，而是想让伯子煜把那柄“属镂剑”交出来。

原来是这样。伍一玄问道：“我能为抗日游击队做些什么？”

伯龙道：“我们得到情报，龟尾知道桐溪北是我们抗日游击队的联络点，还有好些伯家子弟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们在三天后要袭击桐溪北，屠杀村里的抗日家属。到时，我们将在桐溪北三面设下埋伏，留下桐溪一面。龟尾遭袭后，一定会渡过桐溪，撤退到你们桐溪南村，到时……”

伍一玄拳头一挥，道：“到时，我组织村民配合你们，把这些日本鬼子全部消灭掉！”

“属镂”诛凶

三天后，龟尾果然由伯苑文带路，带兵偷袭桐溪北。刚一进村，就进入了抗日游击队的包围圈，游击队三面攻击，大部分鬼子兵被消灭，龟尾太郎见进退无路，急得“哇哇”乱叫，他一把揪住狗一般跟在他屁股后面的伯苑文，吼道：“你的，良心大大的坏，把皇军带进游击队的包围圈！”

伯苑文吓得魂不附体：“太君，我对太君忠心耿耿，还等着太君让我当维持会长，当伯氏族长呢……”

龟尾老鼠眼一眨：“你的，熟悉这里的地形，快快地，找路突围……”

伯苑文道：“太君，桐溪水不深，太君可以涉水过溪，到桐溪南……”

龟尾带着几个残余的鬼子兵，刚涉过桐溪，就被埋伏在岸边的村民迎头一阵痛打，伯苑文浑身湿漉漉的像只落水狗，刚爬上岸，就被几个村民一顿铁耙锄头，做着春秋大梦见了阎王。

大家清点鬼子兵尸体，却不见龟尾。这时，有人来报告，龟尾逃进了伍氏祠堂。伯龙一听，急了：“这可怎么办？我们伯姓的人是不能进伍氏祠堂的！”

伍一玄道：“大家别急，让我进去看看！”

伍一玄进了宗祠，发现龟尾果然躲在寝殿，像只被关进笼子的恶狼，一见有人进来，连忙躲到了伍子胥雕像后面。他看清来人是伍一玄，才定下神来，强装笑脸，道：“伍先生，我的知道，伯姓人是不能进伍氏宗祠的，我的安全，大大的！”

伍一玄冷笑一声：“龟尾先生，我们伍氏宗祠的规矩得改改了！从今天开始，凡入侵者和禽兽进入伍氏宗祠，杀无赦！”

“八格！”龟尾大吃一惊，抽出军刀，“你的敢杀皇军？”

伍一玄又是冷笑一声：“我伍氏一族，虽有家训‘不仕官’，但‘忠报国，心为民’仍要铭记于心！如今小日本侵我中华，杀我百姓，无恶不作，禽兽不如，今天，我就送你回东洋老家！”

龟尾气急败坏：“我的知道，你们桐溪南的人都练武，但如今你的，双手空空，我的，有军刀在手……”

“住口！”伍一玄怒喝一声，“在伍相国面前，你敢放肆！”

“嘿嘿，伍相国的，一段木雕，能奈我，奈我何？”

伍一玄冷笑一声，猛地转身，一伸手，抽出了伍子胥雕像左手那把宝剑，哈哈笑道：“龟尾，你没想到吧，你费尽心机想抢夺的那柄属镂剑，就在伍相国手上！”

原来，伍一玄知道，龟尾占领崇德县城后，专门抢掠一些珍宝，自从那次龟尾问起那柄属镂剑，就知道这个小鬼子已经在觊觎这柄祖传的宝剑了，虽然他当时急中生智，嫁祸于伯子煜，但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

他趁着伍氏宗祠重雕伍子胥像，在属镂宝剑外面套上木制剑鞘，然后把宝剑“握”在伍子胥的左手里。

一见寒光闪闪的属镂宝剑，龟尾的一双老鼠眼马上就红了，他哇地一声叫：“属镂宝剑，是属于大日本皇军的！”说着挥起军刀朝伍一玄劈来。

伍一玄知道龟尾的军刀沉重，一闪身，避过刀锋，随手回了一招“青龙探海”，剑锋直刺龟尾面门。

龟尾见宝剑刺到眼前，吓得冷汗直冒，蹬蹬蹬连退三步，躲过剑锋，便要反扑。伍一玄哪能容他反扑逞凶，一声大吼，凌空跃起，手中宝剑变刺为砍，当头朝龟尾的脑袋劈下。

龟尾想不到伍一玄竟然化剑为刀，见宝剑当头劈到，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地举起军刀招架，只听得“嚓”一声，龟尾的军刀被属镂宝剑截为两段。随着宝剑的下劈压力，龟尾滚倒在地，被伍一玄一脚踏住，属镂剑“唰”地刺进龟尾的胸膛，龟尾一声哀嚎，污血四溅，一命呜呼。

“好！”聚在伍氏宗祠大门外的人群，看到这痛快的一场决斗，发出了一阵叫好声。

伍一玄哈哈大笑，道：“请大家进祠堂吧！”

伯虎笑道：“伍先生，我们伯姓人可不敢进伍氏宗祠啊！”

伍一玄正色道：“两千多年前，吴越相争，那是我们中国的家事，如今，中华一统，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为了抵御倭寇，我们伍氏一族的规矩改了！”

“好，好！”伍、伯两族的人群发出一阵欢呼。

伍一玄神采奕奕，大声喊道：“龟尾被诛，小鬼子肯定不会罢休，请大家进祠堂享殿商议抵御大事！”

选自《上海故事》2019.9

母亲不是好骗的

◇编译/邓笛

母亲从乡下去看在城市工作的儿子库默。

库默刚工作，经济不宽裕，与人合租了一套公寓。但合租室友是一个女孩，名字叫莎妮。当然，母亲急于知道库默和莎妮的关系是否仅是合租屋的异性室友。

一起吃饭的时候，母亲暗中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寻找蛛丝马迹。库默看出了母亲的企图，说：“妈妈，您别疑神疑鬼，我和莎妮确实只是普通的室友。”

母亲回乡后的第三天，莎妮对库默说：“我不想说你母亲的坏话，但是我要告诉你，自从你的母亲离开后，我那个小银罐就不见了。”



库默知道莎妮不会乱说，但是他同样也知道，母亲绝对不会偷别人东西。他思来想去，还是给母亲发了一条短信：“妈妈，有件事情，我知道说了不合适，不说也不合适。事情是这样的，自从您离开我们这儿之后，莎妮的小银罐就不见了。您见过那个东西吗？”

母亲很快回了一条短信：“儿子，有件事情，我知道说了不合适，不说也不合适。事情是这样的，我在离开你那儿之前，将你说的那个小银罐放在了莎妮的枕头下面，如果这两天她睡在自己床上的话，不会不知道的。”

选自《中年读者》



抢蝎子

◇文/刘建平　图/段明

老孟家住内蒙古嘎查草场。这晚天刚擦黑，老孟就出了门，他的腰间挂着一个装满锯末的罐头瓶，左手攥着一个手电筒，右手捏着两根木棍——这些都是捉蝎子的装备。年轻时，老孟曾是名震一方的抓蝎能手，人称“蝎子王”，后来他忽然金盆洗手，不干了。时隔多年，老孟怎么又去捉蝎子了？原来，他的外孙快放暑假了，要回草场住一段时间。小孩在电话里吵着要看蝎子，老孟上了心，打算捉两只小蝎子给外孙养着玩，等他回学校，再放回草场。

村外，是一望无垠的嘎查草场，夏夜八点钟以后到凌晨三点之间，正是蝎子出穴觅食的好时机。

老孟在草场中走了一段，悄悄蹲下，他竖起耳朵听“沙沙”声，那是蝎子正在爬行。老孟瞅准方位，猛地用手电筒灯柱照过去，右手用两根木棍精准地夹住了蝎子尾巴，一开瓶盖，轻轻地把蝎子扔进去，蝎子受惊，瞬间钻到锯末底下去了。

不一会儿，老孟抓了几只小蝎子，嘴里嘟囔道：“差不多了。”

老孟扭头往回走，突然发觉远处来回晃着不少蓝色灯光。老孟心里“咯噔”一下：大晚上在草场里晃，莫不是在抓蝎子？他往那边跑过去，到了跟前，果然看到一群低头抓蝎子的人。

那些人一手提着捕蝎灯，一手拿着长镊子。捕蝎灯的紫外线光束照在地上，地上的蝎子马上发出了晶莹的亮光。蝎子体内有一种感光物质，在紫外线照射下能发出绿色荧光，捕蝎灯利用这一原理，让蝎子无处遁形。

不管是三四厘米长的成年蝎子，还是一二厘米长的幼蝎，那些人见一只捏一只，大小通吃。再看他们腰上别着的瓶子，里面什么也没放，蝎子在瓶内挤作一团，相互斗得不可开交，场

面惨烈。

老孟喝道：“你们是哪个村的，怎么跑到我们的草场上抓蝎子？”

一个敦实的年轻人走过来，扬了扬手中的捕蝎灯：“哟，这不是‘蝎子王’孟伯伯嘛，是我，东子。您怎么也出来了？”

老孟眉头一皱，说：“东子，你不是去宁夏打工了吗？”

东子“哼”了一声，轻蔑地说：“打工能挣几个钱？还是抓野生蝎子来钱快……”

原来头几年，东子在宁夏发现野生蝎子不但入药珍贵，而且逐渐成为高档餐馆的名贵佳肴。于是，东子就学别人，组织了一伙人进贺兰山抓蝎子，抓了几年抓不着了，他就一路转战，进入草原开始抓草场蝎子。今年夏天到了老家嘎查草场，发现这里的野生蝎子基本没人动，他大喜过望，来不及回村，组织人手立马过来了。

东子兴奋地说：“您是当年村里的蝎子王，我还想跟您请教怎么提高抓蝎子的效率呢！”

老孟明白了，他声音提高八度，说：“东子，赶紧让你的人停手，不要再抓了。”

东子一愣，问：“我们从贺兰山一路抓来，从没人阻挡过我们。到了家门口却不让抓，为什么？谁立的规矩？”

老孟说：“这是村里多年前立的规矩，你那时候小，不知道……”

东子一眼扫到老孟腰上的瓶子，不乐意了，立马打断说：“呵，你看看，你腰上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你不也偷抓吗？怕我们跟你抢生意啊？你是长辈，按说不应驳你，但是你要断我财路，我可不答应。当年你抓蝎子当了蝎子王，名利双收，不指导后辈也就罢了，我们现在自己努力挣钱也不行吗？”

东子咄咄逼人，老孟被呛得说不出话，气哼哼地扭头走了。

老孟回到家，把罐头瓶往桌上一放，气呼呼地说：“咱村的东子回来了，领了一帮人在嘎查草场抓蝎子。看那势头，不抓光蝎子不罢休。”

媳妇白了老孟一眼，说：“你是不知道，现在野生蝎子已经五六百块钱一斤，成了抢手货……”

老孟一拍脑壳，刺溜坐起来说：“对，抢，我要跟他们抢蝎子！”

第二天一早，老孟转了几户人家，发动当年抓蝎子时自己的老部下，如此这般一说，十多个人立马呼应，翻出瓶瓶罐罐，准备大干一场。

到了晚上，老孟带人走进嘎查草场，在离东子一帮人不远处，点起十几盏油灯，围了一大圈。老孟一声令下，大家把手里的油灯转了起来。过了片刻，只听见“沙沙沙”的声音响作一片，附近的蝎子都跑到油灯围成的圈里去了。老孟又是一声令下，油灯灭、手电亮，大家各拿一双长柄筷子，“嗖嗖嗖”地夹了起来，手法快准稳，大小蝎子通通被放进腰间的罐子里去了。蝎子一进罐子，统统蛰伏到锯末底下，不动了。

东子眼看着老孟油灯一点，蝎子从自个儿脚底下发狂似的奔向老孟，好比小孩子看到了亲妈，连那些被笼罩在紫外线下发呆的蝎子，也打了鸡血似的蹦起来跑走了。这帮人看了个目瞪口呆。

东子不干了，跑过去一把揪住老孟的衣服，说：“现在，你要么退出这片草场，要么加入我的队伍。给个话，赶紧的！”

老孟梗着脖子说：“在外待了些年，别的没学会，倒让你学会了耍狠？告诉你，嘎查草场的一草一木，包括这些蝎子，关系着一方百姓的性命，谁动我都不答应！”

东子一把推倒老孟，招呼道：“兄弟们，抄家伙，给我教训教训他们！”

两边正要动手，突然十几辆联合执法车开进草场，一声“住手”，从车上跳下来二十多名警察和草原管

护员，他们走近看了看，把两拨人都带到村里去审查。

很快有了结论，老孟和村里人拿着自己的东西回家，东子被拘留并罚款，手下人经批评教育后解散，车辆收缴，抓蝎子工具就地销毁。

东子大声抗议："同样是抓蝎子，以前老孟怎么一点儿事儿没有？不公平！"

一名草原管护员上前说："你想知道为什么？我给你说说……"

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刚起步，村民们不满足于养牛养羊带来的收益，都想挣些外快，眼睛瞄上了草场上的野生蝎子。蝎子作为药材颇为抢手，忙活几夜抓上百十只蝎子就能来几块钱收入，颇为可观。于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对草场开展地毯式搜捕，两三年之后，竟让野生蝎子绝迹了。谁也没料到，之后草场连年发生蝗虫、蚊蝇灾害，最后连草根都没留下多少，牛羊成批饿死，老百姓损失不知道有多大。后来专家研究发现，草场上的野生蝎子是食物链中重要的一环，一只蝎子一年可以吃掉一万只蝗虫。没有了蝎子，脆弱的草原生态立马遭到严重破坏，最终受害的还是当地的居民。这时候，大家才回过味来，原来野生蝎子不能过度捕抓，贪小便宜是要吃大亏的。后来，草场引入了别处的蝎子，过了好几年，这里的生态才慢慢恢复。

老孟那时正年轻，抓蝎子最起劲，最后还有了蝎子王的称号，但是草场生态突然紊乱，他家牛羊损失惨重，老孟的爹急火攻心，在忧愤中离世。这让老孟十分愧疚，从此他不再抓蝎子，而且，遇见别人抓蝎子，他也千方百计地阻止。

这回，老孟发现东子带人抓蝎子，没能及时制止，正着急上火，跟媳妇对话时突然想到了用老办法"抢蝎子"的主意。老孟组织人手进入草场，点燃香油灯，这种香油灯里混入了秘制香料，气味独特。他们摆出了油灯阵，让那些不想出巢觅食的蝎子忍不住跑出来。老孟将蝎子吸引到油灯阵中后抓走，让东子抓不到蝎子，准备等东子离开草场，再将蝎子放回草场。在锯末中，蝎子不会相互打架，放上十天半月都不会有损伤。像东子那样抓蝎子，全然不顾蝎子的死活，最后会死不少蝎子。

东子听完沉默了，过了许久才说："我愿意接受处罚……"

选自《故事会》2019.8上

倾盆暴雨开始摧残整个小镇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1点了。高林顾不上穿衣服，光着膀子就从家里跑出来，骑着一辆摩托车赶往镇东头的窑厂，他心急火燎，因为窑厂附近的深坑里还住着近50名工人。

已经劳累了一整天，他们肯定睡得很死，若是没有人通知他们，说不定会有危险。想到这里，高林又加大了油门。

穿过一片黑黢黢的小树林，再越过白水桥，就到窑厂了。高林恨不得一下子飞到窑厂去，就在高林急匆匆地驶到小树林中央的时候，路边的草丛里传来了一阵呻吟声。

高林慌忙来了个急刹车，下车一看，原来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大妈，坐在草丛里哭泣。

老大妈说，她是天刚黑的时候从闺女家里出来的，哪知道走到这片小树林竟然迷了路，在小树林里转悠了两三个小时也没有走出去，正想着如何走出小树林的时候，天突然下起了暴雨，慌乱中，又扭伤了脚，所以无助地坐在草丛里哭泣。

高林问了老大妈家的住址，并把她背上摩托车，一溜烟儿就把老大妈送到了家，老大妈感动得眼泪汪

接力救人

◇文／李丹崖　图／段明



汪，见留不住高林，赶忙从柜子里取出了一件雨衣，说：“娃，这雨大得很，穿上它吧，别着凉了。”

盛情难却，高林只得穿上雨衣，然后消失在雨幕里。他从老大妈家里出来，仅用了10分钟就穿过了小树林，前面就是白水桥，一听到白水桥下的水声，高林就怕了，这么大的水声，水势一定不小。

谁知，高林刚刚走到桥中央的时候，只听见“咔嚓”一声，桥从中间断开了，高林连人带车瞬间跌下桥去！

就在高林做好最坏打算的时候，就听到“哧啦”一声，高林所穿的雨衣的帽子恰巧被断裂的钢筋挂住了，半截桥身旋即落入河心，而高林则被悬在半截没有坍塌的桥墩上，生命岌岌可危。高林深知，如不尽快找到逃生办法，自己75公斤的体重，那件雨衣肯定撑不了多久。高林用脚勾住了身后已经剥落了水泥的桥墩，又伸手抓住了桥墩上的半截钢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来。

暴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相反，还来得更加凶猛。

高林出了一身冷汗，白水桥是连接镇西和镇东的交通要道，夜间过往车辆也甚密，若是有不知情的司机鲁莽地照旧开过去，伤亡肯定会直线上升。

想到这里，高林暗暗下了决心，反正也过不到对岸通知自己的工人了，干脆留下来把守在桥上，给来往的车辆一个提醒。

这时候，突然从河西的公路上开过来一辆大货车，车速非常快。高林慌忙脱下雨衣，站在路中央，一边叫喊，一边挥动手中的雨衣，希望车辆停下来。

货车“嘎吱”一声停了下来，司机开口就骂：“赶紧让开，别在这里拦路！”

看到货车司机出言不逊，高林并没有恼火，而是喊破了喉咙说：“桥塌了，千万别往前走了，要出人命的！”

货车司机慌忙下车查看，一看不当紧，吓得魂飞魄散，桥中央果真坍塌了近两个桥墩的距离。

货车司机慌忙磕头作揖地道歉，并千恩万谢。

高林说：“你也别谢我了，我们联手做一件事情吧，我们过不到河对岸去，万一那边来了车，肯定还会有危险，你赶紧开亮车灯，鸣笛示警，以防对面的车辆开过来。”

货车司机连忙点头附和，仅仅是闪灯、鸣笛，高林还不放心，还扯破了喉咙向对岸呼喊：“桥塌了，千万别过来！桥塌了，千万别过来！”

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钟，高林在桥西头喊了整整几个小时，高林的喊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许多人赶过来，加入到了高林的队伍当中。

天明以后，警察和消防官兵赶到了现场，这时候，高林等人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说起话来，声音还没有蚊虫高。

窑厂那边也逐渐传来了消息，由于发现及时，工人们及时从临时住宿的深坑里转移了出来，没有一人伤亡。

由于高林的努力，白水桥的坍塌没有造成一人死伤。

高林的事迹惊动了媒体，当记者把话筒对准高林时，高林只说了一句话：“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感谢那晚小树林里遇见的那位老大妈，她是路边假装迷路的菩萨，不光给了我一件救命雨衣，这雨衣还救了想在那晚经过白水桥的所有人！”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狼侠

◇文/任宏伟　图/黄胜

一

这天正午，文兴县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一顶大花轿，令人诧异的是，抬轿的四个轿夫居然都蒙着面。在花轿前面领路的同样是个身穿新郎服骑马的蒙面人，此人边走还边不住地朝过往行人身上瞄来瞄去。

当五个蒙面人行至一家客栈门前时，骑马的蒙面人突然腾空而起飞到了一个刚从客栈里出来的妙龄女子身边。不等女子反应过来，蒙面人已点中了女子的穴位，紧接着蒙面人就把女子抛进了轿中，然后飞身上马拨转马头快速地离去了。

很快就从客栈里出来几个壮汉手持棍棒去追那顶轿子，怎奈那顶轿子行动如飞，没过太大工夫，轿子就消失在了壮



汉们的视线之外。

又过了一会儿，轿子就行到了县城郊外的一处偏僻路段上，四个轿夫似乎都有些累了，于是他们就跟骑马的蒙面人打了声招呼后放慢了脚步朝前走去。五个蒙面人缓步而行没走多远，突然从路旁的草丛里蹿出了八只狼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骑马的蒙面人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摸出三支飞镖猛一挥手，三支飞镖就仿佛长了眼睛一般朝着三头体形硕大的狼的咽喉处飞去。眼看飞镖就要射中那三只狼了，那三只狼竟都身子一侧头一偏，在让过飞镖的尖刃后再猛一张口就把飞镖都叼在了口中。

就在五个蒙面人对狼们的接镖神技惊愕不已时，狼们已冲到了他们身边发起了攻击。五个蒙面人慌忙拔出了腰间的佩刀与狼们展开了搏斗。让五个蒙面人万分惊讶的是，那些狼不但能接镖，还擅长躲刀，斗着斗着有三个轿夫稍不留心就被狼扑倒在地后咬断喉咙命赴黄泉了。

骑马的蒙面人见势不妙，双脚一点马镫就飞离了马身，打算凭借高超的轻功逃走。突然从草丛里飞出一个头戴狼头面具的人，几个起落后追上骑马的蒙面人，挥手一刀就砍下了蒙面人的头。

戴狼头面具的人把斩下来的人头提到唯一还活着的轿夫身边：“回去告诉阎麻子，就说我狼侠又重出江湖了。”

待那个轿夫提着人头走远后，狼侠才掀开了轿帘帮轿中的女子解开了穴道。当轿中女子看到头戴狼头面具的狼侠及狼侠身后那八只目露凶光的狼后，不禁被吓得面如土色险些晕过去。

狼侠怔了一下：“姑娘不必害怕，趁着天色尚明，姑娘还是早些回家吧！”

说罢此话后，狼侠就仰天一声长啸，带着八只狼离去了。

女子在轿中呆坐了半天，见狼侠已走得连影子都看不见了，她才敢下了轿朝家的方向走去。

二

那个轿夫提着颗人头一边朝前走，一边琢磨着回到黑虎山该如何向山大王阎麻子交待。轿夫手中提着的，正是阎麻子长子阎文豹的人头。当日早上，阎文豹本打算和一个昨夜才抢上山的少女成亲，却没想到性烈如火的少女竟在半夜里就咬舌自尽了。阎文豹一怒之下就带了四个轻功上佳的轿夫下了山，打算冒险到城里抢个女人上山成亲。

不知不觉那个轿夫就回到了黑虎山上，他把阎文豹的人头恭恭敬敬地交给阎麻子后，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阎麻子说了出来。

当阎麻子得知是狼侠杀了自己的长子，不禁怔在当地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二十年前，武林中曾出了个头戴狼头面具到处行侠仗义自称狼侠的少年。江湖中的十多个恶人恨透了处处与他们作对的狼侠，经过密谋，他们在阎麻子的带领下突然袭击了正在一家客栈里休息的狼侠。狼侠虽凭着惊人的武艺杀退了众恶人，但他也因受伤过重，只好藏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养伤去了。

狼侠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两年多，突然有一天阎麻子得知狼侠藏到了北方草原上，并与当地的一个姑娘成了婚。阎麻子生怕狼侠彻底伤愈后找他复仇，于是他就又带领着十几个恶人星夜兼程地赶到了草原上包围了狼侠与妻子所住的蒙古包。

经过一场激战，狼侠终因寡不敌众死在了众恶人手中。见一伙来历不明的人突然杀了自己的丈夫，悲愤交加的狼侠妻子就指着阎麻子破口大骂了起来，阎麻子被骂得恼羞成怒，手起刀落把狼侠的妻子也杀了。

当阎麻子从回忆中回到现实中后，他就咬牙切齿地指天发誓定要找到狼侠，将狼侠碎尸万段，随后他就派出两个探子下山去打探狼侠的行踪。

然而一连数日过去，阎麻子虽派出了数批探子外出打探消息，但也没能查到狼侠的下落。

这天早上，突然有探子来报，有个商队正朝着黑虎山行来。当阎麻子得知对方只不过是个只有六辆马车，连主带仆也不过八个人的小商队，他就派了次子阎武豹带领一小队喽啰下山去劫货。

阎武豹与喽啰们潜伏在商队必经之路的两边等了大半天，商队才进了他们的埋伏圈。一声炮响过后，阎武豹就率领着喽啰们把商队包围了。

一个商人打扮的小伙子慌忙跑到阎武豹身边作了个揖：“小人做的是小本买卖，还请好汉爷高抬贵手放小人过去吧！”边说着话，小伙子边把一锭银子递到阎武豹手中。

阎武豹收了银子突然把刀架在了小伙子的脖子上：“人可以过去，车马东西就还是留下来让爷替你保管吧！”

显然小伙子被吓坏了，他指着一辆车上的一个大箱子结结巴巴地哀求阎武豹：“其他东西就算小人孝敬好汉爷了，只是这个箱子里的东西都是家父的遗物，还求好汉爷让我把它带走吧！”

阎武豹一声冷哼就走到那个箱子边好奇地亲手打开了箱子，箱子刚一开启，突然从里面跃出了一头狼，出其不意地把阎武豹扑倒在地，一口咬断了阎武豹的脖子。不等阎武豹身边的几个喽啰反应过来，那头狼又快如闪电似的相继咬断了几个喽啰的脖子。

那个小伙子也没闲着，只见他连出数掌就把围在他身边的几个喽啰都打倒了。

转瞬之间就有十几个山贼倒在地上非死即伤，其他山贼们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互相也不通知一声就都朝着山上没命地逃。

当喽啰们上气不接下气地逃回山上后，这才把阎武豹被狼咬死的事对阎麻子说了出来。

正与军师刘尔程下棋的阎麻子闻讯后愤怒地掀翻棋盘，拔出腰间的佩刀一连砍

倒了三个喽啰，然后他怒吼着下令山上所有的山贼都跟他下山去替阎武豹报仇。

阎麻子率领着所有山贼浩浩荡荡地来到山下后，他除了看到十几具横七竖八的尸体外哪还有商队的影子？

阎麻子一怒之下就命令所有山贼兵分四路去追击商队。山贼们得令后刚想按照阎麻子的吩咐分头行动，刘尔程突然走到阎麻子身边阻拦道："大王，千万不能分兵去追击商队呀！"

阎麻子恼怒地瞪了一眼刘尔程："为什么？"

刘尔程四处瞅了瞅这才对阎麻子说："我担心那个狼侠是官府派来的。如果大王兵分四路去追击商队，正好上了官府的当；如果官府突然派兵偷袭山寨，山寨就岌岌可危了！"

虽然刘尔程说得很有道理，不过余怒未消的阎麻子还是心有不甘地质问刘尔程："难道杀子仇人还未走远，我就这样放走他吗？"

刘尔程朝着阎麻子鞠了个躬："大王不过五十出头，留得青山在难道还怕没柴烧吗？"

阎麻子明白刘尔程这句话既有劝他以山寨为重，又有他还可再生儿子的双重含义。于是他长叹了一声，命令四个小头目各带二十个小喽啰分头去追击商队。

阎麻子回到山上没多久，四个小头目就都回来禀报说，商队似乎已逃出了黑虎山。其实那四个头目去追击商队也不过是在敷衍了事，四个头目带领着手下的喽啰一走出阎麻子的视线，就都各找了个地方休息，过了一会儿后回来了。

三

自从两个儿子相继被狼侠杀掉后，阎麻子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要替儿子报仇。这天，瞅着阎麻子悲痛欲绝的神情，刘尔程就主动请命要求下山去调查狼侠的下落与来历。

阎麻子十分信任刘尔程，于是他交给刘尔程五千两银子，让刘尔程下山了。

大约两个月后，化装成算命先生的刘尔程就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山上。他刚一回到山上就告诉阎麻子他已打听到了狼侠的来历。

据刘尔程说，狼侠跟官府并无牵连，狼侠只不过就是出生在北方草原上的一个穷小子。

听了刘尔程的话，阎麻子才长长地舒了口气，不过刘尔程接下来的话却把阎麻子惊出了一身冷汗。

据刘尔程说，杀死阎氏兄弟的这个狼侠很可能就是二十年前那个狼侠的转世之人。大约十九年前，在北方草原的一户牧民家中降生了一个男婴，令人称奇的是，这个男婴刚一出生就会说话。当地牧民十分好奇，就纷纷带着礼物去看男婴。牧民中也有不少人懂汉语，男婴就把他曾以狼侠的身份闯荡江湖的事说了出来。男婴长大后在许多方面与众不同，无人教他武功他却天生就会。他不喜欢与同龄伙伴玩耍却经常带着八只草原狼在草原上游荡；也不知在哪一天，他还专门做了个狼头面具套在头上在草原上到处打抱不平。

阎麻子目瞪口呆地听罢刘尔程的讲述后，沉思了一会儿，突然冷哼一声："杀子之仇不能不报，你先在山寨里休息几天，过几天再辛苦一趟，陪我去找那小子算账。"

刘尔程点了点头："大王亲自出马定能取了那小子的'狼头'！在半路上我还专程拜访了一个法术高强的道士，道士告诉我只有黑狗血才能令那小子魂飞魄散，因此还请大王去时多备些黑狗血方可永绝后患！"

阎麻子用赞赏的眼光看了看刘尔程："还是军师想得周到。"

四

大约三个月后，阎麻子约了十多个江湖上的朋友，又从山寨中精挑细选了二十多个武艺高强的山贼，然后他就带领着这些人奔赴草原去找狼侠报仇去了。为了这

次远征，阎麻子也下了大本钱，因为要对付狼侠，他还专门派人花大价钱从草原上买来了三十多匹经常跟狼打交道的马。

阎麻子惯于夜间偷袭，但他深知狼侠养的那八只狼更擅长夜战，于是他就打算在白天对狼侠进行突然袭击。在刘尔程的引领下，这天上午阎麻子就带人把正在草原上放羊的狼侠包围了。

眼瞅着山贼们围成的包围圈已是越来越小，狼侠的神色却是一点也不显得紧张，突然狼侠趴在地上后就学着狼的样子仰天发出了数声狼嚎，围在他身边的那八匹狼就也随声附和地跟着嚎叫了起来。

一件让阎麻子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突然他听见远远近近都传来了狼嚎声。仅仅过了一会儿，山贼们就发现他们被二百多只狼包围了。虽然山贼们的马都跟狼打过交道，但一下子面对如此多的狼，马儿们还是被吓得四散奔逃了起来。

山贼们本就骑术不精，对于这些已经受惊了的马他们更是不知该如何控制，慌乱之下有的山贼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等那些摔落在地的山贼站起身来，他们就被围拢上来的狼咬断了喉咙。

毕竟阎麻子经多见广，他一边努力地控制着已受惊了的马，一边四处张望。突然，他看见了草原上的几棵大树，就冲众山贼喊道："弟兄们赶快弃马，随我上树！"

山贼们听到阎麻子的喊声，纷纷跃下马背施展起轻功朝着那几棵大树飞去。眼看有两个山贼已飞到了树前就要上树了，突然狼侠捡起两块石子猛一挥手，准确无误地把两个身在半空中的山贼都击落在地。

狼侠似乎已找到了制胜的法宝，于是他就一枚接一枚地朝着山贼们发射石子，不一会儿的工夫，山贼中除了擅长接镖的阎麻子与幸运无比的刘尔程顺利地上了树外，其他山贼都命赴黄泉了。

阎麻子上树后慌忙解开了他手中提着的一个大包袱，包袱里不仅装有头盔，还有一套钢铁锁子甲。随身携带盔甲，一直都是阎麻子这只老狐狸的习惯。

阎麻子手脚十分利索地把盔甲穿戴好后对刘尔程说："你先在树上保护好自己，待我下去杀了那个狼崽子后就来救你。"

阎麻子一声怒吼过后就手举大刀跳到了树下，他刚一落地就有十几只狼朝他扑了过来。因有铠甲护身，阎麻子已无后顾之忧，只见他手中的那把刀时而上下翻飞，时而左砍右削，不一会儿的工夫那十几只狼就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

看到转眼之间就有十几只狼惨死在了阎麻子的刀下，狼侠急了，他慌忙又仰天发出了几声狼嚎后，群狼才停止了进攻，远远地围住阎麻子等待着狼侠的命令。

见狼们都已退远了，阎麻子几个起落后就来到了狼侠的身边，然后他就挥舞着大刀向狼侠发起了疾风骤雨般的进攻。狼侠仓促应战，然而几个回合不到，他手中的那把刀就被阎麻子的宝刀削成了两段。狼侠无奈，只得凭借着绝佳的轻功左躲右闪，上跳下窜疲于奔命地躲避着阎麻子的进攻。

纵使狼侠轻功不错，但他也知久战下去难免稍有闪失就可能成了阎麻子的刀下之鬼。在此危急时刻，刘尔程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一边抛向狼侠，一边对狼侠说道："侄儿，接着！"

刘尔程的话音刚落，狼侠就灵巧地躲过了阎麻子的一刀，一伸手接住了刘尔程抛给他的匕首。

手中有了匕首的狼侠一下子有了信心，他一边巧妙地躲避着阎麻子的进攻，一边寻找着机会向阎麻子发起反攻。机会终于来了，只见狼侠突然速度奇快地绕到阎麻子身后，然后他出手奇快地一下子把匕首插在了阎麻子的后背上。

顷刻之间阎麻子的后背就被鲜血染红了。

五

狼侠走到阎麻子尸体旁

瞅了瞅，在确认阎麻子确实死了后，他就又仰天发出了几声狼嚎。包括那八只狼在内的所有狼，听到他的嚎叫后，就都四散离去了。

见狼们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刘尔程才从树上一跃而下跑到狼侠面前，抱住他大哭了起来。

刘尔程之所以在千钧一发之际肯出手帮狼侠也是有原因的。刘尔程与当年的狼侠不但相识，且两人还因志趣相投结成了异姓兄弟。

二十年前，当刘尔程得知狼侠被阎麻子带人杀死后，他就匆匆忙忙地赶到草原，想知道狼侠唯一的儿子是否还活在人世。狼侠在草原上与妻子生有一子。

当刘尔程赶到草原后，他仅见到了狼侠夫妇的尸体，至于狼侠儿子却不知所踪了。其实就在阎麻子带人到来那天，狼侠的妻子因担心刚出生八个月的儿子受到伤害，她把正在熟睡中的儿子藏到了一大捆牧草的下面。狼侠夫妇遇害后，恰巧有一头母狼从敞开的蒙古包门进到包内搜寻食物，它发现婴儿后就把婴儿叼走了。

刘尔程在当地牧民的帮助下安葬了狼侠夫妇后，悲伤地回到了中原。两年之后，刘尔程来到草原上给狼侠扫墓，无意中从一个牧民口中听到一个奇闻，草原上的一对夫妇收养了一个狼孩儿。

刘尔程一下子想到了狼侠的儿子，于是他找到了那对牧民夫妇打听起了狼孩儿的来历。据牧民讲，有一天他的羊群遭到了狼的袭击，一怒之下他就找来几个牧民，带着刀箭去杀狼。后来几个牧民发现了一个狼洞，他们设法杀了老狼后，打算进洞把狼崽子也一并杀死，然而进洞后他们却吃惊地发现，狼洞内居然藏着个婴儿。

讲过狼孩儿的来历后，牧民还把狼孩儿抱出来让刘尔程看。当刘尔程看到狼孩儿脖子上的那个小玉坠后，他一下子就认出，玉坠正是狼侠曾戴在脖子上的传家宝。

总算找到了故人之子，刘尔程就留在草原上与那对牧民夫妇共同抚养狼孩儿。为让狼孩儿长大后有望替父报仇，刘尔程还当起了狼孩儿的武师。许是狼孩儿自幼与狼相伴的缘故，当他长到七八岁时，他依旧喜欢到草原上找狼嬉戏。刘尔程认为这是狼孩儿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他就鼓励狼孩儿去训练狼。

就在狼孩儿长到十五岁那年，刘尔程的另一挚友也不幸地遭了阎麻子的毒手。愤怒至极的刘尔程就把狼孩儿托付给那对牧民夫妇抚养，打算一个人到黑虎山上找阎麻子报仇。因他知道以他的武功想要除掉阎麻子比登天还难，于是他就假意投靠了阎麻子，然后等待良机刺杀阎麻子。

然而让刘尔程失望的是，他一连在黑虎山上潜伏了几年，也没能找到合适的下手机会。这一天，刘尔程突然收到了狼孩儿的密信，狼孩儿自认为他已长大成人，可以带着狼群替父报仇了。

刘尔程曾亲眼目睹，阎麻子一次又一次凭借着黑虎山山高地险、机关密布的优势，指挥山贼们击败了官府的重兵围剿。仅凭狼孩儿和一群狼就想攻上黑虎山置阎麻子于死地，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思来想去，刘尔程写密信给狼孩儿，出了两人里应外合先智除阎麻子的两个儿子，再激怒阎麻子诱杀的主意。

当阎麻子的死讯传到黑虎山上后，黑虎山上的山贼们为了争夺寨主之位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官府得信后，趁此良机突然发兵，一举剿灭了黑虎山上的山贼。

当然，自从狼孩儿杀了阎麻子后，狼侠的威名一夜之间就传遍了江湖。以后数年时间，狼孩儿还曾带领群狼杀掉了江湖上的众多恶人，不过，关于狼孩儿其实是狼侠儿子这件事，江湖中人却依旧是知情者甚少。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盗墓者



◇文/孙瑞林　图/段明

有个盗墓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开一座古墓穴的门。顿时，一股寒气迎面扑来，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同时，也是一阵狂喜。因为他为了探测这座古墓整整花了三年时间。

当他点着蜡烛摸进墓室时，不由得大吃一惊：眼前只有一堆白骨和几块拆散的棺木，其他什么都没有！周围是用条石砌成的拱形墓室，石壁上全是一些他看不明白的图画。他要的不是这些，要的是能让他发财的珠宝玉器。从墓室的规模上看，这分明是一个上档次的大古墓，怎么一点儿陪葬品也没有呢？显然是有人“捷足先登”了。他灰心丧气地坐在冰冷的墓室地上，欲哭无泪。他不是一个纯盗墓贼，几年前，他开了一家工厂，因经营不善陷入困境，背了一身债务。要债的人天天不离门，妻子愤然离家出走，母亲也因病卧床不起。看到村里有人靠盗墓发了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才选择了这条路，希望能发笔横财，帮他渡过难关。就在他刚要离去的那一刻，在棺材后面的石壁上，意外地发现了一道石门，石门上还有一行字：“此室无钱亦无财，若不止步祸自来。”

他不由得暗笑，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在这块石壁后面一定有许多秘密，也许财宝就在里面。他的眼前又燃起了希望之火，于是，迅速站起，用铁镐使劲地撬起来。两个时辰后，他终于把石门撬开了，又是一股更阴冷的寒气袭来，他打了个寒战。然而，失望又像这寒气一样袭满了他的心，这间墓室也是空空如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对面的石壁上他又发现了一道石门，石门上也有几行字：“地上财富任君裁，何苦又在地下埋。此门是君回头处，一生无欲乃自在。”

他觉得这位墓主人真是可笑，有谁会信

他的话呢，如此做法，反而更让人觉得里面肯定有财宝。贪欲和希望支撑着已经筋疲力尽的他，他又奋力去撬那个石门。突然，“咔吧”一声，镐折断了。没有镐想撬开这种石门是不可能的，他懊丧极了，只好返回，准备明天带全工具再来撬。可是，第二天，有人发现了盗墓的痕迹，很快就上报了。国家对这座古墓立刻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

看起来天命不由人哪，这个盗墓者后悔得不得了，懊丧到了极点。等他静下心来细细一想，特别是想到墓中石门上的那些古怪诗句，觉得在冥冥中似乎有什么在提醒自己：“你不是吃这行饭的。”于是，这个盗墓者横下一条心，拿出挖墓时的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来继续从商。几年后，他成了当地有名的企业家。而那些以盗墓为生的人，不是被抓，就是永远地失踪在地下了。

前些年，国家开始对这一地区的古墓进行系统挖掘。当挖到那座古墓的第三室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是金银玉器，而是十几具白骨和一些盗墓工具，从工具上看，有数百年前的，也有现代的。在墓室最后面的石壁上同样也刻着一些字：

财富自在于心

天下之财多如江河之水，随可取之。然世人常涉舟楫而入海，河溪之水视而不见，奋而奔之，多亡者也。乃心之所向，向之所偏也。偏者岂有不舍命乎？回首处，皆水也，小而成溪，溪而成河，河而成海。吾一生散财，无以计数，不留一物于己，惟以平生之所悟，留于此，以警后人。

明·永历二年仲秋 兰陵居士

在场的人们看完这篇醒世之文后，无不对墓主人的精辟见解感到惊讶，由此可断定墓主人生前一定是一位博学的智者。

当人们再用力推那面石壁时，后面的门突然自动关死，这就是墓主人的秘密机关。许多贪婪的盗墓者就这样被困死于墓室之内，做了这位智者的陪葬。

那个幸运的盗墓者得知墓室真相后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文物专家指出，墓室四周室壁的绘画，许多都是那个年代著名画师所做，这才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可惜许多寻财的盗墓者对它们却视而不见。

那个幸运的盗墓者就是我的叔叔，他常常给我讲起这段经历，然后由衷地说：“当你面对着众矢之的的财富，你越拼命地追赶，它就离你越远，因为那是大家都在挤的独木桥；当你放慢脚步，用一颗平常的心去寻找时，它就在你的身边。”

选自《百年百部故事经典》



不摇拨浪鼓的破烂王

◇文/陈晔　图/段明



王巨在建筑队打工。临到岁末，老板携钱跑了，把一帮子打工汉丢在了工地上。干一年，拿不到钱，老婆孩子可是在家等钱过年呢！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给打工汉们要回了钱。家近的都回去了，可王巨没有走，在工棚里呆着，离过年还有二十多天，他想揽点活儿，再挣点钱。在街上晃了两天，没找下活儿，王巨只好回到工棚喝起闷酒来。

看大门的老许是郊区人，他同情王巨的处境，晚上拎了半斤猪头肉找王巨喝酒。老许说：“我家里有辆旧三轮车，你明儿到工地上捡些破烂卖了，多少能挣几个。”第二天，老许果真推来了车，王巨去工地上捡些纸箱、烂钢筋，老许没事的时候也帮他捡些废铁，到年根积攒下一千多块钱。王巨去批发市场买了身便宜西装，给父母老婆孩子也买了些东西，收拾了鼓鼓囊囊一大书包，回了老家。临行，他将三轮车还给老许，“谢谢您了，过了年我还来。”

正月十五，王巨告别家里人又出来打工。这次出来，他不再去建筑队了，而是买了辆三轮车，在郊区租了间民房，自制了拨浪鼓，开始收破烂。

每天天不亮，王巨就起床，捅开炉子做饭，然后，蹬上三轮车走街串巷收破烂。为不影响街坊休息，他的拨浪鼓向来不摇。虽辛苦一天，但也能挣个百八十，比在建筑队上自由，运气好，还能多挣。

起初好干，后来收破烂的越来越多，一夜之间，冒出许多蹬三轮摇拨浪鼓的，可街都是拨浪鼓声。离王巨住处不远，还有一户收破烂的。不见他出来收，但日子可比他好过。

时间长了，两人便成了朋友，王巨喊他李哥。收破烂的太多了，王巨打算退了房子，还去工地打工。李哥听说后，沉思半晌，告诉王巨："兄弟啊，咱们是同行，古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学问呢。"王巨听后，真诚求教。李哥说："我本不想告诉你，念你人不错，我也就实话实说。收破烂的，就这座城里，也有'安徽帮''河南帮'，拉帮结伙的，就是为了在外有个照应，互相帮扶着挣几个钱。像你这样一个人单干就得吃独食。"王巨不解，李哥又说："吃独食，就是专门在一个生活区定点收购，或者专收一条街上的酒馆。咱们收破烂的，为争地盘，打架动武的也有，什么饭碗都不好端。"王巨说："收破烂还这么难！"李哥说："老弟，慢慢体会吧。"

王巨手持拨浪鼓进一个生活区，看门老太太把他拦住了，"小商小贩不让进。"王巨掉转车头就走，却见一个收破烂的摇着拨浪鼓从院内出来，他上前问老太太："大娘，他能进，我咋不能进？"老太太不屑地说："他是他，你是你，他有通行证，你有吗？"回来问老李，李哥说："人家给了看门的好处费。"王巨明白了。

李哥说："这些人发大财了，在院里，能收的收，不收的时候，常干些顺手牵羊的事儿。"

王巨说："我宁可挨饿，也不偷人家的。"

李哥说："老弟，马不吃夜草不肥。像你这样，发不了财。"

正说话，外边有人来找李哥。李哥说："你给我看会儿家，我去去就来。"李哥走了许久不回来，王巨呆着没事儿，随便看李哥收些什么货。在一堆纸箱下面，他看到一堆下水井盖。王巨突然明白了什么，怪不得李哥白天很少收破烂，总是天黑才出门……

王巨很矛盾，变得郁闷起来。白天他拿着拨浪鼓转悠，看见马路上没了井盖睁着黑洞洞的大眼睛的下水道口，心里极不是滋味。

这天，他又上街，见一个年轻女人在号啕大哭，许多人围着看热闹。原来，她的孩子昨晚掉进下水道里淹死了。旁边有人说，这是今年第八起人掉进井里的事件了。王巨无心再收废品，骑车回住处。路过李哥的房子，听见院里有大锤砸铁的声音，不用说，这跟他有关。

那女人的哭声始终折磨着王巨。一个是朋友，一个是无辜的受害者。井盖再丢下去，还会有多少人被吞没？王巨进了一家饭馆，要了盘花生米喝了一个下午，内心斗争了半天，最后，他去了派出所……

偷盗下水井盖的团伙被端了，这座城市再没有井盖丢失了。

王巨依然每日收他的废品，他怕扰民，到了某一个小区静静地等，收的比别人少，一天仅能维持吃喝。他甚至打算卖了三轮车回老家种地……媳妇听说，告诉他村里来了扶贫工作组，可以给他安排个公益岗位。

这天，在街上，王巨碰上了派出所民警。民警说："我们一直在找你。你帮我们破了案，这几个月再没有丢过井盖，辖区偷盗的事儿少多了。知道你有困难，我们也想帮帮你。"派出所出面，给王巨联系了几个生活区，让他在那里定点收购。王巨回老家把老婆接来，帮他料理摊子。他从不摇拨浪鼓，几个生活区少了众多拨浪鼓的喧嚣，却多了王巨忙碌的身影。王巨后来弄了个微信群，谁家有废品微信里说一下，他就上门来收。秤上没有缺斤少两，价钱还比别人高。人们说他是"环保破烂王"。

八哥不卖

◇文/梁凌　图/段明



一楼的老王，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是个鸟迷。老王养了许多漂亮的鸟儿，有虎皮鹦鹉、牡丹鹦鹉、画眉、鸽子等。不过，老王最钟爱的鸟，却是一只黑不溜秋的八哥。八哥的外表，实在比不上鹦鹉，两只细长的脚，头上还掉了些羽毛，斑斑驳驳的。但八哥能说话，且能模仿几种版本的声音，苍老的、稚气的、女高音、男低音……每天早上，当老王揭开蒙在鸟笼上的黑布，八哥会以哑哑的嗓音说："喝水啦，吃药啦……"老王得到指令，会乖乖地喝一杯水，再吃上一粒降压片。

老王吃了药，照例提着八哥去公园遛鸟。草地上，早坐满了来遛鸟的人。老王的八哥一到，立马成为焦点。八哥会以女童清脆的嗓音唱歌："早上起来空气好，噢噢……"那是楼下的一个小女孩儿天天对着笼子唱歌，久而久之，八哥就学会了。

一个大腹便便老板模样的中年人来晨练，经过笼前，看到这只八哥，叹为奇事，看得发呆，问老王："你这只八哥，卖不？"老王说："不卖。""5000块，卖不？"老王摇头。"1万？""多少钱也不卖！"老王加重了语气。中年人看了又看，悻悻地走了。

周围人说老王："这价钱够吓人了，你干嘛这样死心眼儿，你会驯鸟，再买一只驯驯不就行了吗？"老王不语，望着杨树垂下的扑穗儿发呆，一会儿，似自言自语："又要七夕了……"

七夕那天，一大早，老王就提了几样点心，还有那只八哥，往墓园走。他去看望长眠的老婆。

老王的老婆，已去世4年了，墓前，老王亲手植下的柏树，如今已

长成一人高。

老王在墓前仔细地扫出一块净地，把点心果子摆上，喃喃地对老婆说：“吃吧，这都是你平时爱吃的。”

墓前掠过一阵清风，把铺在地上的纸吹得“呼啦啦”响。忽然听到那只八哥叫：“喝水啦，吃药啦！”是老婆的声音。老王看看那只八哥，再看看老婆的石碑，泪突然就流了下来：“喝了，吃了，你天天在提醒我，怎么会忘？”

老王血质稠，血压高，老婆在世时，每天早上都叫他空腹喝杯水，再吃一粒降压片。前几年，老婆病重，眼看要辞世，唯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老王。老王记性不好，她走了，谁来提醒他喝水吃药？老婆往阳台上看，看见了那只巧嘴的八哥。于是，每天早上，一掀笼子，老婆就对着八哥说：“喝水啦，吃药啦。”看着八哥学会了说这两句话，老婆才安详地闭了眼。

老婆走了，但她的声音仍在，每天早上，会按时响起：“喝水啦，吃药啦！”

她以这种方式，在尘世，与他长相守。

选自《羊城晚报》

有缘人

◇文/陆惠明　图/段明

胡员外听说白马寺来了一位云游的高僧，急急忙忙前去。他见到高僧就拜：“请问大师，为何我三房太太只生了一个女儿？我命中是否有子？如何才能让我胡家的香火得以延续？”

高僧微微一笑：“阿弥陀佛。胡施主，要延续胡家香火不难，只要你心存善念，一心向佛，修桥补路，乐善好施，保你能子孙满堂。”

胡员外磕头如捣蒜：“我是一心向佛，也乐善好施啊……”

高僧闭目一笑：“胡施主，我来此地时经过白荡河渡口，听船家说他们祖孙三代都是摆渡的，风里来雨里去，为了两岸的百姓，没日没夜，风雨无阻。也难怪，你心中无佛，如何能看得到众生的疾苦啊！”

胡员外顿悟：“大师，我明白了。”说完，他转身告辞。回到家里叫来管家，让他请人在白荡河上造一座桥。管家说：“老爷，造桥可不是简单的事。”胡员外不耐烦地说：“叫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管家碰了一鼻子灰，答应一声，风风火火出了门。他四处打听，到处托人，几日后终于找到了一个造桥世家赵家班，经过了一番商讨，终于达成了协议，不日就动工造桥。

没想到桥刚开始造，胡员外还没来得及高兴呢，就有人找上门来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白荡河上摆渡的刘来福。

刘来福今年二十出头，年轻力壮，从小就跟父亲在渡船上长大，父亲去世后，他就撑起篙摇起橹，接起父亲的班。

胡员外惊奇地问刘来福找自己何事？刘来福一脸委屈，说大家都知道胡员外是个大善人，造桥是造福百姓。可胡员外有没有想过，

等你桥造好了，我就失业了，我祖孙三代都是靠摆渡为生的，既没田地，也没手艺，你让我的生活如何支撑？

胡员外听了觉得非常可笑，造桥是大善事。你没有渡可摆，完全可以再找个行当做做，总不能因为你没事做，就让停下来不造桥吧，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他觉得刘来福是无理取闹，就想让管家叫人把他轰走。

突然胡员外想起了高僧的话，心存善念，乐善好施，保你能子孙满堂。

他马上换成了一脸笑容，对刘来福说："如果因为我造桥，造成你没有生活来源，那么我给你一份差事，到我这里来干活，保证你吃穿无忧，如何？"

刘来福听了非常高兴，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时间过得真快，半年后，一座拱桥落成，连接了两岸，百姓们欢呼雀跃。刘来福的渡船从此就拉上了岸。

胡员外没有食言，刘来福到了胡员外家，让他跟着米行的师傅学生意。刘来福年轻好学，吃苦耐劳，师傅很喜欢他，就经常让他去跟胡员外汇报营业账目。胡员外见这个小摆渡做事有板有眼，也很欣慰。

胡员外的善事算是做到位了，但几个夫人仍旧不见有动静，胡家的香火还没着落，他是吃不香睡不好。他想找个媒婆给纳个妾。

胡员外正想着呢，外面果真来了个媒婆，这叫心想事成，胡员外高兴。可媒婆来的意思不是帮他找小妾的，而是帮他的千金胡蝶说媒的。

胡员外仰天长叹，胡蝶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就问媒婆提的是哪一家？媒婆说是南岸张家。胡员外知道张家是大户，门当户对。送走媒婆，胡员外就叫女儿来，跟她说南岸张家来提亲，没想到女儿一口回绝。

媒婆嘴快，胡员外的千金看不上张家公子的事情传了出来，十里八乡有头有脸的公子都知道胡蝶漂亮，就都托媒婆去说亲。可胡蝶一个也没看上。胡员外不高兴了，问胡蝶到底是怎么回事？胡蝶说她已有心上人了。胡员外问是哪家的公子哥？胡蝶说就是摆渡的刘来福。胡员外气得胡子直翘，你看上谁不好，偏偏要看上这样一个穷鬼？胡蝶说他人好心好。胡员外一气之下将刘来福赶出家门。

胡蝶见胡员外将刘来福赶出家门，她就冲到白荡河的新桥上跳了下去。这下可吓坏了胡员外，命家丁赶快下去救胡蝶，可家丁没一个识水性。胡员外在桥上急得直跺脚，大声吼道："谁要是救了胡蝶，就将她许配给他。"

话音刚落，就见远处一人飞奔而来，纵身跳进河里，片刻工夫将胡蝶救上了岸。胡员外上前道谢，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刘来福。胡员外低下了头，当着百姓的面，他无脸食言，只得同意胡蝶与刘来福的婚事。

胡员外为胡蝶置了块地，盖了新房，然后胡蝶与刘来福就过起了二人世界。第二年，胡蝶有了身孕。巧的是胡员外的小老婆也有了身孕。十月怀胎后两人生的都是儿子，这下把胡员外高兴的，他连忙去白马寺磕头。

两个孩子满月，胡员外大办宴席，高朋满座，热闹非凡。忽然有家人来报，门外有一和尚来贺喜。胡员外听了急忙来到门口，一看，惊喜万分，来的果真是云游高僧。胡员外连忙相请。

高僧来到客厅还没坐定，刘来福和胡蝶满脸微笑地迎了出来，见了高僧连忙磕头："多谢大师，多谢大师。"

胡员外惊讶道："你们，你们……"

高僧眯眼微笑："胡施主，老纳可是他们的媒人啊！"

胡员外一愣："你是他们的媒人？"

胡蝶笑着说，一年半前，她从南岸回来，一个人在渡口等船。船到岸边，她突然晕倒。摆渡的刘来福看到有人



晕倒在地，飞身上岸，来到她身边，背起她上了船。此时不远处来了一高僧，他目睹了一切。上了船，高僧给胡蝶一把脉，惊叹："小小年纪，怎么竟会如此？"然后在胡蝶背上点了两下穴。胡蝶"啊"的一声，睁开眼睛。高僧说她这是体虚所致，回去后要好好调养。胡蝶谢过高僧和刘来福。

高僧朝刘来福点了点头："大善在于心。阿弥陀佛。小施主是摆渡之人，开船吧。"

渡船行至河中，高僧与刘来福和胡蝶聊天，得知胡蝶是胡员外的千金，他微微一笑："你们是有缘人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有缘人终成眷属……阿弥陀佛。"两个年轻人听得云里雾里，不由得面红耳赤。

此后，刘来福老是想着高僧的那句话。但他觉得自己是个穷光蛋，如何能配得上胡员外的千金呢？

胡蝶回去请了郎中调养身体，但她也整天想着高僧的那句话，刘来福不仅是个乐于助人、勤劳善良之人，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就在两个年轻人情窦初开之时，胡员外要在白荡河渡口造桥，刘来福一想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就去找胡员外，胡员外很快答应收他做学徒。

胡蝶听说刘来福在自家的米行学生意，更是喜出望外，每次刘来福来汇报账目，她就在后花园等着他，两人偷偷地约会。日子一长，两人情深意切。

胡员外听罢，望着高僧，哈哈大笑起来。

高僧也看看胡员外说："阿弥陀佛。心存善念，乐善好施，胡施主已是子孙满堂，善心得报啊！"

选自《故事林》

油匠

◇文/王振东　图/段明



黄土洼村前有一条官道，向西通到镇上，往东可达泌阳。村里的油坊就在这条路的北沿儿，油匠师傅叫王石头。

油坊是三间草房，东头那间安一盘石磨，中间盘一个锅灶，西间放一台油榨，这些都是磨油最基本的设备。

王石头已经当了十年油匠，起初他给老油匠打下手，后来老油匠老了，村里便让他接替老油匠磨油。那时，和交公粮一样，村里每月必须给公社粮管所交三次香油。每次王石头都是从村里的保管室领取芝麻，磨成香油后，把香油挑到镇上，交给粮管所。

王石头为人厚道，技术精湛，磨起油来似小媳妇绣花——一丝不苟。先把芝麻淘洗干净，控出水分，然后倒入铁锅里炒。炒芝麻最关键，油香不香，就看这一步。炒轻了，磨出的油不香；炒重了，油有一股子焦糊味。只有炒得不轻不重，磨出的油最香。这样的火候，只有靠王石头自己把握了。他磨出的香油颜色橙红，不混浊，闻着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将炒好的芝麻用磨拉成糊，摊到铁箅子上蒸，蒸好后用棉布包成圆饼，用钢圈把圆饼箍紧，把箍好的圆饼一个挨一个竖放于榨道里，慢慢旋紧榨道里的木桩，香油就会顺着榨道流入下面的桶里。

由于油坊开在路边，路过的人有时会拐到屋里，看王石头磨油。刚炒好的芝麻焦香，不自觉的人难免抓一把尝尝。王石头就抱拳施礼：“这芝麻姓公，要是我家的，大伙随便吃。不然这个吃一把，那个吃一把，到头来油出不够数，我没法给村里交差，请大伙理解。”话说得入情入理，想吃芝麻的人只好把口水咽回肚里。

这天，老婆在做午饭，见王石头从油

坊回家了，就目不错珠地看着他，瞅得他心里直发毛。王石头怕老婆，一看这架势，结巴道："咋……咋了？"

老婆哈哈大笑："看把你吓的，我又不吃你！"

"那你为啥这样看我？"

"你说，每次去粮管所交油，是不是就你一个人？"

"是。"

"收油的人验得严不严？"

"起先收油的老张验得可严了，后来见我实诚，人也熟了，就不验了，说我交的油免检。"王石头像小学生一样，如实说了，不解地问老婆，"你问这弄啥？"

老婆捧过油罐，往锅里放了一撇子油："你瞧瞧，咱家每年就分这二斤棉籽油，一年到头连一滴香油都吃不到。"

王石头说："村里磨的香油都交粮管所了，哪家不是吃棉籽油啊！"

"咱和他们不一样。"

"都是一个村的，咋不一样？"

"你的脑袋就是榆木疙瘩！当着油匠，就不会想法弄点儿香油吃？"

"咋弄？领出多少芝麻，磨出多少香油，保管员都会过秤，一斤一两都不能马虎。"

"当了十年油匠，没有弄回来一滴香油，却没少闻你身上的油味！"老婆埋怨道。

王石头挠挠头笑道："谁叫咱俩是两口子哩。"

"我想好了，等你下次去交油，咱得弄瓶香油吃。"

"那是集体的油啊！"

"啥集体的个人的！你就听我的。"

王石头想说不，却被老婆那凶恶的目光给压了下去。

转眼又到了交油的日子。老婆拿出一瓶米黄色的液体和一个空瓶子对王石头说："去粮管所的路上不是有块苞谷地吗？苞谷地里有一口废机井，我先把这瓶小米汤和空瓶子放到机井旁，你到那里后先倒出一瓶香油，再把这瓶米汤倒入油桶，搅匀……等没人时我去拿。"

王石头十分震惊："这……这是损公肥私，逮住可不得了啊！"

"这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别怕，不会有事的。"

"只兴这一次，下不为例啊！"

"中。"说罢，老婆挎着藏了米汤和空瓶子的篮子出了门。

这边保管员也称完了油，王石头挑起担子去了粮管所……

午饭，全家人果真吃到了香油。

"看看，听我的没错吧。"老婆一边把半碗凉拌黄瓜端到王石头面前，一边显摆道。

王石头笑笑，那笑有点儿不太自然。

过了半个月，王石头见老婆的心情格外好，就鼓起勇气说："你知道那瓶香油是咋来的吗？"

老婆狐疑地望着丈夫。

"其实我根本没有倒集体的油。那天你说过之后，我寻思着，无论如何咱不能那样做，就到粮管所求老张，说你病了，想吃香油，让他帮忙给买一斤。老张十分不解，说你为村里磨着油，咋连香油都吃不到？我说那是集体的东西，一两一钱都不能动。老张听了很感动，自己掏钱给咱弄了瓶香油。我把油藏在了地里，等你那天把米汤放在苞谷地后，我就调了包……"

老婆惊得张大了嘴巴。

"早几天我不是进了趟城吗？我去医院卖了一次血，把老张的钱还上了……"

好半天，老婆点着王石头的头，嗔怪道："你真傻呀！"说完，把瓦罐里仅有的五枚鸡蛋做成荷包蛋，说："他爹，快补补身子吧！"

选自《躬耕》



和牛说话

表哥用蓝牙耳机打电话，一边说话一边看着田埂上的牛。

奶奶看见了，赶紧把我叫过来，说：“快去看看你哥吧，他站那儿和牛说了半天的话，还有说有笑的。”

选自《大河文摘报》



言传身教

“孩子学什么都是受环境的影响，作为家长，我们要言传身教。我决定，在孩子暑假这两个月，咱们每人各带一个月，分别将自己最拿手的东西教给儿子。”妈妈对爸爸说。

两个月过去了，儿子跟着妈妈学会了打麻将，跟着爸爸学会了吐烟圈。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找准目标

阿里和穆罕默德长年在多伦多地铁站口乞讨。阿里生活宽裕，开奔驰，住着没有贷款的房子。相反，穆罕默德每天只赚2到3美元。

每天，阿里都能提着装满10美元钞票的手提箱回家。

穆罕默德问他是怎样做到的。

阿里说：“看看你的牌子，上面写着：我没有工作，有妻子和6个孩子要养。”

穆罕默德看了看阿里的牌子，上面写着：只需要10美元，我就可以回到我的祖国。

（祁萝江／编译）

选自《特别关注》

鬼故事

昨晚12点回家，路过一楼门口时，听见屋里有一个小屁孩哭闹不停。

他妈妈骗他说，再哭外面的鬼就进来抓你了。

我本着助人为乐的精神，应了一声：“你妈没骗你，听话。”结果里面俩人都哭了……

选自《老年文汇报》

垃圾

刚才出门扔垃圾，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会被阿姨问“你是什么垃圾”，结果还没走到垃圾桶前，那边几个阿姨就大声说：“来了，来了，垃圾来了！”

脚步逐渐沉重起来……

选自《意林》



大官

A：“你想不想体验一把当大官的感觉？”

B：“做梦都想。”

A：“那让你体验一把。”

B：“好啊，怎么体验？”

A：“爱卿，给朕沏壶茶。”

选自《中年读者》



懒

我有位女同事，最疼她的外婆病了，在床上已躺了两个月，于是她请假回去照顾。

没几天，外婆好了，起床、做饭什么都可以了。大家直夸她照顾得好，问老人她是怎么照顾的。

老人长叹一口气，说：“我再不起来，就怕她会饿死！”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卖房子

从前，有个商人到同行家里吃饭，一碗饭吃完了。主人正和其他客人谈得火热，没注意他的碗已经空了，他又不好意思开口，忽然心生一计道：“我有一个朋友想卖房子。”在座的人都听见了，忙问：“房子怎么样？”

“房子蛮好，最细的檩子也有我的碗口粗。”大家都朝他碗里望去。主人见他饭碗空了，马上接过来添满了。大家接着问：“后来呢？”

他说：“后来这人有饭吃了，房子也不卖了。”

（吉娜）

选自《洛阳日报》

插图：彭建辉

千手财神

◇文/蒋伟　图/段明



元末的一个黄昏，黑风岭里走来几个送葬人。他们正往前赶，忽听到高处有人说话：“诸位做下这等不义之事，就不怕报应吗？”

几人抬头看去，见树杈之上，跃下几名官差，为首的是捕头邹庆。几个送葬人顿时一惊，正准备逃跑，就见邹庆一扬手，射出数枚弹丸。一阵惨叫过后，那几人全跌坐在地，他们抬的棺材也滚到一边。

邹庆吩咐官差将这几个人缉拿起来，随后，他让捕快们合力将棺材撬开，里面竟然不是亡者的尸体，而是几个奇形的金属器具和一堆纸币。

“邹捕头，这是印钞的模板和私印的纸币！”

邹庆喝道：“大胆奸徒，如此妄为，快说，你们的主子是谁？”说罢，他点中了一个犯人的大穴，那小子痛得连声讨饶：“大人饶命，小的全招了！”

不费吹灰之力，他就招出了实情。他们是受一个神秘雇主所托，负责运送货物的。这个雇主有个外号，叫作“千手财神”，是个神通广大的枭雄，一直在私印假币，但是，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你们既然不认识他，又如何联系的呢？”

“实不相瞒，郊外的青龙观就是我们密会的地点，每次行事之前，‘千手财神’都会在那里提前做上记号，明夜子时，我们还会去那里同他会面。”听到这话，邹庆心念一动。

次日子时，邹庆领着一帮兄弟，秘密赶至青龙观，想要围捕“千手财神”。没想到，他们刚一现身，就遭到十余个黑衣人的偷袭，混战中，邹庆身中数刀。正在险象环生之际，密林中又跳出一个蒙面剑客。他来到邹庆面前，低声说：“要想活命，快跟我走！”说罢，挥剑逼退一个黑衣人，拉着邹庆就走。

在夜色掩护下，两人杀

出重围，来到一处荒郊。邹庆问道："你究竟是谁？"

那人揭开面巾，露出真容："我是王龙的义弟程涛。"闻听此言，邹庆一惊。此人所说的王龙，是数日前，邹庆想要缉拿的一名案犯。当时，邹庆从线人口中得知，商人王龙有私印假币的嫌疑，正想将其拿获，岂料，他刚赶至王府，就发现王龙全家已被人杀害了。

"你既是王龙的义弟，对他涉案之事，也应该有所耳闻吧？"

程涛回道："我正是为此事而来。"说罢，他取出一本账簿，邹庆一看，顿时眼放异光。

次日，县衙内传出惊人消息，捕头邹庆在办案之时，被数名悍匪追击，身负重伤，已经毙命。百姓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动容。

一个月后，恰逢本地富豪周泰的六十岁寿诞，他在家中摆下盛宴，招待宾客。

在优美的鼓乐声中，一群身着戏服的演员轮番登场，他们当中有八仙、福禄寿三星、灶王爷……看得众人眼花缭乱。最后出场的是财神赵公明，他刚一亮相，就赢得一个满堂彩。这位"财神爷"精于变脸之术，只见他一抖袍袖，瞬时，化作一张猢狲嘴脸。

他换了几副嘴脸后，引来了一片叫好之声。这时，就听到那个"财神爷"冷冷地说："雕虫小技，何足挂齿。若论起装神弄鬼的本事，谁能及得上千手财神周泰呢！"

周泰闻言，脸色顿变："你说什么？你是谁？"

只见那"财神爷"双臂一振，猛然扯下戏装，露出了真容，众人一见，不由得大吃一惊，此人竟是邹庆。"邹捕头不是死了吗？"大家惊骇不已。

邹庆一挥手，他身后的那些演员也纷纷褪下戏袍，露出了官服，他们也是官府的捕快装扮的。

"邹捕头，这是怎么回事？"周泰大声问。

邹庆冷哼一声："你目无王法，私印纸币，事到如今，还想装傻吗？"

"这从何说起……"他的话音未落，门外闯入一队捕快，他们押着几个犯人来到众人面前，周泰只瞟了一眼，就不敢再吱声了。

邹庆说："这些都是你绢庄的伙计，你总该认识吧？"接着，他当着众人的面，揭开了周泰的真实身份，此人正是江湖传言的"千手财神"。他以绢庄做掩护，私自印刻纸币，并流入到民间，严重扰乱了市场。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邹庆说："上个月，我抓了几个小贼，据他们供称，你会在青龙观现身，我本想在那里恭迎大驾，没想到，却中了你的'请君入瓮'之计，几乎丧了命。"原来，邹庆抓获的小贼，是周泰放出的"鱼饵"，他见邹庆一直追查假币案，已危及自己，想要除之而后快，便故意将其引到青龙观。邹庆将计就计，运用"诈死"之策，骗过周泰，然后，静待机会。周泰见大患已除，也放松了戒备，没想到邹庆会在自己的寿宴之日来搅局。

周泰见大势已去，正欲脱逃，却被邹庆的"飞蝗石"击中要穴，瞬时栽倒在地。不过，此贼极为蛮横，即便被押入县衙大堂，仍不肯认罪。

邹庆怒道："奸贼，我就让你看个物证吧！"说着，他取出程涛交给他的账簿，这乃是周泰授命王龙私印纸币的账目。其实，王龙和周泰本是生意上的朋友，去年，周泰让王龙帮助自己私印纸币，王龙本不愿染指，但是周泰势力通天，他也只得接受。不过，他留了个心眼，提前备好了证据，并交给了程涛，以防不测。事实确如他所料，周泰察觉风声紧迫后，为了消除隐患，竟然对王龙一家动了杀念。程涛势单力薄，想依靠官府为义兄报仇，便找到了邹庆。

县令喝道："奸贼！如今铁证俱在，你还有何话说？"正在此时，门外跑进一个随从，偷偷递给县令一

封信，他看后，竟然脸色大变，草草退了堂。

看到这一幕，邹庆不禁心中犯疑。次日，他正想向县令询问此事，周泰竟被无罪释放了。邹庆大为不解，忙去询问其中缘由，县令却让他不要再过问此案了，邹庆一怒之下，辞官而去。

二日后的夜晚，周泰的府中歌舞升平，厅堂里，已备下盛宴。周泰恭恭敬敬地将一个肥胖的男子请入主桌。

周泰对此人格外谦卑，不停地向他敬酒，口中连声道谢。那人傲慢地说："周泰，你怎么如此粗心，竟被一个小捕头拿住把柄，几乎坏了大事！"

"是，小的死罪，多谢您相救，请您回禀大人，他绝不会有任何损失的。"

两人推杯换盏，毫无禁忌地闲聊着。但他们万万没料到，此刻，邹庆就蹲在窗外的树上，听到他们的谈话后，邹庆心火乱窜。原来，这个肥胖男子是一位重臣的家奴，一直在为他主子私印纸币，周泰只是他的机器而已。更让邹庆震惊的是，当今的朝廷，无论丞相还是地方官，都在私印纸币，以图享乐。看着一张张丑恶的嘴脸，邹庆怒不可遏，他猛然抖手，射出两支毒镖，周泰和他身边的贵客顿时倒在地上。

"抓刺客！"家丁们蜂拥而出。与此同时，西厢房突然泛起火光，院中一片大乱。

"邹捕头，此时不走，等待何时？"一个身影向邹庆跃来，正是程涛。

邹庆回道："有劳程兄接应！"说话间，身子已落到房檐之上，两人几个起纵后，便消失在夜幕中了。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19.9 上

站起来的河流

◇文/大解



有一位工程师，想把一条河流竖起来，在大地和天空之间建设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个想法很大胆，但设计上却有难度。因为河流已经习惯于在地上爬行，根本不愿站起来。即使你费力把它扶了起来，它假装流向天空，可是用不了多久，它又会躺在地上，恢复原状。对于这种软体动物，最好不要动它。

工程师找到我，请我帮他设计，我当场就拒绝了。我提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河流没有骨头，站起来会很累，时间长了会累死。第二，河流一旦站起来，遇到大风必将来回摇摆，甚至折断，会酿成灾难。第三，河流站起来以后，势必造成下游河床干涸，土地的水源补给缺失，自然生态发生变化。第四，不能强迫河流改变多年的生活习惯，倘若河流站起来以后感到不适，甚至晕倒，怎么办？第五，由于重力作用，河流站起来以后，下部水体压力会成倍增加，容易崩溃，造成严重伤害。如此等等，都是问题。

工程师找不到另外的帮手，又加上我的劝阻，就停止了这个设想。但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亲眼见过一条小河从地上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往前走，我意识到事情的危险性，及时冲上去把它按倒在地，否则它将直立着走向大海。这些不懂事的小河，总以为大海是一片乐园，殊不知那是河的墓地。

选自《人民文学》



龙虎河奇案

◇文/阮华君　图/杨慧斌

午夜警报

初秋的一天凌晨，谯城市夜班的哥林师傅开着出租车行驶在龙虎大道上。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南面紧贴着路基就是龙虎河。因为是新开发区，远离市中心，人工开辟的河道河边除了绿化带，商家店铺住户都很少。此时夜深人静，大道上车辆稀少，林师傅悠然自得地开着车。

行至大道中段，突然，从河边的绿化带蹿出一名男子，又打手势，又跺脚，样子慌慌张张，一定是遇到了急事。林师傅一脚刹车，车尚未停稳，陌生男子一下扑到车窗上，语无伦次地说："快！快！那边一辆车掉水里了，我没带手机，你赶快报警！"

林师傅立刻下车，跟着男子来到河边，沿着男子手指方向，果然发现一辆轿车头朝下没在水里，只有尾部高高翘起，尾灯还在一闪一闪地亮。十万火急！林师傅立即掏出手机，拨打110报警。报警完毕，那男子谢了林师傅，说自己有事，就跳上一辆白色"苏A"牌照面包车，发动车子，一溜烟走了。

龙虎路派出所所长李兵正和干警小赵小马值夜班，接到110指挥中心电话，立刻驱车赶到出事地点。强光手电一扫，发现一辆轿车沉在距北岸约十米远的河里。离车四五米外，一女子脸朝下漂浮在水面上。李兵立刻打电话联系交通事故处理大队，赶快派人前来支援打捞。打完电话，李兵带着小赵小马，仔细查看现场。根据现场痕迹，这辆轿车明显是快速从路上冲进河里的。

交通事故处理大队的人马到了，一起打捞车子和溺水之人。很快女子被打捞上岸，120的人检查后，发现该女子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轿车打捞上来了，根据车牌，查到车辆信息，这辆轿车是本城一家知名汽车4S店总经理朱国兴的。电话打过去，朱国兴似乎毫不知情，睡得迷迷糊糊，听说自家的车出了车祸，马上开车赶了过来。

这是一个看上去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中等身材，微微发胖，红光满面，衣着考究。朱国兴见过民警，看了落汤鸡似的轿车，认定就是自己家的车，今晚是老婆开出去的。此时，女尸已经覆上白布装入殡仪馆的车里，民警让他

过去看看那女子是不是他老婆。朱老板此刻早已悲伤满脸，在殡仪馆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踉踉跄跄走到殡仪车前。一名工作人员轻轻地掀起覆盖在女尸上的白布，刚刚露出一条腿，朱老板就一下扑上去，“老婆，你不是出去吃烧烤吗？这是怎么啦……”随即低头掩面哽咽不止。民警一边劝朱老板节哀顺变，一边把他拉起来，让他打电话通知家人，签字办手续，处理后事。

案子似乎再明了不过了，派出所所长李兵和警员小赵、小马以及事故处理大队的警察们都觉得，这是一起轿车失控冲入河中，驾车女子不幸溺亡的单方交通事故。

谯城市刑警二中队副队长竺铁箫是个三十出头的美女，法医出身，学过刑侦，是谯城公安系统知名的“霸王花”。这天凌晨，正好她夜班执勤结束，下班回家，开车路过车祸现场，看到很多人在打捞落水轿车和溺亡女子，也停下来观看。

一个细节引起了她的注意，那就是，朱老板来到现场，殡仪馆工作人员轻轻地揭开覆盖在女尸上的白布，刚刚露出一条腿，他就一下扑上去，抱着痛哭起来。当时是夜晚，光线并不太好，就算是白天，有几个人能不看脸，仅仅凭着一节小腿就能确认“尸主”？

这个细节搞得她几乎睡不着觉。第二天是她的休息日，吃过早饭，她驱车赶到110指挥中心，询问昨晚接警的小姑娘，得知是一个的哥报的警，要过那的哥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几句话一聊，原来的哥并不是第一目击者。

最先发现车祸的那人没带手机，央求林师傅报案。这类情况，多见不怪。令她疑惑的是，按照常规，一般人都会留在现场看热闹，这个第一目击者怎么会驾车离开呢？根据多年办案经验，这实在有点儿反常。职业敏感让她觉得，无论如何，应该找到这辆苏A牌照的面包车，问问明白才好。幸好，林师傅记得那车牌。

很快车主找到了，名叫牛勇祥，是本市一家汽车修理厂老板。

见面一看，这车主牛勇祥也是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身材胖瘦和林师傅的描述基本一致。于是向他询问目击情况。他说当晚和老婆吵架了，独自驾车出去散心。漫无目的地开到龙虎路上，忽然听到前方“轰”的一声巨响，借着路灯光发现是一辆轿车冲入河中。当时出门匆匆，没带手机，时间已经是半夜，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车辆也少，一时急得不得了，正准备开车找地方报警，就看到一辆出租车经过这里，急忙拦车请的哥报了警。看到的哥报了警，觉得没啥事了，担心老婆一个人在家，就急匆匆开车回家了。

一席话说得合情合理，既没有破绽，也找不出什么不合适。而且，他不慌不忙，一脸平静，根本不像说谎。难道真是自己多年做警察，做出职业病了？竺铁箫怀疑可能是自己多疑了。

峰回路转

网络时代，一切都迅速快捷，第二天下午，龙虎河车祸这条新闻就上了本市晚报。网络上来得更快，几乎天一亮，本市网络论坛就挂出来现场照片，并有熟悉死者的网友跟帖，说事情蹊跷，不少死者夫妻二人的情事八卦跃然网上。竺铁箫逛本地网络论坛，看到这条消息，当然也看到了那些夫妻二人的八卦。

晚上八点左右，竺铁箫手机突然响了，接起来一听，是一个急促的男声，结结巴巴地说：“警察同志，我错了，我错了……中午我说的全是假话。请你们来我家，我愿告知实情。”一席话没头没脑，把竺铁箫完全弄蒙了。仔细问了问才搞清，打电话的人原来是那辆“苏A”牌照车主牛勇祥。

一见面，牛勇祥夫妻二人都在，又倒水又递烟。牛勇祥更是一个劲儿地说自己糊涂，对不起警察同志。听牛勇祥说出一番实

情来，竺铁箫知道这个案子不简单了。

原来，当晚牛勇祥自己并未出现在现场，他的白色面包车是被朋友朱国兴借去的。他是开汽车修理厂的，朱老板和他是生意上的伙伴，两人交情一直不错，以前也常向他借车，从来都不问借车干什么。这次朱国兴又来借车，他自然满口答应。那天一早，朱老板让人把车开到他的修理厂后，他就接到朱老板电话，特别交待他，昨晚开他的车路过龙虎河边，撞见了一起车祸，因为没带手机，就拦了一辆的士，叫的哥报的警。如果有警察问起，就说车子并没有借给谁，是他自己开车，路过现场看到车祸，并找人报警。“干吗要我替你说这个谎？”朱老板说，半夜三更，怕警察一找，老婆知道了又要疑神疑鬼，再三盘问，没完没了很麻烦。

牛勇祥和朱老板是多年的朋友，也知道他老婆一向疑神疑鬼，对他管得特紧，一听这话，想也没想，一口答应了。所以，上午竺铁箫来找他，他就说了谎话。老婆买菜回家，远远地看到他送竺铁箫出门。老婆问他警察来干吗，他没有隐瞒，就把警察问话的事告诉了老婆。老婆觉得事情重大，说出来或许有小麻烦；现在不说，将来恐怕会有大麻烦，坚决让他去找警察说清楚。

竺铁箫问道：“你们知道那个死者是谁吗？”牛勇祥两口子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因为他们只听说车祸死了人，并不知道死者是谁。

“她就是朱国兴的老婆武云。”

犹如晴天霹雳，一听这话，牛勇祥两口子都蒙了。“还好，你们迷途知返，有错就改，不然真要铸成大错了。”竺铁箫安慰着早已吓傻了的两口子，凭着职业敏感，她可以肯定这其中必有问题。

朱老板很快被传唤到案，面对民警的询问，他始终坚持是妻子自己开车外出，不幸出车祸溺亡，别的一概不知。

警察问他：“你妻子为什么要半夜三更开车出去？”

朱国兴回答：“不是半夜三更，是晚上九点多。她接到一个朋友电话，说约她出去吃烧烤，她就开车出去了。”

“什么朋友？男的女的？”

“不知道。她没说，我也没问。”

“那天，你为什么要借牛勇祥的面包车？”

“没有，我没有借他的车。”

“牛勇祥说你借了他的车，还车后，还打电话跟他说，要是警察问起，就说是他自己开车路过龙虎河，看到车祸，找的哥报的警。这你怎么解释？”

朱国兴一听，一下站起来，“没有的事。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说。”

问话到此便无法进行下去了。鉴于事情重大，竺铁箫把朱国兴暂时羁押，赶快查找起其他证据。

首先联系的哥林师傅，让他来辨认那天晚上让他报警的到底是谁。林师傅先看看牛勇祥，觉得就是他；又看看朱老板，感觉朱老板也像。因为当时半夜天黑，路灯不够亮，又是突发事件，没太在意拦车人的相貌。朱老板和牛勇祥二人的体貌特征也很接近，林师傅也拿不准了。

这让竺铁箫一时犯了难。此路不通，只好另想办法。竺铁箫调阅监控，可是，谯城新区刚刚开发，还没有全部完工，很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事发路段根本没有监控。附近路段的监控也不够完善，调阅了几个探头资料，搜索了大半天，有用的资料微乎其微。

一筹莫展，竺铁箫坐在办公室里苦苦思索。突然，桌上电话响了。她一愣神，马上有了主意……

很快，从电信部门查到了朱国兴老婆武云手机的通话记录，发现那天晚上八点以后，她的手机无任何通话记录。显然朱国兴说她九点钟接了电话，有朋友约出去吃烧烤是谎话。再调取了龙虎大道与金山路、吕营路交叉口的红绿灯监控录像，发现那天下午，牛勇祥的这辆“苏A”牌照面包车多次出

现在龙虎大道上，最后一次正是的哥林师傅打电话报警后约五分钟。虽然看不清开车人模样，但监控画面里，驾驶面包车的人脸型接近朱国兴的胖瘦。从牛勇祥的汽车修理厂的监控中，也看到了那天下午三点二十分，朱国兴亲自来开走了那辆车。

掌握了这些证据，竺铁箫已经胸有成竹，但为了万无一失，她又和同事一起，马不停蹄来到朱国兴家住的小区。这是本市一个高档住宅小区，门口保安二十四小时站岗，到处都是探头。来到地下停车库，找门卫问清楚了朱国兴的那辆出事轿车的停车位。调出监控录像一看，那天晚上十一点四十分，朱国兴夫妻俩一同走进车库，上了那辆车，朱国兴坐在驾驶座上开车出去。此时距离的哥林师傅报警时间大约四十分钟。再调取车子经过的沿线监控，发现朱国兴一直没有下车，直到深夜十二点十八分开上龙虎大道。

所有证据都显示朱国兴非常可疑，竺铁箫立即加大审讯力度。朱国兴起初还百般抵赖，怎奈铁证如山，无论他怎么抵赖也难以自圆其说。最后，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承认并交代了自己密谋杀妻，并伪造车祸现场的全部犯罪事实。

情感纠葛

朱国兴今年五十八岁，是本市知名的一家汽车4S店老板。十多年前，经人介绍，他和武云走到一起。婚后不久，原先经营二手车买卖的武云，开始经营汽车销售，朱国兴也关了自己的汽车配件商店，和武云一起打理起汽车销售。

可是，像很多中国家庭一样，有了钱，生活好了，烦恼跟着也就找上了门。朱老板因为生意上应酬多，经常和生意伙伴聚餐喝酒，出入高级娱乐场所，深夜不归是常有的事。每次出去应酬回来，武云都要严加审问一番：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事？去过哪些地方？特别是那些来找朱老板的年轻女性，不管是来拉广告的，还是求职应聘的，哪怕是买汽车的老客户，只要是个女的，武云的眼睛都如同雷达一般在人家身上扫了又扫，言语中更是百般探寻，不惜敲山震虎，让客人莫名其妙，闹得客人和朱国兴都很尴尬。

朱国兴渐渐有了分手的念头。可是，这许多年来，两人打拼出来的事业实在太大了。而且，朱国兴几乎是白手起家，他的一切都是在武云原先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上做起来的。公司法人、账户等全都是武云的名字。他曾试探着和武云谈过，两人分开，均分财产，话一出口，武云一口回绝。

这让朱国兴陷入两难的境地，和武云过下去，显然已经没办法破镜重圆；离婚吧，难道要净身出户？他这十几年来打拼的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他如何能甘心？况且，自己已经年近六旬，眼看着就是安度晚年的时候了，思前想后，唯有一条路可走……

狠心下手

然而，朱国兴毕竟是快六旬的人了，他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赖不掉的。如何才能做得天衣无缝，不留一点儿蛛丝马迹呢？他反反复复想了又想。

经过慎重考虑和多次踩点，最终他将目光盯向龙虎河。龙虎河远离市中心，人车稀少，便于下手。武云不会游泳，朱国兴决定伪造车祸，继而淹死武云。

可是，龙虎河南边是田野，无路可走；北边是滨河的龙虎大道，路边有护栏，还有一段一段绿岛、大棵大棵的行道树，如何能让车子顺利冲进河中淹死武云呢？经过多次现场实地察看选择，他终于发现了一处。那里是一段开阔地，周边几百米内都没有人家，很空旷。河边恰好有个大约三米宽的口子，是当初为了绿化工人去河边清理杂草垃圾留下的出口，没有护栏，也没有绿岛，更没有行道树。这虽是一个绝佳的地方，然而光天化日之下是绝不可能做这事的；半夜三

更，如何能准确找到？尤其是车子以很快的速度冲过去，怎么能保证一头扎进“口子”掉入河中呢？为此，朱国兴曾经几次开车到现场做过实验。白天不成问题，夜晚就很难保证。为此，他焦头烂额又琢磨了好几天。经过苦思冥想，想出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一切设计周密后，这天晚上，朱国兴借来好友牛勇祥的面包车，将车停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路边。他向民警交代，将这辆“苏A”牌照面包车停在路边有两个目的：一是当作驾车冲进河里的参照物，保证一次成功掉入河里；二是车里放着自己的干衣服，自己逃上岸后，可以换上干衣服驾车逃脱。

一切准备就绪，朱国兴已经是胜算在手。但他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作案之前，他先后三次开车查看情况。第一次大约九点半钟，发现有一对情侣坐在现场附近，卿卿我我，很久没有离开的迹象；第二次大约十点半，他看到一辆车也停在那里，一个醉鬼躺在绿岛上，旁边一个中年女人守着；第三次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偏僻的路上终于见不到一个人影。他急急忙忙回到家，跟老婆说，有个客户明天要出国探亲，临别之前准备把欠的车款还上，总共四十万。因为白天没联系上，又怕这一走很久才回来，耽误了周转。

本来半夜三更，武云不愿意出去，可听说有这么一笔款子，人家现在就要还上，担心自己不去钱落到丈夫手里，那还了得。所以，听了老公的话，她二话没说赶忙更衣出门，坐上朱国兴驾驶的自家轿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很快车子开到龙虎路上，车灯一扫，一辆车也没有。朱国兴心里一阵窃喜，手里悄悄地将挡位挂在四挡，控制着油门，向前开去。渐渐近了，发现自己停在路边的“苏A”牌照白色面包车。他猛踩油门，向前冲去。来到早已多次踩好点的位置上，向右猛一打方向盘，就听“轰隆”一声巨响，不偏不倚，轿车从那个三米宽的口子，一头冲入河里。

车子冲下河的一瞬间，朱国兴就拉开了车门。武云突然遭此意外，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臂。

龙虎河是一条人工河，水深两米左右。九月的天气，谯城还不是太冷，车子冲入水中也没有一个猛子扎到底，而是慢慢下沉。朱国兴很快就从车里爬出来。没想到武云也从车里爬了出来。两人湿漉漉地站在下沉的车顶上，吓傻了的武云紧紧地抱着丈夫，抖作一团，朱国兴心里却在急速盘算着。

过了足有一分钟，既没有一辆车经过，也没有一个行人路过。朱国兴对老婆说：“这半夜三更的，不可能有人经过了，我们离岸也不远，我带你游上岸吧。”此时武云早已吓傻了，对丈夫言听计从，没有丝毫的防备。朱国兴从车顶上下来向岸边游。武云身不由己，被丈夫半拖半拽带下了水。

离开车子约有两米远，离岸还有四五米的样子，朱国兴突然一反手，用力把武云摁入水里。事发突然，武云惊慌失措，拼命挣扎，扑腾了几下，就再没有一点动静了。过了两分钟，看看武云一动不动了，朱国兴才松了手。

朱国兴爬上岸，掏出身上的钥匙，打开面包车门，一头钻进车里，把浑身湿透的衣服脱下来，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干衣服，用一条干毛巾擦干了头。稳了稳心神，正要开车离开，忽然远处有一辆出租车朝这边驶来。

河面上，自己的轿车尾灯还在一闪一闪地亮，出租车开过来一定会发现车祸现场。此时开车离开，无疑会引起出租车司机的怀疑。他急中生智，急忙跳下车，从河边绿化带跑下去，又从斜侧跑上来，迎着出租车，拦车呼救，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

找人报警，驾车离开现场后，朱国兴将换下的衣服装在一个布袋里，随手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朱国兴机关算尽，还是不能做到天衣无缝，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他遇到的是谯城霸王花竺铁箫。

选自《民间文学》

第十二个死者



◇编译/向东　图/段明

沃德是小镇警察局的局长。这天上午，他正在办公室里工作，助理说有个男人急着想见他。

“死者”现身

来人身材瘦小，气喘吁吁，他在沃德面前放下一份剪报，剪报上是一则新闻，报道了小镇上最近发生的一起事故——那天凌晨，一个公司职员徒步经过铁路交叉道时，发现一具男尸。警方根据死者钱包里的证件，将其身份暂时确定为彼得·佩克。死亡时间是在午夜之后，死者很可能是被开往旧金山的早班火车轧死的。

沃德看毕剪报，抬起头，疑惑地看着眼前的来客。来客平静地说：“这是我从昨晚的《旧金山公告》上剪下来的。我差不多开了一整夜的车，今天早上赶到这里。”

沃德问：“你是死者的亲戚？”

来客淡淡地一笑，说：“不，我来是因为这新闻好像出了点儿错。我正好就是彼得·佩克，据我所知，我并没有死。”

沃德愣了一下，接着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摸索着，说：“我们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这个钱包，里面所有的证件上都有你的名字，这又该如何解释？”

佩克先生瞟了一眼钱包，说：“很好解释，上星期一晚上我在旧金山被人抢劫了。”

这下沃德有些明白了：“就是说，那人抢劫了你之后，离开旧金山，来到我们这个小镇，不幸遇到了事故。”

“正是这样。”

沃德请佩克回忆一下抢劫者的长相。佩克说，他们有两个人，一个人红头发，左边的耳朵没有了；另一个人个子很矮，留着黑黑的小胡子，皮肤也比较黑。沃德点点头，第二个人和死者的体貌特征一致，他带佩克来到警察局存放遗体的地下室，想请他辨认一下。

沃德把盖在遗体上的白布拉下来，他本以为佩克会流露出反感的神色，不料佩克平静地说：“没错，这就是抢劫我的人之一。”接着他朝尸体俯下身去，观察了一会儿，说：“他脸上有奇

怪的斑点。”

沃德吃了一惊，问：“你说什么？”

佩克重复道：“我说他脸上有奇怪的斑点。外行可能会以为死者患有轻度麻疹，但是对于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来说，我会说这个男人被注射了甲巯喋呤。”

沃德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佩克解释说，甲巯喋呤是一种药物，有剧毒，会在瞬间导致心脑瘫痪，但甲巯喋呤总是会留下痕迹，中毒者的脸颊会呈现淡淡的红色斑点。

佩克指了指尸体，总结道：“我断定，这个人死于中毒，火车可能是在他死后才轧过他的身体。”

沃德惊讶地盯着佩克的眼睛，问：“你究竟是什么人？”

佩克笑道：“我的专业是毒理学，也就是毒药研究。”他说，自己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恳求沃德让他一起来破案。

沃德苦笑了一下，说：“好吧，其实听了你刚才的话，我也正想请你帮忙呢。”

连环杀人

接着，沃德告诉佩克一件奇怪的事——

沃德所在的这个小镇，往常每年大约会有十几个人意外死亡，这是平均数，多年来都是如此。但上个月，仅仅一个月，就发生了11起意外死亡事件，火车轨道上的这个是第12个死者，这颠覆了平均法则。这些死者都遭遇了不同的事故，比如高空坠落，或被骡子踢到头。所有事故发生时都没有目击者，但证据就在那儿摆着，让人不得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

说到这里，沃德走近佩克，严肃地说：“发生事故的12个人中，有9个人脸颊上有这样的红色斑点。”佩克惊讶道：“难道这是……连环杀人事件？”

沃德点了点头，说道：“起初我对这些斑点没太在意，但是当这个人被送来时，我开始觉得哪里不对劲。你进来时，我正想打电话给旧金山，向他们求助。”

佩克沉思片刻，问沃德局长，小镇上有没有法医或验尸官。沃德回答：“老医生克劳斯处理整个小镇的案件。他不是专职验尸官，我们需要他时，会派人去请他，但克劳斯医生上了岁数，视力不太好，他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些红色斑点，也没有向我提起过。”

佩克点了点头，提出想去发现尸体的地方看看，于是沃德陪他来到了事发现场。

铁轨边的路面上有轮胎痕迹，还有不少脚印。佩克认为，这说明最近有汽车停在路边，车上的人下了车，走到铁轨上。从脚印痕迹看，这人有一双大脚，脚往外张开的角度也比一般人大。脚印有两排，一来一回。返回的脚印不如走向铁轨的脚印清晰，这表明这个人是负重走向铁轨的，但返回的时候没有负重。

佩克对沃德说：“那重物是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所有这些都证明谋杀的确发生了。凶手将尸体放在铁轨上是为了掩盖事实，如果死者自己走到铁轨上，显然应该没有返回的脚印。”

沃德同意佩克的看法。两人把脚印和轮胎痕迹制成石膏模型，然后返回警察局。这时，一个警察来报告说，局里抓到了一个人，这人叫麦克，红头发，掉了一只耳朵。他和同伙4天前从旧金山一个监狱里越狱，出狱后就抢劫了佩克先生。

沃德对佩克说：“我想这已经很清楚了。麦克和同伙越狱逃走，抢劫了你，然后逃到这个小镇，准备分赃，但麦克想独吞，那他做了什么？他干掉了他的同伙。”

佩克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说：“听上去不错，但我们应该先见见这个杀人嫌疑犯。”

片刻之后，神情阴郁的麦克被带入房间。佩克检查了他的脚，对沃德局长低声说：“让他回牢房吧，你可以起诉他抢劫，但他的罪行不包括谋杀。”

“为什么？”麦克被带走后，沃德急躁地问，“难道不是麦克毒死同伙，然后把他的尸体抛在铁轨上吗？”

佩克提醒沃德，凶手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使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好几个人，而麦克不可能杀死那些人，原因很简单，他4天前还身陷囹圄。另外，麦克的脚比铁轨边的那些脚印大了整整半英寸，而且凶手是外八字形的脚，麦克却是内八字脚。

眼看线索又断了，沃德显得很焦躁。佩克说道：“沃德先生，其实对于凶手，我已经有了大概的猜想。我想见见之前验尸的克劳斯医生，和他谈谈，再确认一两点疑问。”

动机之谜

于是，沃德带着佩克找到克劳斯医生，为两人互作了介绍。

佩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剪报，递给克劳斯医生：“请您看看这个，告诉我您的看法，好吗？”

医生接过剪报，阅读起来，他一边读一边说：“这新闻里的头颅穿孔手术不是什么新鲜事……”

佩克点点头，打断道：“克劳斯医生，我的关注点其实并不是剪报上的内容，而是你的视力。既然你能轻松地看剪报，那么，在对9具不同的尸体进行解剖时，你怎么会没发现每个受害人的脸上都有红色斑点呢？”

克劳斯医生顿时僵住了，他冷冷地说：“佩克先生，你的话我恐怕不太明白。”

佩克缓慢而清晰地说：“克劳斯医生，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个越狱的囚犯死于甲巯喋呤中毒，后来他的尸体被放在铁轨上，看起来他是被火车轧死的，这掩盖了他中毒的真相。”

克劳斯医生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做的尸体解剖……”

“也是你杀了这个人，克劳斯医生！”佩克在指责医生的时候，直视着他的眼睛。

医生深吸了一口气，没有说话。一旁的沃德满脸震惊，说：“这不可能，佩克！我认识克劳斯医生快一辈子了，我可以为他担保……”

佩克摆摆手，打断了沃德的话：“克劳斯医生，我刚刚注意到，你的脚比普通人更显得外八字一些。我们在事故现场发现了轮胎印，我想很快就可以证实，那是不是你的汽车留下的。另外，毒药是使用皮下注射器针头注入体内的，手法非常专业，只有医生才做得到。由于小镇上的案件都由你负责尸检，镇上没有其他人熟悉这些事情，所以你被发现的机会非常小……”

佩克说到这里，突然发现老医生做出了一个意外的举动。佩克立刻猛扑过去，把老医生手中的一个小玻璃瓶打落在地，但还是太迟了，老医生已经瘫倒在地。由于致命毒药的瞬间作用，他的眼睛已经变得暗淡了，老医生向沃德看了一眼，说：“我很抱歉……”就垂下了头。

沃德惊慌失措，他看着佩克，佩克摇摇头，说：“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沃德先生，你仔细看看，他的脸颊上已经出现红斑。”

沃德把老人的尸体平放在地板上，然后他站了起来，摇着头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任何理由呀！”

“有一个原因。”佩克说道，“我从其他渠道了解到，克劳斯医生深陷财务危机，他的情况非常糟糕，需要马上筹集2000美元。”

“但是我看不出杀人能给他带来钱呀……”

佩克苦笑着解释道：“你忘了，克劳斯医生并不是警察局的正式雇员。根据需要，他进行尸检，每个案子可以得到100美元报酬。12次尸检，每次100美元，就是1200美元。现在，沃德先生，他的动机清楚了吧？”

沃德点了点头。

佩克总结道：“医生还需要800美元。要不是由于一系列奇怪的情况使我到了这里，沃德先生，你可能会是他的下一个受害者。”

选自《读者报》

微信说

◇文/林永炼　图/彭建辉



儿子给老曹买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还手把手教他玩微信。老曹有微信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喔——喔——喔”，早上5时，手机铃声将老曹唤醒，说唤醒不准确，是被惊醒，因为老曹正在做美梦呢。有一则微信：老年人每天醒的最佳时间是早上5点钟，这是一个102岁老中医传授的经验。所以老曹将醒的时间定在5时。

老曹醒了，不着急起床，有一则微信说：醒后不能立即起来，要用十指相扣，用手心在以肚脐为中心约八厘米的圈内进行按摩，又有一微信说要按五十下，有一则说要按三十下，老曹就来个折中，按了四十下。

按摩完，老曹打开微信，朋友圈有一则“关系到每个人”的紧急通知，老曹一看，内容涉及不要到某某国旅游，文章最后要求看了这条消息，不能冷漠，不管多忙都要转，不转就不是中国人，老曹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立即动了手指转了30人。

已经是中国人的老曹转完微信，穿上衣服，可是为去餐厅和卫生间拿不定主意。因为有一则微信说，起床后要先喝水，足足谈了十个好处；可有一则又说应该先刷牙，同样谈了十个好处。老曹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于是，便做出一个决定，一天先喝水，一天先刷牙。具体实施方案，今天开始，单日先喝水，双日先刷牙。

老曹喝完水，刷完牙，得去厕所了。有一则微信：老人必须做到“四个不要”，不要等到口干才喝水，不要等到饿才吃饭，不要等到困才睡觉，不要等到屎急才大便。去厕所之前，老曹先烧了一大壶开水，本来，大便与一大壶开水没有什么关联，可是，有一则微信带视频的，一个老人，大便时解下裤子刚坐上座厕，有一条眼镜蛇窜上来，老人屁股遭咬后被送往医院。这条微信郑重告诉人，平时厕所盖要放下，用时打开务必看看有没有蛇。老曹觉得这样还不够，于是，他左手打开厕所盖的同时，右手将刚烧的开

水立即倒下，如果有蛇，必死无疑。

做完这一切，老曹安心地坐上座厕。有一则微信说，每天大便要固定一个时间，即使没有这种意愿，久了就会习惯。

上完厕所，老曹穿运动鞋，准备外出散步。他过去是早餐后出去的，有道是“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现在有一则微信反驳这种说法，认为应该饭前散步更为合理，这是一个退休老院长跟亲人说后才不慎透露的。

老曹到公园散步，不太快也不太慢。有一则微信说，应该保持中速，老曹边散步边看手机微信，第一次看是五千步，得再走三千步，有一则微信说，老年人每天早晨走八千步最适合，多了不利健康，少了等于没走对健康更不好，这是一个权威大学教授通过几十年总结出来的养生之道。

老曹在七千九百多步时就开始回家，余下的路正好凑到八千步。

约9时多，老曹回到家，看到餐桌上摆着白米粥，对妻子说，怎么又吃这个，我不是交代了吗？微信说，早餐不能吃这个，会增加血糖、血脂、胆固醇……还没说完，妻子说，你整天总是微信说，我问你，不吃这个你吃微信？

“重要更正，不是吃微信，是微信说，为了溶血栓、降三高、防止中风等，早上用小麦、大麦、赤豆、芝麻、小米、花生这些杂粮煲粥，还可加20克山参，30克玉竹，40克枸杞……”老曹说不下去了。

见老曹无力地瘫在地上，大汗淋漓，脸发白，妻子紧张道：“你怎么了？”

“肚……子……饿！”老曹有气无力地说。

妻子终于放心地说：“你坚持坚持，我出去一下，应该有微信这样说：‘坚持就是胜利！’”

“你还出去干吗？”老曹问。

妻子说：“我出去买杂粮，再买20克山参，30克玉竹，40克枸杞……按微信所说的做，让你吃后溶血栓，降三高，防止中风……”

选自《羊城晚报》

需要帮忙吗

◇文/孙开元



一天，三个人正在湖里钓鱼，一位天使出现在了船上，他们惊讶得半天才说出话来。第一个人恭敬地问天使：“我的后背在越战中被炮弹炸伤过，一直都很疼，您能帮我解除痛苦吗？”

“没问题。”天使说完摸了一下这个人的后背，他立刻感到了多年没有过的轻松。

第二个人戴着厚厚的眼镜，开车和读书时都很不便，于是他问天使能否改善他糟糕的视力。天使微笑着拿下他的眼镜扔进了湖里。眼镜落入水中的一瞬间，他的眼睛明亮了，能够看清眼前的一切。

当天使转向第三个人时，这个人忙伸出双手阻挡——“别碰我！”他叫道，“我还得领伤残抚恤金呢！”

选自《文苑》

爱吹牛的老板

◇文/潘李君　图/彭建辉



李俊是一家烟酒店的老板。这天，一个关系很好的哥们儿来玩，还没踏进店门呢，就直言不讳地说：“老李，原来你就开这么一个小店啊，我还打算跟你混呢，看来是没戏了！”

李俊毫不在意哥们儿的嘲讽，说：“‘店’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哥们儿顿时来了兴趣：“言下之意，是小生意赚大钱咯？”李俊神秘地一笑：“我不跟你耍嘴皮子功夫，等会儿让你见识见识！”

说话间，只见一个骑自行车的正往店里骑来。李俊说：“看到没，这个人是来买‘大红鹰’的。”哥们儿疑惑道：“你怎么知道？”李俊笑而不答。果然，那骑车的买了一包“大红鹰”香烟。

不一会儿，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门口，下来一个大腹便便的男子。李俊又不失时机地说：“这个男的肯定要买‘软中华’。”哥们儿将信将疑。果然，那男子进店后，看了看柜台里陈列的香烟，说：“来一包‘软中华’。”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李俊陆续准确地猜出五六个顾客要买的烟。哥们儿啧啧称奇，佩服得五体投地，忍不住问：“我说老李，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李俊解释说，他每天接触形形色色买烟的人，时间一长，发现一个人抽什么烟，跟他的穿着、发型、职业、喜好、神色、表情等都有着一定的关系，久而久之，自己练就了一门独特的“识人”功夫……

末了，李俊洋洋自得地说：“你知道我刚才卖给‘将军肚’的那包‘软中华’赚多少钱吗？”哥们儿略一思索，说能赚十来块吧。李俊哈哈大笑，然后伸出五个手指头。哥们儿一愣：“不会吧，才赚五块？”李俊轻声说：“五十块！”哥们儿惊讶得差点儿掉了下巴：“还真是小生意赚大钱啊！”李俊自我夸耀说：“但这个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首先得学会‘识人’，其次得有胆量、敢冒风险。买‘软中华’的那个‘将军肚’，一看就知道平时根本不抽烟，所以给他假的他也不知道，明白了吧？”哥们儿这才恍然大悟。

正当哥们儿听得入神时，门口突然停下两辆车子。哥们儿见状，忍不住问：“老李，大生意来了，你说他们会买什么烟呢？”

李俊说：“从他们所驾驶的汽车来看……”

正说得津津有味呢，谁知车上下来了两位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李俊顿时目瞪口呆……

选自《乡土·野马渡》



选错人质

◇文/曾长建　图/彭建辉

大林策划了整整两个月，终于决定把打劫银行的时间定在周四下午。那个时间银行值班人员少，只有一个没带枪的保安，前去存钱取钱的人也不多，方便动手。

周四下午，大林准备好一切，只身来到银行。敢单枪匹马打劫银行，是因为大林在警察局里布有内线，对警察的活动了如指掌，他唯一需要应付的就是银行里面的状况。

正当大林要拔出枪时，腰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警察局里的那个内线打来的，他焦急地说："先别动手，露馅了，警局刚接到一个电话，说今天下午有人要打劫银行。"

大林一惊，警察局还真是消息灵通，自己守得这么严，还是被他们知道了。犹豫了一下，大林还是拔出手枪，他为这次行动部署了两个月，费尽心血，连逃跑路线都规划得一清二楚，只要逃出银行大门，警察就再也奈何不了他。内线说警察十分钟后就会到达银行，大林决定在十分钟内完成打劫。

保安和值班人员一见手枪，都吓得不敢动弹，几个顾客也乖乖地站在一边。"把钱装进袋子，动作快点！"大林把一个袋子丢进柜台，大声冲一个女值班员吼道。女值班员颤抖着站起来，把钱一沓一沓地往袋子里装。

当装满钱的袋子回到大林手里时，银行外面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大林一看手表，不由得大骂："奶奶的，警察真不守信用，说好十分钟的，才五分钟就到了。"他瞄向大厅里的那几个顾客，只见其中一个男子脸色苍白，身子不安地晃动着。大林冷笑一声，径直走到那个男子面前，举起手枪指着他："不想死的话就乖乖地给我做人质。"

那人脸色蓦地白了，双眼盯着大林："为什么是我？你就不能找别人吗？"大林把手枪往他头上一顶："少废话，找你最合适。"那人焦急地说："求求你找别人吧，找我你会后悔的，我……"

"再废话老子一枪崩了你！"大林大声吼道，拇指打开了保险。那人无奈，只得闭嘴，被大林用枪顶着出了银行大门。此时银行门口已经围满警察，但是大林并没有太害怕，他知道，只要人质在手，警察是不敢开枪的。他有恃无恐地紧跟在人质后面慢慢地向自己的车子靠近。就在快要到达车门时，枪声突然响了，只听见两声"哎哟"，大林和人质同时栽倒在地。

大林醒来时，发觉人质还在身边，但是多了一群警察。"不是说不准对人质开枪的吗？"大林不服气地喊道。领头的警察轻蔑地笑道："这问题还是问你的人质去吧。"

大林疑惑地望向人质，人质怒气冲冲地瞪了他一眼："早就说过找我做人质你会后悔的，我是在逃抢劫犯呀！真是倒了八辈子霉，还没动手就被你这个笨蛋抢了先，还把我当作人质……"

选自《特别关注》

怪宠奇局

◇文/菊韵香　图/段明



怪　宠

这天，住在孤松镇上的张济安和老婆陈燕又怄了气。看到老婆摔门而出，张济安也没当回事，继续在桌上那只装满乒乓球的纸箱里摸来摸去。本以为老婆在外吹吹风消消火，自然会回家，哪想十几分钟后，听邻居说她竟去了黑风岭方向，张济安登时方寸大乱，撒丫子开追。

能不慌吗？黑风岭谷深林密，路陡难行不说，翻过岭再走上一阵子，就是老婆的娘家。见闺女哭哭啼啼一个人回来，至今都不待见他这个姑爷的老丈人要不拎棍子打上门，揍他个满地找牙哇哇叫才怪！张济安越琢磨越胆突，一头扎进獾子谷，打算抄近路劝下陈燕。

张济安和陈燕结婚已有4年。4年前，两人相识相爱后，陈燕带他回老家认门。不等进院，陈老板张口就问："有楼吗？"

陈老板，也便是陈燕的老爹。因总板着一张阶级斗争的老脸，没一丝笑模样，故张济安私下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

当时，张济安实话实说："没有。"陈老板又问："车呢？两轮三轮的不算。存款多少？"得知张济安有的只是长相和个头，陈老板老脸一沉下了逐客令："长得帅有屁用？买东西又不能打折不能刷。连个像样

的窝都没有，你也好意思娶媳妇？！”

此后，尽管陈老板横拦竖挡，可天性倔强的陈燕还是执意嫁给了张济安，半分彩礼都没要。结婚那天，陈老板警告张济安，今后胆敢欺负我女儿，哼，你自己掂量！说这话时，眼神如刀，以致害得张济安像落下了后遗症，一想起老丈人那凶巴巴的眼神就哆嗦，腿肚子直转筋。这不，刚爬上獾子谷的山冈，一脚没踩实，张济安就滚了坡，跟头把式地摔向谷底。

这一片，地儿偏，獾子多，所以叫獾子谷。獾子一多，那吃它的天敌，比如豪猪、灰狼和狗熊也多。万一磕个头破血流，血腥味必会引来群狼，那后果——

还真是怕啥来啥，“嘭”，张济安的脑门撞上了一块突起的裸岩。天旋地转之中，眼前金星乱飞。

“我、我发财了——”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作死。”

张济安额头挂彩，疼痛欲裂。踉踉跄跄尚未爬起，身前忽地多出一胖一瘦两个陌生男子。胖男子坨大，样子很凶，抬脚就踹。

“喂，你们是谁？凭啥打我？”张济安挣扎着喊叫。

是啊，双方素昧平生，无恩无怨，凭啥动手？胖男子一听，骂声“瘪犊子，少跟老子装傻充愣”，提起了一样东西。

怔怔望去，只一眼，张济安顿觉头皮发麸，骨子里发冷。

胖男子提在手里的居然是只少说也有一拃长、被撞得发了挺的土黄色草鞋底！

草鞋底，节肢动物，也叫花蚰蜒，就是生在阴湿处、身上长着15对30条腿的百足虫。瘦子气哼哼说它是老爷子养的爱宠。适才，他和胖子牵着它正在那块光滑的裸岩上晒太阳呢，张济安却从岭上滚下来，不偏不斜撞了它个正着，嘎屁了。

养蚰蜒当宠物，这也太另类太不可思议了吧？张济安扯着嗓子喊：“你俩是碰瓷的吧？你们要胡来，我可报警了。”

“碰你个头。”瘦子伸手一捏，便从张济安脑门上捡下几根蚰蜒的断腿来。

这回，证据确凿，张济安彻底傻了眼。

绝命彩

接下来，胖瘦两个家伙不再废话，一人扯住张济安的一根胳膊，双臂较劲喝声“瘪犊子，走”，径直将他扔下了数丈深的山坳。骨碌碌滚到底，还没停稳，胖男子紧跟而来，飞起一脚又把他蹬进了一个黑黢黢的山洞。

工夫不大，张济安渐渐适应了洞内的光线。乍能看清，几乎贴上鼻尖的一张核桃皮般的老脸就吓得他差点儿背过气去。

“你、你是什么人？”张济安颤声问。

核桃脸没有回答，顾自反问：“是你撞死了我的宠物？”

“你说那只虫子，草鞋底？”张济安强按心慌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的。我赔我赔，你开个价。”

“草鞋底也是一条命。自古以来，害命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核桃脸冷冰冰回道，“你也别说我倚老卖老讹诈你。这样吧，你自己赌一把，能不能走出这个洞，就看你的运气了。”

说话间，胖子和瘦子搬来一只木箱。箱内，装有数十个乒乓球。

那些乒乓球上写的不是号码，而是手脚屁股心肝肺等人体零部件的名称。瘦子正咧嘴嘿嘿歪笑：“对，玩法相同。我们老爷子忒仗义，你摸到头，把头带走；摸到屁股，屁股带走——”

“不不不，我不摸。”张济安顿时吓得浑身哆嗦，慌张后退。

胖子一把薅住他的脖

子，哼道：“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摸！”

眼见退路已断，万难逃脱，张济安一咬牙，决定博一把。按玩彩规则，共7次机会，只要抓出脑袋肠肚两条腿，基本齐活，能走人了。可摊开汗涔涔的手掌一瞅，你猜乒乓球上写的是啥？

是“头发”两个字！

脑袋要没了，要头发有屁用？张济安暗暗叫苦，又摸出一个。

我去，还是边角料，指甲！

张济安横下心，抓出了第三个球。这下总算走了点狗屎运，是“臀”。可屁股上顶着撮头发也活不成啊，还得继续摸。

等第四个摸出来，张济安长了眼：脚丫子！

没有腿，脚丫子连不上屁股；没有腰，屁股连不上头；不，是头发。接下来，甭管再摸出啥，我都死定了。倒不如跟这三个不人不鬼的家伙拼了，没准儿还能博出条活路来。可这个想法刚从张济安脑瓜子里蹦出，就听核桃脸阴恻恻开了口：“胖头，麻秆，这小子准没憋好屁。快按住他，别让他溜喽！”

彪女人

完了，这回我死定了！

余光里瞄到胖子和瘦子凶神恶煞般扑上来，张济安突然想起了和眼前情景无比相似的一幕——

跟陈燕结婚后不久，他开在孤松镇上的电脑维修店就着了把火，把辛苦攒下的一点儿家底烧得一干二净。为给他筹集本钱重新开张，陈燕没少干苦活儿累活儿。大前年的寒冬腊月，一天，张济安上街，恰巧碰到已怀孕六七个月的陈燕前面挺着个大肚子，后面背着扎满冰糖葫芦的草捆，踩着滑溜溜的冰雪跌跌撞撞地跑。身后，两个城管在追。真的，那时家里拮据得连辆三轮车都买不起。张济安看得眼泪哗哗淌，天天挖空心思琢磨该咋赚钱，让老婆少遭罪。结果，急中昏头，架不住哥们儿的圈拢，他走了“捷径”，学会了赌博。那天，他被两个赌徒拽进间破房子，不还赌债就剁手指头。紧要当口，陈燕来了，一把抢过菜刀，又“啪”地把自己的手拍到了桌上。

“浑蛋，别碰我老公。要剁就剁我的，要几根给几根，我老公的手得留着修电脑呢！”

当时，陈燕不管不顾豁出了命，跟现在没啥两样：“浑蛋，别碰我老公。谁敢动他，我就跟谁拼命！”

现在？现在是幻觉，老婆早回了娘家，咋会来獾子谷？张济安苦笑着摇摇头，绝望地闭上了双眼。自打涉赌事发，蹲了几天拘留后，张济安自觉没脸出门，一天到晚猫在家里研究彩票，巴望着大奖砸头。见他迷迷瞪瞪上了瘾，陈燕没少和他吵嘴。

“老公，你发啥蒙？快跑啊！”冷不丁响在耳边的这一嗓子，顿时惊醒了张济安。

这不是幻觉，老婆真来了！只见陈燕紧紧护住他，一头就撞翻了胖子：“让开，放我们走！”

“走？没门！”胖子嘴角一挑，拎起了大个头的草鞋底，“他撞死了老爷子的宠物，得赔！”

“这也算宠物？纯属讹人！”陈燕的嗓门陡高八度，继续舞舞乍乍往前冲，“谁是你们老爷子？叫他出来，看我咋拾掇他！”

洞内，哪还有核桃脸的影儿？胖子和瘦子也被陈燕震住了，拔腿开溜：“哎呀妈呀，这东北女人也太彪了！”

一场险情，就此化解。

原来，见老公沉迷玩彩，不求上进，陈燕伤心之下动了回娘家的念头。走到半路，她又站住了。男人是自己选的，好赖得认，更何况，张济安还没赖到要扔货

的地步。还是回去吧，和他好好谈谈。可抄近路刚走进獾子谷，就听一个山洞里传出了吵嚷声，其中还夹杂着张济安不是好动静的叫嚷声。

不好，有人要伤害老公！于是，陈燕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而她不知道，此时，胖子和瘦子已追上了核桃脸。

核桃脸重重叹口气，说："我儿子隔三岔五就跟我念叨，说他那姑爷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我听得来气，就请了你俩帮忙，打谱好好修理修理他。"

"咱接着设局，收拾他？"胖男子问。

"算了算了，别吓着我孙女。看得出，燕子是真心稀罕他。"核桃脸说，"你俩找找人，托托关系，想法子把今晚彩票开奖的号码告诉那个瘪犊子。唉，就算帮我那乖孙女了，让她过上好日子。"

老照片

傍晚，张济安又坐在了那箱乒乓球前。刚闭眼伸手入箱，几个号码球就争着抢着往他掌心里钻。半夜开奖，被吹出的号居然和张济安摸到的全对上了，一个不差！

头奖加派奖，接近一千万哪！

可是，自打买彩近两年来，张济安破天荒头一次没下注，也没候到半夜看电视开奖。至于那箱号码球，全被他扔进了垃圾桶。次日清晨，张济安起了个大早，跟老婆陈燕去了菜市场，安安分分做起了小商贩。

一转眼，两年过去。

张济安夫妻俩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还有了自己的果蔬店。当然，陈老板也对姑爷慢慢转变了看法。这天，张济安陪陈燕回娘家，无意中翻出一本老相册，看到了一张老照片。

照片上的人，活脱脱就是在獾子谷照过面的核桃脸！

"他是谁？"张济安问。

"我爷爷，他可疼我了。"陈燕说，"可惜，在我认识你前，爷爷就去世了，不然他也会喜欢你。"

喜欢？张济安禁不住从头皮到脚跟一阵发紧，恍惚瞅见核桃脸的眼里倏地闪过一丝光亮……

选自《上海故事》2019.9

拉二胡的男孩

◇文/亦无伤　图/段明

冯玉楚这天走在下班的路上，就看到天上乌云翻滚，接着一阵风吹过，灰尘纸片都被吹得卷了起来，在空中打着旋儿。眼看很快就要下雨了，他又没带着伞，不由加快了脚步。

刚走了一段路，"劈里啪啦"一阵响，豆大的雨点砸在路上，他立即跑到一家商店门口去避。霎时，大雨如注般落下，整个街道全笼罩在一片如烟的雨幕中。

不过这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10分钟，大雨就随着那阵黑云飘走了。跑到店里避雨的行人也纷纷出了店门，冯玉楚走出门来，继续往家的方向走。

刚走了几步，就听一阵二胡声传了过来。此时拉的

正是一首《梁祝》，冯玉楚对音乐虽然不是很懂，但这曲子平时也曾听过不少次，感觉曲子拉得并不是很好，像是一个初学者。也不知是什么人，竟然跑到街上来练习二胡了。

好奇心让冯玉楚不由得顺着声音的方向走去。转过街头，就看到前面一处屋檐下坐着一个男孩子，约十三四岁的样子，正埋头拉着手里的二胡。在他身旁还趴着一只黄狗，脖子上还套着一根绳子。狗的身后放着一辆小车子，约有一尺来长。



男孩子听到有人来，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又低头拉曲子。冯玉楚注意到小车子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奶奶双脚残疾不能行走，无法做工挣钱。求好心的人行行好，使她能活下去。车里有几张票子和几枚硬币，估计是刚才路人给的。

原来男孩子是在卖艺赚钱呢。冯玉楚抬头一看天色，已近黄昏了，就说：“现在天色不早了，又刚下了雨，街上不会有多少行人的，你还是早些回家吧。”男孩子摇了摇头，说：“今天奶奶的病又犯了，我害怕出事不敢出门，一直到她好些了才出来，现在还没挣到今天吃饭的钱呢。”冯玉楚奇怪地问：“你们家就你和奶奶两个人？”男孩子的手停了下来，说：“是啊，我生下来就没见过爸爸妈妈，是奶奶将我养大的。可是现在她已经无法再打工挣钱了，我必须出来挣钱养她。”

冯玉楚只觉眼睛一热，就从身上掏出一张10元的票子，递到男孩子手上说：“你回去太晚，她也会担心你的，这点钱你拿去买些吃的给她吧。”

男孩子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接过了钱，说：“谢谢你了，你真是个好心人。”说罢站了起来，收起二胡背在身上，对狗叫了一声：“阿黄，我们走吧。”

那只狗一听到男孩子的叫声，立即站了起来，男孩子将小车上的绳子往黄狗身上一套，狗立即拉着小车走了。男孩子又对冯玉楚说了一声“谢谢”，这才跟着黄狗跑了。

冯玉楚见男孩子走的方向和自己相同，就慢慢跟在他身后。男孩子来到一家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将它放在车上让狗拉着，然后又继续前行。不一会儿就拐向了另一处巷口，此时和冯玉楚走的方向已经不是同路，他也不再跟着了。

后来，冯玉楚又几次看到这个男孩子背着二胡跟着拉车的小狗走，有时小车上放的是青菜，有时是一些点心，看来这男孩子还真是有孝心，不断地变换着食物带回家。

这天傍晚，冯玉楚下班刚走过路口，就听到一个男孩子叫道："叔叔，你从那边走过来，看到我的阿黄了吗？"他转头一看，正是那个拉二胡的男孩子，他正从一条巷道跑过来。此时男孩子显得很狼狈，身上除了挂着那把二胡外，还提着那辆小车以及一袋食物，看样子没有狗帮拉着，他只好自己提着了。

冯玉楚摇了摇头，他刚才只顾走路，倒是没有注意到路旁是不是有狗了。他问："狗不是时时和你在一起的吗？怎么会不见了？"

男孩子说："今天我和它出来的时候，有一辆车子突然驶过来，差点儿将它给轧了。阿黄吓坏了，突然发疯地在街上乱跑，我追了好远，最后也没追上。"

难怪男孩子如此焦急，冯玉楚安慰说："放心吧，狗就算了，它自己也会找到家的，你还是先将东西拿回家吧，奶奶还在家等着你呢。"男孩子摇摇头说："不行，它不帮我拉东西回去，奶奶就会挨饿了。"

冯玉楚奇怪地问："你难道不会自己拿回家吗？"

男孩子仍是摇着头，说："它刚才恐怕被吓坏了，我怕它会忘记了回家的路，我再去找找看。"说罢，就朝另一条巷道跑了过去，转眼间消失在巷口。

冯玉楚只得苦笑，看来男孩子对这条狗感情还真不一般。他继续赶自己的路，刚走了一段，就听"汪"的一声，像是狗叫的声音。有人骂道："这是哪家的狗？跑到我门前蹲着。"接着看到一只狗跑了过来，身后跟着一个男子，手里还提着一根棍子。

他一看，这狗正是阿黄，不禁叫道："阿黄。"阿黄听到有人叫，这才停了下来。那名拿棍子的男子看到冯玉楚叫住了狗，以为是主人到了，也就提着棍子转身回去了。

冯玉楚叫道："阿黄，过来，你的主人正四处找你呢！"狗似乎也听懂了他的话，慢慢过来，靠在他身边，身子不断颤抖着，似乎仍在感到恐惧。冯玉楚蹲下身来，抚摸着阿黄的背，轻轻地问："你是不是刚才被吓坏了，还认识自己的家吗？"阿黄抬起头看着他的脸，轻轻地叫了一声。

想到刚才男孩子寻找阿黄焦急的样子，冯玉楚决定将狗给男孩子送过去，就对阿黄说："如果你认识回家的路，就在前面带路吧，我陪着你一起走，就不用害怕了。"

阿黄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就迈开脚步在前面走，冯玉楚跟着它。转过几条巷子后，渐渐地来到了城郊，这一带尽是低矮的房子。突然阿黄"汪"地叫了一声，向前跑了过去，原来男孩子正站在巷口呢，看到阿黄过去，立即紧紧地将它抱住。

男孩子向冯玉楚说了句道谢的话，然后就将小车绑在阿黄身上，又将袋里的食物放进车里，才对阿黄说："你进去吧。"阿黄立即拖着小车，跑进了前面一户人家。

冯玉楚觉得奇怪，男孩子都回到家门口了，为何不自己将东西拿进屋，却要这只狗拉进去？他问男孩子："这就是你的家吧？我跟你进去看一看，奶奶的病是不是好些了？"

男孩子拦住他说："谢谢你将阿黄送回来，你真是个好人。不过你只能到门外看，不能进屋里去，我奶奶现在睡着了，我不想吵醒她。"冯玉楚点点头，来到这户人家门前，

从虚掩着的大门往里看。只见屋的一角有一位老太太睡在床上，屋里除了几张椅子外，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冯玉楚鼻子一酸，退了出来，他打开钱包，将里面仅有的两张百元钞票递给男孩，说："留着给你奶奶买些吃的吧。"男孩子想推辞，冯玉楚将钱往男孩子手上一放，急急地离开了。

几天后，冯玉楚跟同事们说起了男孩子拉二胡挣钱的事，听到的人都不禁动容，有人提议去看一看这个老人和孩子，如果可能的话，大家给他们一家捐些款。这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众人决定一起到这家去看一看再说。

一行人开车来到了城郊，冯玉楚找到这户人家。刚来到巷口就吃了一惊，只见这户人家门前站着好多人，大家上前打听，这才知道独居在这屋里的老太太今天病逝了。

此时，众人正将老太太的尸体抬出屋来，阿黄呆呆地站在门前，看着忙碌着的众人出神。冯玉楚看了四周一眼，却没看到那个男孩子，不禁问道："她的孙子呢？怎么不见了？"有人说："老太太就孤身一人，哪来的孙子？"

冯玉楚大吃一惊，叫道："我曾经看到过那个拉二胡卖唱的男孩子，还说这老太太就是他的奶奶啊！"

人们这才点头说："你说的是他啊。老太太的确有过一个孙子。她一直靠捡垃圾为生，有一次从垃圾堆旁捡到一个小孩子，就带回来养着，两人相依为命。几年前，老太太的脚伤了，行走不便，那个孩子就带着这只狗，背着二胡到街上卖唱挣钱，后来这孩子突然患了病，在一年前就没了。"

冯玉楚哪里肯信，急忙说："我前几天曾看到那个孩子呢，还送阿黄来到这里。"

人们奇怪地看了冯玉楚一眼，说："是你眼花了吧？不过这条狗倒是天天进出这个家门的。那孩子真的很懂事，他在临死前，还时时担心着老人今后的生活，于是他做了一个小车，绑在这只狗身上，上面写了一张字条，让看到的好心人能帮助老太太，使她能活下去。孩子死后，这只狗每天都拉着空车出去，晚上回来都能带一些吃的给老太太。"

选自《中华传奇》

两枚鸡蛋

◇文/王宗仁

除夕当天，他因为工作关系，独在异乡，回不了家。



晚上十一点，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出租房，翻了翻冰箱，拿出仅剩的两枚鸡蛋，烧开水、拆泡面。这时门铃响了，他跑去开门。邻居不好意思地问他："请问你家里有鸡蛋吗？"

他无奈地挤出一丝笑，将家中最后两枚鸡蛋拿给了邻居。关上门，他无力地瘫在沙发上，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失落。

不一会儿，门铃再次响起，他打开门，邻居说："谢谢你的鸡蛋，来我家吃蛋糕吧。"

选自《故事会》



鼠仇

◇文/司马飘雪　图/段明

杜二与人赌博，欠账耍泼发生口角，将人杀死在赌桌上，被判了死罪。

秋后，杜二五花大绑，跪倒在斩首台上。刽子手刚要挥起鬼头刀，突然，平地刮起了一阵贼风，吹得黄土飞扬。一粒细沙偏巧吹进刽子手的眼中。与此同时，原本的大好晴天，顿时变得乌云密布，天色陡然暗了下来。

监斩官一见情况不妙，怕有人趁机劫法场，连忙令人将杜二暂时收押死牢，择日再斩。

杜二本已万念俱灰，以为必死，谁承想，上天却偏偏救了他。他不禁暗自庆幸。在牢里坐了一会儿，感觉浑身乏力，竟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睡到什么时候，忽然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他躺着恍恍惚惚地睁开眼，借着窗外的月光一看，不禁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自己身旁卧着一只硕大无比的白耳老鼠，足有成年家猫一般大小，身边还跟着一只普通的幼鼠，正在津津有味地偷吃着他的饭菜。杜二暗暗道：“连你这类鼠辈都来欺负我，以为我真无翻身之日了吗？”

于是，他眯着双眼，不露声色，突然，伸出手疾扑上去。大鼠感觉不妙，抽身躲开了。幼鼠反应迟了一步，被杜二攥在了手中。大鼠一见幼鼠被擒，跑出几步远后，又回身立在原地，一双鼠眼如黑宝石一般，怒目瞪视着杜二，嘴中露出两排寒光闪闪的尖牙。

杜二笑道：“死我都不怕，还怕你这畜生不成！”手中略一用力，幼鼠顿时疼痛得“吱吱”惨叫。大鼠看看幼鼠，又看看杜二，立刻双目闭了下来，不住哀叫，仿佛恳求他放了自己的孩子。

杜二不禁心中一惊，难道鼠类和人类一样懂得母子亲情？杜二刚想放了幼鼠，心中忽然灵光一闪：常言说老鼠生来会打洞，既然这大鼠能进来这监牢，就必定有洞口通向外面。

于是，他扒开草铺，仔细翻看，在一处不起眼的蒲草杂陈之处，居然有一个碗口大的鼠洞。杜二计上心来，指着鼠洞，说道：“你如果想救你的孩子，现在就开始挖你的洞穴。明早天亮之前，我要从此洞逃出。如果不照我说的办，我就……”

说着，手上一用力，幼鼠登时又发出一声惨号。

大鼠若有所悟，犹豫片刻之后，回身看了看幼鼠，钻入洞中。杜二左等右等，直到牢窗外天色渐明，也不见大鼠出来，恼怒之余，下意识地手一用力，幼鼠早已断气。

正在此时，忽听得一阵声响，杜二立刻把手重新握好，只见大鼠双爪血肉模糊，钻出洞来。原来那碗口大的洞

口，竟然已有三个碗口粗细。杜二本来身子就瘦小，刚好钻了进去。等钻出大牢一看，才发现洞外原来是一处偏僻的小巷。于是，匆匆把幼鼠一丢，借机逃走了。

从此，他隐姓埋名，投奔一个远亲五年有余，跟着别人低调经商，竟也赚了不少银子。

世事变幻无常，转眼之间，旧朝灭亡。新朝开国皇帝登基，大赦天下，杜二几经辗转，这才敢回到故里。杜二靠着金钱铺路，能说会道，竟捐来个七品县令，被派往绵州的邻县定平县赴任。

在定平县任职两年有余，杜二明里勤政爱民，暗里却干尽坏事。闲暇之余，还“深入民间”，假意慰问百姓疾苦，实则搜罗民间奇珍，借机寻花问柳。

这天，杜二正在后花园饮酒听曲儿，只见师爷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道：“大人，吏部尚书孟大人要来了！”

杜二惊问道：“孟大人来定平有何公干？”师爷答道，“孟大人是办差路过本县。”接着，话锋一转，笑道，“孟大人乃吏部重臣，官员提拔之事全凭他与皇上做主。杜大人，这是好事啊！”

杜二听师爷分析之后，也不禁惊喜万分，心想，孟大人既然路过定平，必定要歇息数日，此时正是傍上这棵大树的好机会，只要这次把他服侍好，以后吏部若有人事变动，自己定能飞黄腾达。杜二立刻吩咐师爷，下去开始准备。

黄昏时分，几十名官兵簇拥着一顶官轿缓缓到达定平县衙。

杜二早已在县衙门前等候多时，行过官场之礼，寒暄一番后，杜二在定平县城最豪华的“杏春酒楼”摆宴为孟尚书接风洗尘。

酒过三巡，孟尚书笑着问道：“杜大人，上任不满三年，我在路上听闻，百姓口碑可是极佳，实在难得啊！”杜二心中暗喜，知道自己派出的下人装扮的百姓为自己作秀之事，定是起到了作用。他连忙躬身一礼道：“下官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而已，您太过奖了！”

孟尚书连连摆手：“哪里哪里，等我差事办完，回到圣都，面见皇上，定会如实相告！”杜二一听，顿时受宠若惊，连连道谢。

等到酒席已罢，杜二为了显示自己的恭敬之意，执意要孟尚书住在自己家中。孟尚书推辞不过，只好答应了。

却说这孟尚书是个正直、清廉之人，他有个习惯，喜欢挑灯夜读。当晚，一个人看书看到半夜时分，觉得困乏之极，刚把鞋子脱掉，正准备歇息，忽然，只听房梁上一阵骚动，震得床铃微微作响。

孟尚书定睛一看，一只硕大的白耳老鼠“刺溜”一声蹿了下来，来到床前叼起他的一只鞋子，“吱吱”叫了两声，回身就跑。

孟尚书惊愕之余，见自己的鞋子被大鼠叼去，不顾赤脚，紧随着追出门去。此时，杜府之内俱已歇息，唯有几盏灯笼摇曳着烛光依稀闪亮。

孟尚书刚拿起一个灯笼，就见那只大鼠跑跑停停，回头望望孟尚书，好像并不急于把鞋子叼走。孟尚书觉得更加奇怪，跟着它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后花园。

这时，大鼠钻进假山的一处小瀑布中，瞬间不见了踪影。

孟尚书不顾水流彻骨，也钻了进去，借着烛光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瀑布后居然是一个一人多高的洞穴，洞内用油布盖着几十只紧锁的大箱子。只见大鼠不知从哪里一下子跳到旁边的一口箱子上，露出满嘴锋利如刀的牙齿，不大工夫，已经啃破了箱底。只听“哗啦”一声，竟然滚落了一地白花花的银子和各样的珍珠、宝玉……

孟尚书秘密派人进洞清点，惊得是瞠目结舌，单单白银一项，就有一百余万两。

第二天一早，当杜二杜大人还在做着升官发财的黄粱美梦时，孟尚书已经写好奏章，派人火速飞报朝廷。

皇上闻知，龙颜大怒，赐“斩立决，示众三日，以儆效尤”！圣旨下达第二天，罪大恶极的杜二即被斩首。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李冲入阴府

◇文/沈淦　图/段明



李冲是某县一个富裕人家的仆人，由于他诡谲多智，善于迎合主人的意图，深受主人的宠信。富翁家原先有个老仆殷三，反应迟钝，做事笨手笨脚，富翁本来就不喜欢他；李冲来了后，有了这鲜明的对比，对殷三就更加厌弃。终于有一天，富翁找了个借口，将殷三赶出了家门。殷三又气又恨，不久就抑郁而亡。而富翁则更加信任李冲，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他处置，报酬自然也愈加丰厚了。

一天早晨，李冲刚出门，忽然发现门侧站着两个公差，将铁链子往他脖子上一套，说："殷三控告你了，官大人传唤你到公堂上对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李冲吃了一惊，竟然忘了殷三已经死了，就问："我从来没有犯法，他告我什么？"公差答道："我们如何晓得，你到了公堂就知道了。"说完，牵着他就走。此时，旭日初升，三人就贴着墙壁的阴影处走，每逢穿街过巷时，阳光照射之处就如同隔着河水，过不去了；一定要有人经过时，才能贴着那人的身影过去。过了一阵，来到城隍庙前。李冲一路上已有点疑惑，这时才大惊问道："二位不带我去县衙门，到这儿来干什么？"两个公差不耐烦地说："你进去后自然会明白，啰嗦什么！"李冲进去一看，里面三街六巷，商贾云集，贩夫走卒，熙熙攘攘，与阳世间并没有什么两样。两个公差押着他进了一个大衙门，又将他引到一间低矮的屋子前，将他推进去后，就反锁了门，自顾自地走了。这矮屋里漆黑一团，分不清早晨与黄昏，大约过了两天两夜，李冲饿得前胸贴后背，又愁又闷，焦躁万分。好不容易门开了，两个公差站在门外说："今天不审了，你先回去吧。"

李冲出了城隍庙，寻路回到自己家中。一进家门，犹如大梦初醒，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妻儿们正围着他哀哀哭泣，见他苏醒了，都喜不自胜。原来，那天早晨，他被两个公差摄去的只是魂魄，躯体却倒在主家门外。主家见他气若游丝，身子却未僵硬，就命人将他抬了回去。到此刻醒来，已是"死"了三天了。李冲

细细一想，才突然领悟：殷三已死，那两个公差就是城隍爷管辖下的鬼卒，自己已经在阴曹地府转了一遭了！可是他虽说苏醒了，却神思恍惚，力软筋疲，犹如生了场大病。过了好几天，就在他刚刚能够下床举步时，那两个鬼卒又来了，再次将他勾进冥府，关了两天后，又放了回来。不到半年时间，就去了五次阴曹地府，来来往往，路都走熟了。李冲既厌烦，又恐惧，第五次放出来时，就愤愤地对两个鬼卒说："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是赏是罚，是生是死，只求早早判决吧。二位经常来纠缠，我实在受不了啦！"两个鬼卒笑而不答，旁边另一个鬼卒笑着说："你看样子倒像个聪明相，怎么也如此迂腐呢？世人都说'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们阴间与你们阳世是一样的，难道可以白手入公门么？"李冲恍然大悟，就对两个鬼卒说："我果然愚鲁，不知世情。如能放我回去，我一定重重报答，只求两位大哥助我一臂之力啊！"两个鬼卒一听他肯出钱，立刻满脸堆笑地说："如有差遣，我等怎敢不效力。然而我们身为公差，不得自由，一向有疏照应，还请不要见怪。这样吧，估计你的案子过不了几天就能正式审判了，你回去耐心地等待吧，一有确切的信息，我们就来请你。"

李冲苏醒后，就将经过情形告诉了妻子，并与妻子商议，叫她去央请主家资助。富翁倒也爽快，当场赏赐给她十贯铜钱。李妻就把这些钱都买了冥票、锡箔、香纸、红烛等，焚化给两个鬼卒。当天夜里，两个鬼卒就来了，亲热地握着李冲的手，嘘寒问暖，笑容可掬。于是三位又进了城隍衙署，两个鬼卒让李冲在衙外的一间偏室中略坐片刻。不一会儿，有人扛着铁钱十串、白银数十锭放置地上，说："这是李君送给二位的，请查收。"交割清点后，那人就走了。两个鬼卒对着李冲深深一揖，道："承蒙李先生厚赐，我等怎敢不尽心尽力！今天如果再不审讯，我等发誓不再与先生相见。"说完便告辞而去。不一会儿，只听得衙门内鼓声嘭嘭，犹如震雷。两个鬼卒进来说："官大人升堂了，快跟我们来。"就带着李冲，立于公堂之下。只见堂阶左侧有一只黄铜大锅，有一人多高，两个健壮的鬼卒守在旁边。犯人一进来，就用铁锸撬开锅盖，叉进锅中。锅中人头攒动，都只露出半个脑袋。李冲吓得魂不附体，料来自己也难逃入锅之厄运了。哪知锅边的鬼卒却只向他笑了笑，并不来叉他。李冲心想：定是押送的鬼卒替他用了钱了。忽然，听到堂上大声传唤他的姓名。李冲急忙跪伏于阶下，偶然一抬头，黑黢黢的看不大清四周状况，只见正面坐着一位神灵，四方脸，长胡须，白净的面皮上犹如敷了一层粉，状貌并不狞恶，而衣冠服饰则看不清楚了。李冲知道他就是城隍爷，只听他开口问道："李冲，你为什么杀害了殷三？"李冲连连磕头道："小人与殷三前世无冤，今生无仇，怎么会杀害他呢？万望尊神明鉴。"城隍爷就命令左右取过簿册来检视，过了一会儿，就说："殷三果然不是你杀的。然而你谄媚于主人，也有过失。今天我姑且放你回去，以观后效。如若不改过，一定置你于拔舌地狱之中！"李冲唯唯应诺。城隍爷又令将殷三杖责三十，以惩其诬告之罪。不一会儿，就听见劈里啪啦的责打声，夹杂着殷三的哀号求饶声。李冲循着声音偷看，却看不到一点儿东西。城隍爷又令将李冲放回去。那两个鬼卒便替他开了锁铐，带到原先那间偏室中。其余那些得了钱的鬼卒们也都来向他道贺，温言慢语，百般抚慰。原先那两个鬼卒又送他回阳世。半路上，李冲腹中饥饿，想买些点心吃吃。两个鬼卒连忙制止道："万万不可。吃了阴间的东西，就回不了阳世了。不然我们焉有不招待你的道理，何消你自己掏钱呢？"两个鬼卒一直将他送到家中，才告辞而去。

过了一段日子，李冲终于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他长斋奉佛，扶危济困，努力地做好事。逢时过节，还备下酒食香烛等，到殷三的坟上去祭奠。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19.9 上

收音机

◇文/小润　图/段明



小王是开出租车的。这天，小王在等红灯的时候无聊地打开了收音机，里面传来一个刻意捏着嗓子的怪异声音，嗲嗲地说：“好了，开车的朋友，现在是不是在等红灯呢？”

小王抬头看了一眼，收音机又说：“如果没有红灯的等候，又怎么会有绿灯的通畅呢？”

“好了，你看，车子又可以走了。”话音刚落，前面的车蠕动起来。小王笑了，真是巧啊。

过了一个路口，前面的学校放学了。那个声音又说：“现在可是放学时间，学生出行的高峰期，在收音机前的你，要小心安全，慢慢行驶，不然，可是会后悔莫及的。”

小王习惯性地挂空挡带刹车，车子慢慢地滑过学生拥挤的马路。突然，一个人从路旁冲出来，朝小王的车子直直地撞了过来。小王吓了一跳，一脚踩下去，因为车速慢，倒是顺利地避开了那个人。

“你看，是不是小心谨慎点好呢？”收音机里贱兮兮的声音拨动着小王的心，怎么会这么巧呢？偏偏这个时候，收音机信号中断了，小王怎么调也调不到那个频道，只好随便选了个放歌的台。

临近午夜，小王再接一个生意就收车了。刚好路边有人在招手，小王赶紧将车靠了过去。上车的是一个女人，打扮得很时尚。“去哪里？”小王习惯性地问道。

女人好像被什么东西呛到了，猛烈咳嗽起来，等平复了一点儿后，她捏着嗓子说：“去西郊吧。”小王乍一听，觉得这声音特别怪异，但又想不出怪在哪

里。脚一踩，车子就嗖地飞了出去。

女人一路上安安静静，不像有些顾客因为路途比较远，会跟司机聊聊天，扯扯家常。小王打开了收音机，这次又是早上那个嗲嗲的怪声音。

“深夜了，你载的乘客还好吗？”小王一惊，从反光镜里悄悄地瞄了后排女人一眼，看她并没有什么反应。

“可不要悄悄地去看她，不然会吓你一跳的。赶紧跑到地点，收钱回家吧！”小王心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呼吸也越来越急促，车开得更快了。

“看来今天你是多难多灾，躲不掉了！”

后座的女人突然尖叫起来，小王吓得回头一看，只看见一团头发在四处飞扬。

“不要再犹豫了，快点离开她！”收音机里的话音刚落，小王的车子就飞了出去。

车子撞上大桥的栏杆，断成两半，后座迅速坠入宁静的河水中，前座倚着摇摇欲坠的栏杆，生死一线。小王悬挂在空中，惊恐地抓着方向盘，像是抓着最后的救命稻草。他绝望地盯着收音机，想知道他的命运会如何。

“好了，今天的恐怖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有多少司机朋友受骗了呢？我郑重道歉哦！”小王只觉得脑子像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半天没回过神来。

“最后，我想继续开个玩笑！咳咳，看向水面，那里是不是有你熟悉的东西？”

小王朝底下看了一眼，两眼一发白，栽了下去，刚好撞上浮上水面的女人，女人再次尖叫一声，俩人沉入水底。

选自《中华传奇》



鬼镇奇闻

◇文/申晓宁　图/杨慧斌



游侠李飞来到传说中的鬼镇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

一大片废弃的房屋笼罩在暮色里，影影绰绰的，很是诡异阴森。

李飞没想到，在这样的地方，居然还能碰到人。人不止一个，居然有四个：一个凶神恶煞的壮汉，一个低眉顺眼的和尚，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还有一个，显然是风尘女子。

他们都说，自己行至此处，天色已晚，只好在这破败的小庙暂住。但李飞感觉，这四人是相互认识的。

如此身份各异的四人，怎会约在此处碰头？李飞不露声色，也说自己是错过了宿头，只好在这暂住一晚。五人围坐在篝火边，各吃各的干粮。李飞觉得无趣，便主动讲起鬼镇的传闻来：早年间这里也是人烟聚集、物阜民丰，可有一年，镇子里忽然有不少人染上了怪病，不几日便死了。人们觉得是妖物作祟，请来法师作法，查出张木匠家的独生女儿是妖怪转世，于是大家一人一块石头，把她活活砸死了。死前她叫声凄厉地诅咒全镇之人不得好死。张木匠埋葬了女儿后，搬往他乡。本以为除了妖物便万事大吉，可自那之后，总有人说夜里看见有红衣女子在外游荡，满脸血污，声声唤人偿命，正是张家女儿。镇中人接二连三死于非命，没死的也迁往他方，整个镇子就空了下来，从此被人称作“鬼镇”。

“快别讲了！吓死人了！”那风尘女子夸张地大叫，可眼睛里一点惧意也没有。

“哈哈哈……”书生摇动纸扇，说话不疾不徐，“阁下是本地人？怎会知道这种传闻？”

“我虽不是本地人，但有本地人告诉我。”李飞一本正经地说，“来时路上碰到放羊人，他劝我别来，告诉了我这个故事。”

“这么巧，”书生接着道，“那你怎还敢来？”

“我这个人，就是胆大。”李飞双手交叉脑后，故作轻松，“一说有女鬼我反而来

了兴趣，若能一亲芳泽，死也心甘。”

壮汉忽然哼了一声，双目暴睁，精光四射，“我看你是自寻死路！”

“看这位好汉相貌堂堂，不知威震三省的冀霸你可认得？”李飞悠然道，“听说官府正在重金悬赏，烦劳嘱咐他行事还是小心些好。”

李飞话音刚落，忽听得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原来是那和尚，“凡眼所见，尽是虚妄。施主万不可误人误己。”和尚的双眉跳了几跳，又塌了下去，不再做声。

几人一时无语，吃完饭各自散开。那女子走过李飞身边时，却故意在他胳膊上轻轻捏了一把。李飞稍停了一会儿，走出来远远地缀在女子身后。女子在前疾走，直拐过了两条废弃的小巷，才站住脚，回头道：“咦？你这人好生奇怪，只管跟着我做什么？”

李飞答道：“刚才你捏了我一把，不就是让我跟着你出来么？如此长夜难耐，还是及时行乐要紧。”说着便搓着双手凑上前来。

女子顿足道：“少侠说笑了，奴家实是有事相求。”

“哦？说来听听。”

“你看那三人不怀好意，个个垂涎奴家的美色。这晚上一旦入眠，难免会有不测，还望少侠护我周全。”女子正说时，忽听得一声凄厉的惨叫！李飞怔了一怔，立即拔腿向发声处奔去。耳听得衣袂飘飞声，是那女子紧跟身后，并未被落下，看来轻功很是了得。

拐过几条小巷，只见朦胧月色下，一株古槐的阴影里，倒着个人。书生立在一边，低头俯视着。李飞才到近前，就见和尚从另一边也赶来了。

倒着的是那壮汉，脸上五道血痕，面目狰狞，显是见了什么极惊恐的物什；再看胸口也是鲜血淋漓，原来心脏竟被人挖了去！

李飞啧啧道：“嗐！想不到冀霸一代绿林枭雄，竟然命丧女鬼之手！”

书生折扇轻摇：“女鬼？笑话！若说女鬼，这眼前倒有一个……”

女子闻言杏眼一瞪：“胡说八道！”李飞道：“我二人方才一直在一处，必不是她——倒是阁下，竟比我们还先到，像是就在跟前……”

书生道：“我凑巧离得近，可还是晚了一步，没能看到凶手——阁下总不会是怀疑我吧，想我一介柔弱书生，哪有这个本事。”

李飞冷笑一声：“夺命书生若还柔弱的话，真不知谁可称强悍了。”

书生纸扇“啪”地一合：“你对我们的来历都一清二楚啊！”折扇一指和尚，“这位大师是谁，你可知道？”和尚忙合十低眉：“阿弥陀佛，二位施主莫拿贫僧玩笑。”

“大师必是得道高僧，不屑与我等武夫为伍。”李飞道。

“哼哼，你倒会说。你对我们了如指掌，可我们对你一无所知，这未免有失公允！”书生说着向前迈了一步，不知怎么已到了李飞近前，右手折扇一晃，左手疾探，去擒李飞的脉门。李飞右手一拂，竟将书生的两只手都拂开了，口中还道：“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怎么还上手了呢？”

书生被他带得身子一偏，不由大怒，正要再动手，那女子闪身横在二人中间：“都什么时候了！查清女鬼的事情要紧！”书生恨恨道：“你俩倒走到一起了！”和尚盘膝坐在树下，“贫僧要念经超度他的亡灵……”

李飞无心在此，转身离开，可觉得身后有人跟踪。转过了几条街，李飞突然回身问道：“你要干吗？”

原来还是那女子，她盈盈下拜：“女鬼作祟，出没无常，兼有歹人在侧，存心不良，还望少侠护我！”李飞道：“得了吧，你的功夫不见得在我之下，谁护谁还不一定呢！”说着伸手想把她拉起来。

“好啊，你二人干的好事！”书生从暗处现身，道：“你另结新欢倒是真快，已经

忘了旧人了？”

女子跺脚道：“你来添什么乱？——坏了！你也不在那边，万一那和尚……”话未说完，书生脸色一变，转身便走。李飞和女子紧随其后，回到树下，就见那和尚背靠树身嘴角流血，用手指着一处废宅道：“鬼！女鬼！逃了……”

书生看着地上一路延伸的血迹冷笑道：“鬼也会受伤？看你这回逃到哪儿去！”飞身追去。女子对李飞道：“他一人前去，怕不是女鬼的对手……”李飞冷眼旁观，道：“好好好，谁叫我爱热闹呢，我也瞧瞧去。”

李飞看着书生的身影没进了那片废宅，慢慢地也跟了进去。屋内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李飞站了一会儿，才慢慢向里边摸去。心中突然警觉：刚才总觉得有什么不对，那和尚说话时中气十足，哪儿像受了重伤？难道他就是“女鬼”？坏了，那女子肯定凶多吉少……

一念及此，李飞转身想往外走，却听到极细微的声音，那是暗器破空之声，忙侧身闪避，一枚暗器贴着后心飞过，钉到墙上。李飞施展轻功，转身蛇形向前。可又听得一声轻响，忙凹腹收胸，又一枚暗器擦着前胸飞过，划破了衣裳。李飞心中暗暗称奇：可煞作怪，难道这女鬼竟能夜中视物如昼？李飞闪身躲在柱后，心中暗责自己莽撞，若书生和那女鬼是一伙儿的，若书生就是女鬼……

正这时，又听得弓弦响，李飞听音辨位，伸手抄住了疾射而来的弩箭，甩手就打了出去。只听“噗”的一声，像是射进了什么东西，伴随着还有一声“啊呀”！李飞心中冷笑，看来这鬼也知道疼，闪身近前，晃亮火折子一看，一支弩箭正中后心，是那书生。李飞点点头，是了，是书生跟和尚合谋害我，不想却被我射中，命丧在此。可是在这漆黑如墨的废宅里，他怎么会如此精准地找到我的方位呢？近前察看，李飞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这时，听得外边一声尖叫，是女子的声音。李飞连忙折回，道：“怎么了？”

“是大师……”女子道，“已经圆寂了！”

李飞看着那已死的和尚，冷笑道：“别演了，杀人越货的主儿，装什么出家人！”

“你！那女鬼呢？”

“书生就是女鬼，被我射死了——这树下连死了两个人，必有古怪！”李飞绕树一圈，看到了有土松动的痕迹，朝女子一笑：“来，搭把手！”

东西被挖出来放在破庙里，打开看，满满两箱子的金银器物、玛瑙翡翠，件件价值连城。“啧啧啧，”李飞说，“什么超度亡灵，守着这个才是真。听说城里出了件大案，首富李员外满门被屠，家被洗劫一空，是一伙儿飞贼干的，就是你们吧？逃脱后约在这儿想坐地分赃。你故意拉拢我，好让这个假和尚跟那书生看出我要帮你，于是合谋袭我。剩你一个女子便好对付，却不料想打雁的却被雁啄了眼——那和尚就是死在你手，你才是真正的女鬼！”李飞瞪目逼视，女子的嘴角却起了诡异的笑容。

“噗！”火把被灭，庙内顿时漆黑一片，却有什么东西影影绰绰的，在暗处发着光。轻微的弓弦响，接着是利箭破空和刺入肉体的声音，一个人倒下了。

“嘿嘿，得手了！”一个阴恻恻的声音。红光一闪，有人擦亮了火折子。火光映红了李飞笑容可掬的脸：“放羊的，早就料到你跟她是一伙儿的！”

“放羊人”吓得火折子掉到了地上：“你！居然没死！我明明射中了……”

“你自己好好看看吧！”

地上倒着的是那女子，火光映红了她扭曲不甘的脸。

“不得不说，用荧光粉做记号这招确实高明。我检查了书生的尸体，发现了他背上的记号，只有她有此机会。我脱掉衣裳一看，果然我身上也有，怪不得你能射得毫发

不差。”

“所以你就擦掉了自己身上的，又给她抹上？”

李飞扬扬手上残留的粉末：“不错。你俩想在这儿动手除掉那三人，所以编个故事想吓我离开。可我偏不信邪，既然让我遇到了这等不平事，便要搅进来，所以刚才那局是为我布的，可书生跟和尚却做了糊涂鬼——”

“放羊人”突然一扬手，什么东西奔李飞飞来，同时“放羊人”用脚去踩地上的火折子。李飞鼓起双袖一抡，那东西倒撞在“放羊人”身上，落了他一头一身。同时火被踩灭，“放羊人”浑身光亮，原来全是荧光粉。李飞“扑哧”乐了：“这回瞎子都能找着你，看你还能往哪儿跑？”“放羊人”转身便逃，准备穿窗而出，哪知李飞后发先至，手往他受了箭伤的肩膀上一搭，顿时痛彻心腑，动弹不得。

夜。县衙院子里，忽地掷下个人来，惊动众人来看。正是那个放羊的，五花大绑，身边还有女鬼的行头，怀中纸上，详写着事情经过。“钱呢？”“财宝呢？”乱纷纷地问。被堵着嘴的假放羊人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绝望地摇着头。还是夜晚，很多穷苦人家里，凭空出现了“神迹”，留下的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他们能花得出去的铜钱。

脚扇不逊客

◇文/周涛　图/黄胜

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有个弟子叫史纪栋，董海川生前时常住在史家，据说史纪栋的老婆陈媛媛也是董公保媒，陈媛媛称董公为义父。

史纪栋在北京朝阳门内开义和木厂，人称史六掌柜。他从小爱好武功，初习弹腿，后练连腿，曾随尹福学艺。有一次，史纪栋到东四买瓷器，被尹福的高徒“瓷器杨”当众出言侮辱，二人动起手来，史纪栋败下阵来。后来史纪栋见尹福和董海川比武，尹福被董海川打倒，磕掉三个门牙，史纪栋从此深晓八卦掌的厉害。以后尹福拜董海川为师，成为董海川的大弟子。因为史纪栋和尹福是同乡和好友，经过尹福介绍，史纪栋结识了董海川，并拜在董海川门下习艺。史纪栋为人谨慎，敦厚，秉性颖悟，董公非常器重并喜欢他。

一次，师徒在教习比手时，董公蹬史一腿，被史闪过，董公笑着称他为“贼腿”，后人便称史纪栋为“贼腿史六”。当时天坛还是禁地，史纪栋早晚练拳都翻墙到天坛里练习。他的功夫纯精，对徒子徒孙辈又很疼爱，教诲十分耐心。王福全是史纪栋的徒孙，一次，王福全到义和木厂看师爷，他穿了一身紫花布褂褂，脚蹬一双跑云鞋，穿一双蚂蚁上山的袜子，腿腕扎成灯笼裤腿，脸上还抹了点粉，头发涂了点油。他见到史纪栋问安说：“师爷好！”史纪栋见王福全那身打扮，心里不高兴，劈头就问：“你练功了吗？”王福全答道：“练过了。”史纪栋说：“到院里练给我看看。”说着二人来到院里。

王福全望望天空，一拍手，在院里转起圈来，功夫看样子还真不错。史纪栋上前指点了王福全几手，王福全在演练中向史



纪栋伸手进去。史纪栋一下接住他的手腕，进腿一挂王福全的腿，王福全“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史纪栋扒掉王福全的鞋子，进屋“吧嗒吧嗒”抽烟去了。王福全起身以后，到处找不到鞋，只得光着双脚进屋给史纪栋跪下道：“师爷，请把鞋给我吧！”史纪栋不理睬他，依旧“吧嗒吧嗒”抽烟，还吐出一串串烟圈。史纪栋的老婆陈媛媛端着茶壶来屋里，见王福全跪在那儿，可怜巴巴的，问：“小福子，又惹师爷生气了？”王福全像是见到了救星，跪在陈媛媛面前道：“师奶奶，师爷把我的鞋给藏起来了，您给说几句吧。”陈媛媛一把夺过史纪栋的烟袋说：“纪栋，还不快把鞋给他，看把徒孙的膝盖跪破了。”史纪栋平时非常疼爱老婆，挺听老婆的话。他见老婆说情，于是从腰带上取出鞋子扔在地上道：“小福子，看你这份德行！要在身手上下功夫，不要在花哨上下功夫啊！”

王福全刚伸手捡鞋，那鞋竟被一人踩住，王福全只觉一股疾风袭来。那人呵呵笑道：“要想捡鞋，先得吃我三拳。”王福全刚要起身迎战，被史纪栋拦住。因为史纪栋见来人膀大腰圆，青衣青裤，火红带，一脸杀气，满嘴南方口音，知道又是比武之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徒孙未必是他的对手，弄不好伤了身子。史纪栋轻轻磕掉烟灰，将烟袋插在腰间，慢悠悠站起身来，来到院中，那大汉也来到院里。

史纪栋道：“壮士，请来吧。”那大汉也不客气，呶呶嘴，运足了气，呼地一个“猛虎掏心”，伸拳朝史纪栋打来。史纪栋一招“笔走龙蛇”，那拳落空。那大汉又一个“晴天霹雳”，史纪栋一招“白鹤穿林”，又轻轻闪过。大汉性起，双拳齐发，一招“双龙击水”，史纪栋一招“飞燕钻天”，早已闪到那大汉的身后。大汉气喘吁吁，噘着嘴说：“请你也给我三拳，算是个回敬。”史纪栋道：“我俩不必过手了吧，请你回去吧。”那大汉道：“我从鼓山来，总得请教几手吧。”史纪栋笑道：“好，我背着手，用脚扇你耳刮子，三脚扇不着你，算我输。”来人点头。史纪栋一变步，左扇一脚，右扇一脚，打了那大汉左右两个耳刮子。那大汉深深一拱手：“贼腿史六，名不虚传！”说罢，出门而去，忽儿不见踪影。

选自《北京武林轶事》

恭贺新年



《民间故事选刊》编辑部合影

左起：美术编辑 / 王楠　编辑 / 王静　主编 / 王瑜　社长 / 睢振威　副主编 / 戴培　编辑部主任 / 孙逗　编辑 / 安立芬

《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全体编辑
向广大读者朋友拜年啦！

相约《民间故事选刊》，让你我乘着故事的翅膀，飞越现实，关注境遇，重温历史，品味生活。故事里的奇思妙想，展现着泱泱中华智慧，映照出悠悠历史情怀，道不尽的奇闻轶事，品不完的市井沧桑。乡野奇侠，俗世奇人，见世间真情，察百味人生。

二零二零，庚子已至，《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全体编辑，向您致以最诚挚的祝福，祝广大读者朋友意气风发，阖家幸福！《民间故事选刊》将继续与您相伴，讲好故事，唱民间风，传正能量。璀璨如炬，光芒绽放，无故事，不精彩！

摄影 / 康少膑

欢迎订阅2020年

民间故事选刊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

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民间故事选刊》（半月刊）

订阅代号：18-28

每册定价：6元 全年：24册 年价：144元

邮编：050000 社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电话：0311-87828762 87065018 87046170 87088404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01